燃藜室記述

# 燃藜室記述續卷之五目錄

肅宗朝故事本末

燃藜室記述續卷之五

肅宗朝故事本末

李翔瘐死

戊辰五月十一日吏曹參判李翔疏一段曰至於天安綱常罪人柳斗星之　家是近代所未有之變也所謂淫行難言者以其隱密未易究覈也此則狃以爲常可謂無忌憚之甚者而同里之人亦慣於耳目曾莫之駭連生二子而終無發告至於遠近公議齊憤之後始有因治之擧罪人之婢子幾盡承服一族切隣亦皆直招事情之明白元非疑獄之比而不下一杖遷延時月使凶穢之端尚此容息於覆載之間雖緣事勢之使然豈非緩歇之疑乎乞令有司從速按覈此宗有識之所望也至於西原罪人順立者云々　答曰縷々進言出於憂愛之誠予

用嘉尚可不体念柳斗星令該曹稟處
刑曹啓覕此李翔上疏乞令攸司從速按覈而柳斗星獄事既
無本道啓聞之事取考春三朔啓本則天安名色亦無斗星因
禁之事未知因繫久近獄情虛實婢僕證據皆已承服直招
則正犯何以不爲嚴刑取服以正邦刑有此遷延緩歇之舉乎
外方治獄例多疎漏云々
六月初一日公洪監司李彦綱疏略曰臣於三月十九日得接
天安郡守洪萬運所報乃是柳斗星淫蒸事狀推覈事也毋論
事情之虛實係是綱常莫大之獄按治之舉不容少緩故即以
木川縣監李延普差定同推使之急速推覈數日後臣有大臣
迎候之事行到本縣仍與兩推官並坐雜治罪人婢僕及援引
諸人一々取招或始則承款而旋又反辭或初若抵賴而終乃

立證寡是玄女之倉卒自縊斗星之不卽[illegible]設[illegible]節[illegible]
而至其母子間平日不相能之說反出於證成此獄者之口辭
說眩幻情僞難辨不可不一併窮問故就其中可疑者若而人
及正犯爲先嚴訊之意分付推官其辭連人之居在他官者亦
依推官所報使之促來推問而洪萬運以夌生本郡人或疑於
緩治別爲呈狀遂以燕歧縣監李宇益移定推官且聞被囚者
皆是本土之人獄禁不嚴關節肆行故并與罪人而移囚燕歧
此是四月初六日間事也厥後李延普以親病受由上京至二
十六日始還適於此際宰臣抵書於臣及延普書中辭語雖煩
猥不敢塵瀆而覩其指意已有淹延歇后之疑越數日其疏果
上矣獄事旣已上聞之後則非本道敢擅便推覈不下一杖淹
延時月此果臣之歇緩之致乎斗星所被罪名乃是人倫之極

疲而牀第之事終涉晻昧寧臣以罪人一家之人其醜穢之行縱恣之狀雖稔聞慣知一如書疏中所陳者而然此既非臣及推官之目擊而親聽者則固不可以一人之言視為斷案不復詳覈審問而若其正犯之不即施刑寔由於推官之有故事勢之適然則執此而疑其緩歇者非臣意慮之所及也雖其長者之言優游不迫辭意嚴截有非尋常警責之比則臣按獄不嚴之責固無所逃矣況該曹既知外方疏漏之失而猶且仍令究覈者恐非嚴慎獄体之道此尤臣之所未曉也云云

南

七月初二日引見時領相萬九萬曰公洪監司李彦綱以柳斗星獄事必欲規避累度陳疏且為馳啟指揮朝廷使之代行本道之事欲避人言終不擔當一獄事則委寄方面之意果安在哉其在事体拿問宜矣　上曰李彦綱累度煩請必欲規避之

狀極爲可駭拿問定罪可也
十一月十六日修撰朴泰萬疏略曰夫父子聚麀人倫之大極
変古今所無王尊所謂造獄者是也今者柳斗星之事果有一
毫近似之端則此實天地之所不容人神之所共嫉所當以時
致討明示典刑而苟或不然者其誣人以不測之名陷人於罔
極之地者亦必有其律決不可但已而道臣既以斗星爲出於
被誣案問實情不嘗明白則其終始擔當必欲誣陷者獨不入
於科罪之中是何等獄体也本道啓本臣雖未及得見而槩聞
其傳說之語及所謂戊辰録則副護軍李翔實主張此事初
既慫恿鄉人而發其端矣繼又搆送日記而立其證矣以至貽
書而圖囑推官上章而脅持道臣前後書辭無非醜穢而不可
聞者設令斗星眞有可疑之迹其費盡心機極力經營惟恐

其獄之不成若是綢繆者其非出於嫉惡討罪之公心斷可見
矣又况假名潛書教誘罪囚之事終至於現發至使其子替受
徒配之律其奸情實狀益無所逃而乃敢偃然上章汲汲直呈
輒又妄擬於古人之所行者以爲自解探試之計其輕蔑朝廷
誣汚先賢孰大於是乎其他鄙俚冗瑣之事傳說狼藉言之汚
口臣亦不欲毛擧以論而就其彰著於文案者言之關係極重
有不可容忍而覆庇則所宜昭示是非嚴辭斥絶而反賜
溫批仍加慰諭至望以輔導之責豈以日月之明偶有所未燭
而然耶自有此事以來中外人心莫不憤惋以爲綱常大變非
他獄之比若自朝廷不能明白處置則不但斗星一人之抱寃
其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決難曾以有儒名且躋宰秩而全加
容貸也明矣兩司之臣職在糾劾而顧乃趑趄觀望嘿默至今

性道之寒心可謂極矣云云　荅曰省覽[illegible]
人投疏嘗試之狀極可寒心決不可置之削去仕版俾正其罪
而爾之所論明快予用嘉尙焉
十八日大憲李秀彥啓曰臣伏見修撰朴泰萬疏本以不劾李
翔論斥而司其弁異乎臣之所聞矣臣家本在湖西稔聞茲事
一道之人每以凶人伏法之遲爲痛凡有秉彝之天者孰無請
討之意而第李翔卽臣同姓三寸姑母夫也曾有上章之事有
難與議於其間心常憤惋以至於此矣今者獄情巻反物議反
咎論獄之人顧臣所聞之差誤已不足言而既有一家之嫌尤
不可是非於此事云云
十九日副校理閔鎭周校理尹德駿副校理李徵明修撰黃欽
等箚略李翔之參涉重獄前後陳章宜致人言而至於用意陷

人未知其必然則不詳顛末未即糾劾者不害為慎重之道而南致薰南有星旣謂之當論而欲言未言李益壽李彥紀不論其是非而只云被斥俱失臺閣之体云云

二十一日同副承旨徐文裕啓曰再昨公洪道儒生愼後尹等來呈一疏觀其疏語自稱李翔門人為師訟冤而以柳斗星之獄事至謂道臣之誤決獄反故臣等以有關後弊還給不捧今又連日來呈而以臣等之不捧謂之壅蔽侵攻臣等云云

傳曰以子蔑母萬々不近於天理人情而獄情已反誣陷之跡有難自掩則朴泰萬陳疏痛斥有足可尚稱以門生張皇侵攻不遺餘力殊涉可駭此疏還出給

正言金宇杭啓曰李翔於柳斗星獄案反案之後上章自列則

備 上旣下 還批答待無異前日而旋因朴泰萬之疏遽命

削版處分顛倒日[illegible]中等之言々之醜也鄉[illegible]之間
閉戶可也李翔干涉重獄易致人言而若謂之用意陷人則恐
非其本情以此而加之罪何以服其心也況翔以林下之士受
知
兩朝位躋宰秩方在礼待之列則設有過差朝家所以處之
宜有稱停而乃以一人之言輕加削版之典臣欲請還收同
僚不欲遽從云々
司諫朴世熀啓曰同僚以李翔削版還收事発言以爲李翔果
不無干涉柳獄而用意陷人非其本情云翔自處以山林修飭
之士則於人溪醜之術固不當以身質言而乃敢上章論獄
有若目覩其所用意殆若持網罟人江湖而曰非漁則前後舉
措殊極無謂故朴泰萬論列其罪雖是　兩朝礼遇之臣施
重罰而後懲其罪何所不可云々

二十二日掌令沈極啓請李彥秀罷職金宇杭遞差朴世熇出
仕
持平朴泰淳又疏論玉堂處置之劄不成樣李秀彥之劄尤宜
辨論是非而略不提掇云云

繼

二十五日朴泰萬疏曰臣性本戇踈不識忌諱自聞柳斗星之
獄多有可疑之端固已驚駭而猶未知果如何矣繼而傳說狼
藉皆以爲專出於構誣而及聞本道啓本宗臣前後所聞無
一不符臣於是益不勝駭惋敢以寂寥之語冒徹其可駭之狀
此雖出於秉彝之天固亦料其必不免於羿彀矣果致群怒四
集衆鏑叢其爲危懍已不可言而又其所謂門生慎後尹等托
以爲師訟冤挺進一疏其詬辱臣身必欲逞忿者固無足怪而
第其譸張辭多遁外之言雖欲粧撰萬一而所謂反獄之說

乃其一篇主意而識有大不然者茲不得不爲之略干爲大凡所謂反獄者即獄事究竟之後盡棄前讞更成別案方可謂之反獄而今此俞世龜俞相一俞世輝等初以元無所聞分明納供而不知中間見誘於何人或於三拾而變辭或於五拾而變辭未復一如初拾所供至於奴僕等數人初雖爲人饋酒教誘一依其言而納供旋復從實直招其中乭山即所謂親授玄女所產於水中者而自初發明終無異辭其餘奴僕數三人亦且終無變辭則後尹之截去初招與旋復直招者及乭山等之終無變辭之案而只以三五拾之變辭者反謂之直證而便啟之反獄此果獄情之案狀而以直告君之道哉以此而謂爲反獄人雖信之向臣疏中所論數條皆非臆逆之言案出於輿訟臣請備陳之臣取考本道啟本則元濱等六人供辭有曰俞夏雄

以玄女事發論時以爲親聞於隣邑老丈不啻丁寧云丈老即指李翔而言也其所謂戊辰錄有曰去歲冬初我謂李棡凡係凡係倫紀者以風聞治之者古今通規天安境內有大獄子盡盡爲我言之李棡即天安郡守所親之人也夫旣言於儒生勸以發論又囑於邑宰之私人使之轉懇而此事皆在於此獄未發之前則此臣之所謂慫慂鄕人而發其端者是也且臣得見抵木川縣監李延普書其槩曰別紙之外又呈一卷冊子蓋僕隨所聞置簿而就全藁中抽出近事一條送呈或有助於三思之萬一云云此所謂戊辰錄也其中首言柳斗星之祖即其所後母之三寸姪而中言玄女與斗星潛織之狀至有所不忍形諸筆舌者見者莫不吐唾人理至此盡矣此臣之所謂搆送記而並其證皆是也其抵天安郡守洪萬運書曰玄光後自言

爭財之說於晩初而又謂聞之於晩初吾民家之羞辱則極矣
城主亦不免爲先後之所賣云云其抵全義前縣監李相吉
書極言洪萬運治獄不公之狀至欲聞之於朝云云夫既已貽
書於木川美而且縷縷通囑於天安全義諸處用意押闔且脅
且激而前後書辭俱已現發此臣之所謂貽書而圖囑推官者
是也至於其疏中論獄一款
聖明業已省覽而其投書於曾未見之方伯致其懇懃贊以神
明而且亦陳疏之意必欲不問證左先加拷掠於斗星而終不
如其意則推問未畢之前上章而言其緩治之狀此臣之所謂
上章而脅持道臣者是也凡人有私者雖畏外人知强欲覆蓋
而情必綢繆自不能掩而今此婢僕之招皆言斗星自少不得
於繼母及其失父之後不免於飢寒行乞終乃以喪帶結項適

會逢見而救解云則此其無私之肯綮而必欲移其結項之事
於其父未死之前謂爲不堪受杖於其父而以至於結項以此
作書且假韓伯愈之名倩送戶下人順日敎誘在囚之人終至
於現發而順日供內令監指立矣身於庭中使扶安書房裁簡
而納於米帒中俾於柳別將云云韓伯愈之招曰吾無作書之
事而此書果出於矣師李奎判家而門生恩義頗重不敢斥言
云云所謂柳別將卽柳世輝所謂扶安書房卽李翔妾子晩初
也兩人所供如是明白奸情宲狀彰露難掩則輒又誘脅年滿
不可刑訊之柳萼者使之自當眞所謂掩目而捕雀者衆人年
自果以此可誣耶此臣之所謂假名潛書教誘罪囚者是也大
抵聞人謠織之行孰不痛心而欲討哉果使李翔出於討罪之
公心則雖當示其必討之意而已何至於私囑鄕人移書推官

然方伯終又飛章上達而此猶不足擠出不忍聞不忍言之日
記立證於推官又假他人之名教誘罪囚費盡心機極力經營
惟恐此獄之不成此可謂討罪之公心乎且其戊辰錄既自僭
擬於先正臣李珥所撰石潭日記則柳家田畓之買賣有何関
係世道而記其手是擅賣之不當又以此事反覆貽書於推官
若是其娓々不忘何也尤有所可駭而不可知者送子天安探
問獄情者抑何意也設令玄女果有淫亂之行其於柳後惠子
女毋道姑未絶矣而乃令崔再齡者裝送相一之妻脫衰變吉
入於官庭欲其以女證母此綱常之大變也若是而謂出於討
罪之公心臣未之信也噫玄女之獄寃屈於匿名書而名人之
指或以元無所聞為言或以難風聞不知寃狀為言終不得主
名及至俞相一柳世暉庭辭之後乃曰親見玄女面部浮黃汗

痕淋漓顯有落胎之狀云々戊辰錄亦曰其子曉初親見玄女產後觸風面有浮氣乳汁淋漓前襟透湿云而所謂棱兒之色山則終始蔑明觀此一款匿名書雖未知何人所為而豈不亦可疑之甚者乎又況李翔之抵天安儒林書自附沐浴請討之義而又曰作変者女死而男走從今以後可以無事此寔公私之幸云噫苟有討罪之公心玄女雖死猶當以未及正法為恨矣手星雖走亦當以斯得致討為心乃反以女死男走為幸其所謂討罪之意果在哉若是而必欲文飾以杜人口其可得乎云云

執義沈枰掌令權恒持平朴春溥啟曰父子聚麀人倫之大変在他人而誣陷構成亦云可惡況於至親之間自為立證者哉今此柳手星獄事其妹脫衰變告以諺書呈狀於巡營證其母

之醜行云毋論其事之虛實以女證母實[illegible]之道
近聽聞莫不痛惋請令本道另加嚴覈柳斗星之妹子係倫紀
之罪道臣之只退其状不為推覈已極無謂而到今獄覔之後
終無論罪之舉按獄事体豈容如是請公洪監司尹以道從重
推考
荅曰依啓
二十六日公洪監司尹以道䟽曰臣到之初當柳斗星之獄毋
子蒸妄告古今所無若有一毫寃状而莫白于下則必有身殃
若有疑迹而未覈則將失典刑聽斷之難不是尋常訟獄之比
申飭推官詳慎按治且於末抄臣又親問得其情寃枚舉以聞
而第玄女之不為并問以其母子不可為證也李翔之子只劫
徒配以其律文之外不　以有加也京外群訟以此而歎謂臣

辭

治獄有所未盡欲以一疏略暴梗概矣即接邸報儒臣陳劄備陳李翔鄙俚之醜臚列李翔構陷之狀而至以獨不入於科罪之中為言蓋戊辰日記果有傳播爲嚆推官口舌喧藉而此事皆在臣未到任時耳雖有聞目未有覩則摘出私書恐傷獄体至若前後之案多引其姓名終始獄情大異其疏語而遽上引啓之章猶有懊惱之色意在含色語多凝礙必欲成獄之迹果若人言而彼既身負儒名位在宰列　朝家待遇事面有別則顧非道臣所可擅斷稟請　朝廷亦涉猥越僭啓之中終不得擧論云云

十二月初二日尹以道疏曰臣伏聞慎後尹等稱李翔之門人費辭陳章伸救其師以反獄誤決為言噫嘻痛矣毋子間聚麀之　若有一毫近似之迹而臣與推官果欲構陷李翔營貿

星則天必殛之後尹等此言與前大憲李秀彥避辭如出一串

秀彥於翔爲叔侄後尹等於翔爲師生徒知營救之爲急而

不覺其下語之謬戾臣竊慨爲後尹等所指以爲疑端非但爲

伸師顧其意全在於日後反獄之計不得不臚列爲大抵此獄

始出於匿名書之仍播於村里之間已有年矣玄女諸益被

劓也徐漢柱朱熹之參聽也皆無目見之證只憑流傳之說則

後尹等所謂學宮士論樀中公議云者誠未滿一哂也玄應後

以玄女之親不許云女埋葬於先山者蓋由其自縊而死之故

而別無他意云俞相一妻賬　　表沮止之說交案所無則不可

以此爲烝乱之證也後尹等之反此辭意而爲難掩之一端其

果信然乎後尹等雖以蕭樞治中人言同極不當同處等語爲

烝乱之證而已在人家房舍不多則母子同處自是例事及聞

流傳罔測之言則使之異處以避嫌疑亦是事理之當然豈可
以此勒加烝褻之惡名乎後尹等雖以奴婢招中懷胎産難等
語爲執言之端而所因奴婢十餘人中獨令愛一婢在夫安時
初招雖有所云々而及其累次嚴覈之時懷胎之說變今自服
其誣捏難之事石山極祿其盃須亦豈可以此勒加惡名乎後
尹等之招出誣招而爲難掩之一端者其亦憯矣且後尹等欲
以斗星之聞喪不赴見弟不哭對人着棋借着喪服等說欲爲
此獄之欛柄而援以事理尤有不然者彼斗星果有所犯則云
女既死之後當盡母子間事無使人致疑自是必然之勢也奔
喪則爲母子不奔喪則不爲母子欲掩其迹而釋人之疑者果
爲是乎見弟而哭則爲母子不哭則不爲母子欲掩其迹而釋
人之疑者果爲是乎雖謂之對人着棋而斗星則曰案無著事

而當初納招本出於世輝之誣講雖謂之借着喪服而呈則
曰雖借頭巾而喪服製給乎有召人等明證不可以此等事爲
此獄斷案者尤著彰明矣況自遠還來之初或爲世輝之拘執
或被世輝之 勸是以愚騃之人不得自由而數日差遲之罪
在所難免此臣所以依法文科罪者也且參證召人疑左之說
究覈使一然後正犯方可訊問而天安同推時不待端緒之畢
露徑請手呈之施刑者固非按獄之常例也許多罪囚初繫天
安之時雖不無一二變辭逮移公州之後四相按治衆口同辭
終始不変前後無貳只見可信不見其可疑則雖推官其將一
從前推官所搆之招而不信其目前親擬之事乎證聞之人其
數過十而當初変辭只是三人終始歎明者至於八九人之多
則推官其將取其少而舍其多乎変辭之類輒加栲訊考諸文

業照々可見後尹等所謂不爲訊問無所違忤者抑何意也至
於世暉相一卽證成此獄之人也前後供不知其幾而每々
變幻節々相左欲必構成不啻泥中鬪獸則其將一向乎門而
任其疑亂乎其將施以嚴刑而覈其案狀乎世暉之刑訊獄体
當然因其變辭次第受刑非止此二人而已後尹等獨爲之稱
冤其所以曲護者豈無以也況其首案或出於施威之際或不
準杖之後則死生之慮非所可論而必欲歸之於誣服之地蓋
不如是則不可以反此獄此獄不反則不可以伸其師其用意
之巧憯吁亦甚矣又以柳家財產不歸他人之說欲伸世暉爭
財之罪誠有欺誣焉尹星之女後患以四寸外疎遠之族爲人
之後以奉累代之祀而其家財產本不寒貧若使尹星母子循
於倫愛則云女所生雖有百輩必不使主其祀而獨相一之妻

洪斗星爲異腹[illegible]懼世[illegible]崔柳門爲寸內至親則他日財產
不敢此兩人而莫誰也臣所謂染指者良以此也又以崔再齡
密捕之事欲爲眩亂獄体之計再齡之妻名曰阿仁即斗星之
婢也此獄緊證無過此婢而曾自天安在逃未捉若捕再齡則
其妻自當現出故果使討捕使譏詗密捕者矣再齡全忘老母
之因繫下爲直現於本郡領來罪人之兩妻乃敢潛伏于營底
徘徊觀望以探獄情適於此際見捉於營將旋入於被捉之狀
文而其状有曰李參判勸送云則其隱秘之迹其可問乎其可
不問乎洪玄女相關洪玄女有私云者設令如後尹之言彼此
推案元無概見之端則何所據而勒成問目徑加推覈乎爲母
而來無他洪偕云者果如後尹之言則渠何故而乘夜潛到藏
蹤隱匿也初捕之日李翔家招去之說已出於其母之傳者既

已出於其母之儔音既捉之後俞柳妻欲送之言亦出於時患
之告達則其所以教誘指囑據此可知此所以再度刑訊者也
至於李曉初事潛與世暉表裏相應書謀設非止一再而若其
斗星懸親年月寂是此獄肯綮又乃年改易日假名書授律文
所謂增減情節正謂此也若以杖配謂之律輕則猶或可也論
其所犯豈無可名之罪乎至於斗星奴僕不爲勘罪事則愛今
等數人初雖亂言終乃直招而其亂言者或出於柳昀之饋酒
教誘或怯於初頭之亂杖同牢謂之變辭則猶或可也原其本

赦

情則豈可直施誣主之律乎然而變辭之罪不可全釋故數人
則各加嚴刑一次則以新產百日之內尚今因繫豈可與世暉
相一等誣人以不測之名陷人於罔極之地者比而同之併謂
之誣告也試噫後尹之縷々反覆以其[illegible]於

此獄者然何其略無忌憚一至於此哉噫以天[illegible]間[illegible]者言
之雖無表迹不可掩覆云者洪柳世暉相對時說話也胡風
漸染母子夫妻云者寄金以姓書札中說話也使子作書投寄
米斗者即順一之所供也俞柳之妻彼為平往者即再醮之所承
也戊辰日記今始得見則云女新産形状以曉初親見為證柳
門宗家田畓以手呈擅賣為病云無預於此獄者果若是乎天
安夫状 緒又取考則俞柳之妻拘留三日仍送京中使呈憲府
云不干於此獄者亦若是乎其他抵前監司前推官等書至再
至三而無非責其緩治勸其速決之意則其不出公於心亦可
見矣終始經營欲成此獄者如是其難掩而從尹必欲白脫其
師之罪敢生反獄之計其所以伸師者適足以陷師何其不思
之甚也嗚呼綱常之獄莫重莫大雖一家至親若不目覩則不

敢參涉於其間而今後尹等名托救師意在反獄以其杜撰之辭文飾之語眩乱獄情疑惑人心使天下父子毆之於禽獸之域使萬古綱常歸之於斁絶之地論其罪狀不啻若世暉等誣一斗星而已云々

己巳三月公洪監司狀啓言俞相一妻斗任變着色服呈狀證毋之事一皆諉之於李參判之指囑招致再齡使之傳給誣狀之事資送奴毋勸令營門呼訴之擧則再齡斗任參礼等招如出一口而李奴高金呈狀則斗任之前後所供無非白地做出構誣其上典證毋之罪渠既自服而事係綱常請令該曹稟處

三省推鞫啟曰覌此斗任供辭則曰繼毋孫獄雖心知其曖昧而崔再齡以李翔指揮書給所志使之呈于巡營曰如此爾

男爾夫可以得生云故失身以送弟女子只[illegible]所[illegible]則[illegible]
有舉論獄事而宗不知以失身證成之計至於脫衣度事則
爲柳世暉李翔指揮借送世暉妻之色衣蒙頭入去云當問者
人捉來推覈後拿處　依允
禁府啓議大臣領相權大運議李翔陰謀祕計敎誘恐動
構成爲獄之狀旣畢露於各人之招加以抵書請囑陳疏誣罔
使玄女縊死得暉自刎手任陷於誣毋論其罪犯合用反坐之
律不可以年踰七十有所容貸云云左相睦來善議同右相金
德遠議毋子淫烝人倫大變李翔之終始擔當必欲構成情節
有不可測玄女自縊得暉自刎雖由於翔皆在未決之前旣不
合於誣告已決者反坐之律而自前元無比律論死之今此李
翔旣無的當可合之律則刑推與否姑待手任死生查決後處

之似當云々 依右相議施行

庚午正月禁府罪人李翔物故 崔再齡處斬 朝野會通

乙亥 朴泰尚疏曰李師命李翔之事按獄諸人乘時逞忿窮極慘毒到今称冤復官有以致之也然獄辞初無明白辨覈之端而徑先復官安得無是非之訟乎 上若曰昨年更張之初被譴諸臣一併復官此無非慘被宵人之毒正至冤極痛之故可以快伸公議而至於李師命李翔之獄於予心終有所不快蓋李師命之復官雖非出於罪犯之可伸而第洪致祥之當初復官備忘中非曰無罪蓋念貴主毋我負人之義則師命身負重罪混同復官寔無所據李翔之負犯亦非細故而向時之人乘時逞憾雖不無慘刻之事而不可以此咎怨故斷始堅執奏頃日儒臣陳達適在憫旱之日故不得不許更為思惟罪

無可戀而遽爽前見不自揣攙之說案中事二病此兩人復官之

命并令還收時論狀之 朴判書泰尙謚狀

丁酉三月 温 幸時 忠淸道進士鄭泰章等疏請前大司憲

李翔伸冤事 答曰省疏具悉條陳之事令廟堂稟處

藥房入診時都提調金昌集所啓鄭来李翔之疏論深獄圍未

得當此山野迂濶之人不識世情以其事閔倫常不無慨然之

心適會辭職有所攙論而已夫豈有他意於其間而反為忌嫉

之輩所文致終至瘐死獄中暴屍都市二子一奴及門生一人

死於桁楊之下被禍之慘古今所罕有而前後聖教極其嚴截

尚未陳於罪籍之中蓋中毒之說登諸奏御文字誠不免踈率

之失而京外獄官之鍛鍊太甚 聖明安得而不疑乎然天下

無理之事以其事觀之斯可以得其情矣彼構揑者以為翔生

心於柳斗星之財產以至於此此豈萬有一近似者耶甲戌改
紀之後逆臣爲翔伸辨於筵中自上訪詢諸臣則其時相臣柳
尚運對曰斗星於翔爲異姓六寸兄弟之子而又多同生斗星
雖死其財產豈歸於翔乎斗星之妹以誣母事因朴泰淳啓辭
推問而斗星妹以翔教誘納供鄕人莫不極口稱冤云云蓋尚
運嘗謫居湖中詳知物情故其言如此矣財產之說旣歸虛罔
則教誘一款自在其中又何足爲疑乎其時入侍諸臣皆稱冤
遂有復官之命俄因朴泰尚之疏而還收矣今當 臨幸溫泉
之日有理獄之盛擧若論道內之冤鬱恐莫有先於此者而終
未伸雪則其何以慰悅一道之人心乎 上曰諸臣各陳所見
提調閔鎭厚曰大臣所謂逆臣卽指臣也臣於其時一言妄發
非斥甚至 聖教亦至嚴至今惶懍矣第此事有易於釋然者

柳升星於李翔㨾派遠近幾許而升星被罪之後其家財産果
敵翔與否使之明查上聞則足可以辨其是非臣於頃年疏中
已陳此意矣昌集曰尚運非有一毫私意於翔而頃年筵中陳
達者蓋緣謫居本道時詳知物情之稱冤故也翔之抱冤推此
可知矣副提調李觀命曰尚運謫本道矣安時詳聞李翔之抱
冤頃年陳白者蓋採一道共公之論而日者儒生鄭恭章等亦
以道内公誦之言疏請伸冤當此 親臨本道之日特許伸理
則庶可慰一道之人心矣昌集曰若曰何可干證於淫獄云爾
則猶或可也至謂之生心於財産則已不成説以此爲罪不亦
冤甚乎鎭厚曰李翔卽屢 朝禮遇之臣也嘗應徵召入侍筵
席其爲人之如何 聖明想已俯燭矣本來迂闊決不可爲陰
邪之事以此被罪豈不冤痛乎 上曰其時罪案只是財産故

誘而歎乎鎮厚曰然矣構誣之言以為教誘其妹者一事也
上曰頃日儒疏之末并論李翔事而批旨以爲今廟堂稟處爲
教矣曾前爲翔伸辨者非止一二而儒疏適及於來臨本道之
日翔事若非至寃則似不必如是一嚮陳辨而故相臣柳尚運
亦豈私護翔者乎且翔曾已屢次入侍矣見其爲人必不爲此
事者也當此疏釋道内寃枉之日既知其人寃枉則伸辨之擧
不必持難特爲復官可也 視命曰凡死於獄中者非係逆獄元
無削其職秩之例前日復官之請由於廷臣之誤達矣 上曰
頃年復官之命旋爲還收則今當有復官之擧特爲復官仍令
致祭可也 朝野僉載

## 盧以益之疏

庚午正月嶺人盧以益疏稱寔錄中誣及 孝廟之疏聞於尹

義濟云反考宗錄無可疑處義濟追奪以[illegible]禮 朴權
疏論其失刑權極邊遠竄朝野會通
甲戌五月盧以益推鞫敢引秘史誣辱 聖祖罪供曰尹夏濟
曝曬史庫之後誣及 聖祖之語謄播中外果與尹夏濟逕於
京邸問荅之語十分明白故拈出語意陳其梗槩云々上仝
南九萬與左相朴世采書曰盧以益則以當初臺論誣辱
先朝爲言故禁府亦以此發問目而渠之置對則云意在伸雪
先朝非爲誣陷以此不爲取服鄙意盧疏請考史冊者本
非知其事之必無而故爲流言以誣衊 先王之意也然則以
此斷罪終不的當只以請考秘史以爲魚肉士林之計者其罪
極重魚肉士林猶是一時之禍請考秘史乃是永廢千古之直
筆柳子光身後猶被剖斬之戮以此斷罪殺之極當而但律無

漏史考史之條律無正文則此律本不得殺人將何以處之耶
柳子光之外中朝事迹及我國故案或有以史記傳說論罪之
證耶傳說史冊之言根在義濟請考之人乃以益也夏濟則閭
於其閭亦何以處律則為的當耶 藁泉集

洪忠善之獄

庚午正月漢城府使令洪忠善持匿簡納于長興洞右相金德
遠家德遠結縛訊問則忠善招言簡內辭緣竊不知曾於草屋
洞李監察廊底見二人買賣牛隻其時見其面而不知姓名居
住矣今午逢其二人於長興洞口其人手持一簡曰此簡傳納
于右相宅云辭以行忙則給十文錢故來納此簡而已其人姓
名居住則李監察宅奴或可知矣李奴明福招內當日賣牛者
二人則馬隆梁孝宗李承哲居在江上云梁孝宗等則曰恩暑

說有一面之分蹤迹使傳凶簡宗爲無據況伊曰江人崔得林孝信張朝四人共之終日長興給簡之說尤爲孟浪云至忠善乃李監察家婢夫時居其行廊云而忠善所納凶簡無張外面書洪全義宅裏面書有江倅安倅前咸監忠兵等舉兵奪國等語 上親覽笑曰此必常漢所爲也第時人聞者妄忖江倅即江陵倅李寅賓安倅即武班不足數此必指江界金某安邊徐文重也忠兵尹就商而前咸監亦必指朴泰尚矣洪受瀗纔遞全義則洪全義云者指受瀗無疑也以此有口皆傳凶書皆無寃矣朝野會通

忠善刑十八次不服孝宗刑三次物故忠善減死島配其餘各刑訊後分揀上仝

謹簡丸藥之獄

庚午四月間禧妻以諺簡納藥丸三箇于掌中曰此藥極良於
痘疫且益壽可服於　元子故進之　上怪之即詣內殿使陸
若更求其藥丸則禧妻萬端發明曰初入之簡與此簡相左則
可知眞僞　上以其藥和飯飼猫猫即斃且此際禧有黜妻
與婢事外間喧傳其言叵測至是吳挺緯到領相家其喧傳叵
測之說分明說道領相大驚邀右左坐問之挺緯言又如是三
相請對拿禧寵問禧以全然不知爲對且言妻與女行至家內
做出何言陷害嫡室之事不一而足故黜妻遠屋送于夫家云
挺緯招曰叵測之說領相問以閭巷有此說今亦聞否矣身曰
家晩或聞常漢傳說如台所聞者也禧之寡女黜妻聞以家
間咀呪事云其日閭巷不過如是禧婢雪礼 英貴亦有亦推問
亦服挺緯更推問曰汝矣身對領相曰此言有苗脉自禧家播

以夫人諺簡賫進成藥三九日此益痘之劑故封進云自內與
猫〻輒斃於是大駭驗其筆迹大相似榧書請殺其女 上敎
以不可以筆迹之疑以成罪姑置之云矣又問黜妾事答曰其
後其女又欲害其嫡母咀呪蠱覺榧又奏以妖惡如此決不可
貸自 上命以并其前罪而遠黜之其母亦不可仍在并黜爲
宜為救故黜女于嶺南舅家黜其母于海西如是酬酢後領相
書通于僚相翌日三相齊會領相招問擬緯則所荅一如前言
云而原情如此從實直告擬緯招曰鄭重萬妻妹榧之曰延來巨
測之說自吾娚家藥物入送大內之說傳播閭閻而娚家旣無
是事內間又無是言此必欲謀害娚家者所爲而咀呪黜妾事
亦聞於重萬妻矣〻身更拿後鄭妻三度移書曰今番供辭必
如前招保全人生云〻納其諺書三張鄭重萬招內諺書筆跡

似或彷彿而元無所聞於其妻云於是臺啓請拿鞫鄭妻而上以至親婦女處置終難鄭妻配龍仁軍萬配鐵山擬律則削職

朝野會通

## 究治亂民

甲子年間自倭書來後騷屑日甚避乱轎擔之出東門者相連續無賴之徒相聚作契或曰殺掠契或曰閑動契或曰劍契或夜登南山吹角若聚兵狀或聚衆興洞若習陣狀或追奪避乱人貨物間有殺害人命青坡近處又有殺主契睦來善之奴亦入之睦即捕殺之左右捕廳譏捕七八人得其契冊其約條一曰兩班殺戮一婦女劫奪一貨財掠取云又其徒皆佩菖蒲劍右大將申汝哲多所寬赦左大將李仁夏究治頗嚴賊黨掛榜於兩大門及臺諫家曰吾輩若不盡殺則終當剸刃於腹中廣

州有寡婦之孽四寸而釼契之黨也交河深岳村人大會有一
人言曰乱離將作吾輩可得兩班爲妻矣熟手閑川爲名者大
言曰吾聞兩班之隱甚好今可得與其里兩班閨之私皆丘十
聞者皆恨不與廣賊同斬也廣賊捉訊時請簡紛紜寡婦日就
官門號泣賊誅而婦亦自縊死 朝野會通

妖僧呂還之獄 戊辰八月

妖僧呂還不知所自出其妻遠香文化縣民女也以妖言惑衆
無識愚氓爭相輻湊自稱爲龍女夫人自文化轉通黃海諸縣
入江原至楊州所過無不尊奉徒黨寔繁而但無部分布置之
迹非可憂之賊也猾亭郡守李世璠移秘牒於楊州使之跟捕
牧使崔奎瑞捉致呂還及遠香呂還噤口不言遠香辯若懸河
而皆怪誕無倫之言間多不道之路即發原情呈報方伯又呈

于廟堂領相金壽興等詣闕請對
崔奎瑞以本邑賊徒正刑之故罷職
永平下吏鄭萬泰以賊徒正刑
搜探文書中有妖書一張有明年兩班爲常人常人爲兩班之
語此盖出於誑誘愚氓之計而其明年有 王妃廢處之變事
有偶合殊可異也 艮齋謾錄
三月二十九日權大運等請對啓曰今番獄事未竟之時
昨又上變者不勝驚駭觀其變書以諺辭書故以真書飜譯云
云披之 上前讀訖大運曰觀其變書盖金寅輩初則探知失
時人怨国之事與尹禧相議告變云而終則反告尹禧前後矛
盾語不成說至於金海成置毒云云此又不近人情金德遠曰
金寅與李成秀相親成秀所言怪惡尹禧與聞而驚愕言于張

希載李義徵及右相右相曰此時人心不淑貪功告密者前後
接跡不可信聽希載所答亦然頃於備局坐義徵言於坐中何
以處之右相曰上達推治爲宜或曰何須上達乎今者渠自來
告變　上曰歃血云者蓋指應國華謀議事而終則反告尹禧
其既胡乱矣不必拿問大運白以徵體言之似可請拿　上曰
金寅等三人爲先推問
會右相閔黯以咸以先事請對判義禁柳命賢訓將李義徵請對
設鞫罪人李時檜韓重赫崔格各刑一次不服康晚泰刑三次
承服
甲戌春春澤就獄以聚銀交通復　右捕局等鞫次取招結案
而會其日〻暮將待明行刑夜二更時事忽大變澤赫之行貨
交通果是何逕而其間事秘世莫得以知其故或曰澤以千金

爲得宮人之妹為妾此其為通風蹊徑云 桐巢錄

僉記 四月初二日夜 傳曰頃日賓廳日次乃是國忌而汲汲來會意以爲若非邊情必有惹起關端之擧矣及其入侍右相閔黯果以咸以完事陳達仍請令禁府因禁推覈可罪者罪之可放者放之予始允可而窮詰其閔黯之獨見以完有所酬酢矣纔過一日禁府堂上肆然請對張大獄情昔之因推者今反為鞫問昔之定罪者今反為極刑一日二日使三木囊頭之罪囚充滿於金吾傳相告引輒稱面質幾盡請刑其所前後援引者亦將次第羅織然則主家及一邊之人其得免於拷掠竄殛之科者鮮矣其憑要君父魚肉縉紳之狀極為痛惋忝鞫大臣以下并削奪官爵門外黜送閔黯及禁府堂上并絶島安置

奪訓鍊大將李義徵兵符以申汝哲代之御將尹趾完除授 黃儆

代

承旨玉堂并罷職西府衛將黃再命假承旨差下金夢臣尹德駿李寅燁玉堂除授俞執一金時傑李寅炳柳尚載兩司除授金斗明李東郁并承旨除授

傳曰強臣巨孽敢有動搖国本爲廢人及洪致祥李師命伸救者當以逆律論斷爲李翔伸救者當論以重律以此意明白布告 桐巢錄

傳曰前領相南九萬拜領議政 權大運代 吏判柳尚運 李玄逸代 兵判徐文重 睦昌明代 刑判尹趾善 閔就道代 工判申翼相吏參朴泰尚除授

僉 傳曰予惟君之於臣猶父之於子何語可隱嗚呼曾毋之賢不免投杼從古所難言者莫難於父子之間所易動者亦莫易於父子之間當初建儲之日縡漢之疏猝起又尋有疾始冊等說

噫予於前代之史略已閱覧非不知 每出於
此等處而予病恒在燥暴向時處分之過中職由於此每於燕
閒之際平心徐察而自道曰今日達儲 宗社之大計也今日
臣子世祿之舊臣也如非悖理之人孰敢有一毫他意於其間
者哉然則緯漢之兇計無乃得售而諸臣之本心無乃未暴耶
以此常自悔恨質神明之所知又窃觀己巳以後彼輩之所為
罔非循私蔑公反道悖理之事決不可與共國事今幸天誘其
衷黷之與以完陰謀欺誣君父魚肉縉紳之計透露無餘當此
之時若以顚倒為念不思所以廓揮乾斷是過而不改也為今
日懲前毖後之道正宜剛斷私意痛祛疑阻開心見誠開不諱
之門納忠讜之論或有狂妄不中之言亦必優容自今日維新
期致太平咨爾羣工敬而聽之

右議政尹趾完登筵時啓奏曰頃當改紀之初備忘中有動摇國本者論以逆律之教云動摇國本便是逆也何待設立禁令而處之乎以此觀之 聖意於向時被罪諸臣似有未釋然者誠爲未安此備忘還收何如 上曰卿言如此還收可也 東山年譜

傳曰因人陰告罪書因此多不可不斷速處決韓重爀李時棹般晩泰崔格等供辭雖有提起廢人之事與違禁陳說者有間減死定配其餘李時檜李譚兪明基李震明韓碩佐洪箕疇李彦純韓楷兪復基金春澤李尼伊李後成金道明李東蕃李起貞遲震英洪萬翼卞鶴齡金曾得元次山并放送未拿來者并跟之咸以完希功密告倖起大獄之狀萬萬痛惋各別嚴刑五次後絶島定配 桐巢錄

掌令兪執一持平金時傑啓罪人等不究情實遽皆疏釋此固
出於好生之德而揆以獄體大有不然若使誣告羅織者之情
迹畢露昭著則凡諸被告者自當伸雪請在囚者一併仍囚究
覈 答曰依允

時時棹旣箇〻承款取招明當正刑而一夜之間局面大改禁
府皆其黨與更究時從其變招都歸以完之誣告或徒配或自
放未及見釋者若干人 (桐巢錄)

會 閔顯閔章道李義徵吳始復睦昌明郭巋国李梓并拿鞫嚴
問

會 泰陵參奉柳緯漢極邊定配(富寧)

會 營救嗣基人金德遠中道付處(洪州)李玄逸遠竄(洪原)閔宗道追奪
柳命天極邊安置(康津)張希載遠竄(明川)

初四日 傳曰金錫胄持身不簡且其第宅媲古人莊馬之風至於壬戌誣告人金重夏金煥之獄事處事謬戾自致人言固有其失而朝家待大臣事體自別原其本情豈負國而然哉特爲復官籍沒之物一一出給

初六日故判樞府事閔鼎重復官賜祭

傳曰曩時論宋時烈罪狀多而其中貶君乱統之說不過彼輩賫持之好題目至於妄論宗廟一款尤是情外予嘗平心舒究常自悔恨矣特爲復官賜祭

會 命復金益勳洪致祥官爵

會 金壽興趙師錫金壽恒并復官

會 金鎭龜金鎭圭金鎭瑞金萬埰李彥綱爲先放送

會 趙嗣基拿鞫嚴問

會閔黯大静柳命賢黑山島李義徵巨濟鄭維岳珍島睦林一海南絶島安置

當日押送

會南龍翼復官

會李師命復官籍産還給

僉初九日 傳曰强臣兇孽敢伸救廢人當以逆律論斷事既已布告中外此則專出於嚴防伸雪復位亂我國事也第念自古帝王於此等事雖已明罪廢出而亦必参酌善處恩威并施不害為寬天之道也頃年有一大臣以廢人移置別宮等事陳劄蒙允而更又思之廢置未久世子未離阿保以此處分未免太遽故姑寢不行矣今不可全無恩禮令該曹移置別宮守直置廩等事参酌舉行

禮曹啓請別宮處所定於何處 傳曰今茲處分倣宋仁宗廢

郭氏宇也處所定於於義官

禮書又啓導從儀節無可據前例何以爲之　傳曰儀節令儒

臣稟定

兵曹啓因戶曹啓依漢元光年事供奉如法之意旣已稟定矣

衛將守直軍兵等當爲定送揺管入直無可據例何以爲之

傳曰揺管一員輪直

弘文館啓取考前後史記国朝儀注則廢妃導從節目無可考

據而漢武時廢后陳氏退居長門宮供奉如法明宣宗廢后胡

氏入居淸寧宮進膳如常儀者載在史冊此皆出於從厚之意

也又禮記雜記曰諸侯出夫人比至于其国以夫人之禮行註

曰出夫人有罪而黜之還本国也在道直入猶以夫人之禮者

致命其国云出宮時亦以夫人之禮行則今此移處時導從節

目做此舉行似為合宜 傳曰所謂長門清寧兩宮在禁中耶
在闕外耶又所啓司馬相如賦曰期城南之離宮離宮卽長門
宮而在城南似是別宮宣德二年皇后胡氏上表讓位太后張
氏憐胡氏之賢仍命入居清寧宮云似是大內

僉起
傳曰移處別宮命下之後使人致問則辭意悽惋悔心殊切令
人不覺感動予今日之心卽亦古仁宣二君之心也更命移處
于西宮景福堂供奉如法而入宮時用屋轎揺簷及軍兵導從
等事参酌磨鍊令該曹斯速擇日
禮曹啓十六日以前皆有拘忌十七日二十四日為吉命十六
日以前拘忌列書以入 傳曰十二日拘忌不至大殺以此
日入宮

僉起
傳曰前妃之入居西宮實由書辭悽惋悔意勤懇供奉諸事并

如常儀其除伸救者論以逆律之旨

僉記 十二日午時 前妃乘屋轎前後射隊分承旨都摠府兵曹禮曺堂郎俱以黑團領陪從〻曜金門入闕

僉記 傳曰驪陽府院君閔維重海豊府夫人恩城府夫人豊昌府夫人并復爵號

僉記 傳曰旣復府院君爵號又命備鑾車儀仗者其意豈偶然哉其令禮官諏吉冊禮擧行自明日大小諸臣 中宮殿依例肅謝

僉記 傳曰邦運回泰中壼復位民無二主古今通義其張氏王后璽綬仍賜禧嬪旧爵以為世子不廢定省之禮

傳曰玉山府院君府夫人爵號敎旨并收聚燒火事分付該曺

傳曰廢妃玉寶下本院撞破埋置

記傳曰當此有杜女仲之日既知其冤宜有哀矜寬恕之道貴人
全氏特為復爵
僉青傳曰追惟己巳之事不覺忸怩于中莫察悃愊誤疑良佐予嘗
乎心徐究恍然覺悟大加悔恨寤寐輾轉積有年矣今茲渙發
綸音重正壼位寔出於天理之公而賴 宗社之默佑也 肅陵
墓誌
告廟文中以莫察忠言誤疑良佐等意措辭事分付
青傳曰自今著為邦家制勿以嬪御登后妃
記僉十三日政院啓曰臣等昨日伏見備忘記 云云 臣等身居近密
遽遭此變聚首驚惶惝怳難狀由其事出倉卒未暇商確故入
直之臣不及覆奏該曹之官經先奉承致令莫重莫大之禮將
未免草草舉行反覆思惟終有所未安者 壼位陞黜是国家

何等大事而不令大臣竝承朝廷齊議遍下一紙備忘有若尋
常節目之循禮奉行者然此豈大聖人處変審慎之道哉臣等
竊以徐待大臣入來從容講定然後方可以無缺於大體有辭
於後世矣伏願 聖明更加三思勿以成命之已下儀節之已
定爲拘而亟召大臣三司諸臣會議務得至當之歸 傳曰茲
事重大草草擧行之說果爲得宜依啓會議擧行
記毋
領相南九萬啓曰臣之淺慮政院之啓甚是失當之大者當已
已禧嬪將陞壼位之時爲其時朝臣者以禮經爭執可也及夫
陞位之後名號已定母儀一國則凡爲臣子者皆已事之以君
母矣到今又有還降之擧其在臣子之道與已已何異以常禮
言之亦當以死爭之而但今日之事與已已差別者 中宮殿
下以當初正位再復位號而又爭禧嬪之降號則難免一國二

尊之嫌此今日臣子所以旣以復位為慶且以降號為慽惝怳難狀驚愕未定亦不敢有所陳白於　殿下之前者也今若以殿下處分有欠於處變審慎之道而反欲使諸臣會議以定則是子而議母臣而議君天下寧有是理哉　廟堂會議似不可舉行承旨朴泰淳曰茲事至重至大故臣等之意竊以為　廟堂不可不與聞元非更議其可否之謂而倉卒不能詳悉誤下會議二字云云　上曰政院本意欲重事體大臣之陳達如此勿為會議

尹趾完與南九萬書曰伏見邸報會議停止之舉大監所達之言義理明白無容別錄而但念禧嬪有誕育元良之功則恩禮不可不務從敦厚供奉如例之事正可做行於今日無嫌於義有辭於後亦須大監建請而行之云云

社稷永寧殿 宗廟告祭四月二十一日 中宮殿冊禮閏五
月十八日 兪載六月初一日詳下
會南九萬所啓今此禧嬪降號乃因 中殿復位其與以罪而見
黜者不同而政院啓辭有壺位陞黜之語若曰陞降則或可而
其云陞黜大非其實至敬嚴之地措語失當推考何如 上曰
允
會金萬重延最續復官
會趙嗣基刑十次結案正刑
宋時烈金壽恒閔鼎重按律啓首發臺臣遠竄請對諸人削黜
現告
會合啓曰己巳廢妃之際身爲大臣袖手傍觀職在三司阿意順
旨半日庭請暫時伏閤終歸於應文塞責汲汲奉行如恐不及

實錄考出之請有若應行之典貽禍後嗣之語騰諸播告之文
其時相臣權大運睦來善極邊安置大提學閔黯絶島圍置三
司睦昌明李元齡乘正徵鄭善鳴權珪金澍成瓘沈檝沈季良
并極邊遠竄 荅曰依啓 大運海南來善河東昌明朔州元齡蔚山正
徵富寧善鳴鏡城珪康津澍江界檝甑城瓘張機季良龍川
會五月吏判柳尙運啓曰人君有過擧為臣子者陳疏力爭固其
職耳而不以此褒贈而吳斗寅朴泰輔不幸先死不得與覩今
日之慶若有隱卒之典則有光 聖德 上曰兩臣忠節可比
於孔道輔卽許復官旌門吳斗寅贈議政朴泰輔贈吏判
僉命閔黯李義徵賜死權大運睦來善金德遠々竄
青時將論巳巳諸臣懲惡之罪當興情憤鬱之餘爭欲置之極典
李奎齡獨曰律以誅心則固死有餘罪然順旨與請廢差

殊令若置此等於死則何以加法於請廢者乎於是啓寢其尤
重者十餘人 李判書奎齡墓誌

傳曰庚申獄事逆節昭著己巳爲權奸所誤終至翻案予嘗悔
恨議大臣命復金錫冑等五人勳籍追錄無前例李師命等六
人則更勿舉論 復勳堂上申琬

因左相朴世采建議依大誥作教文以破朋黨之意曉諭中外

復行 中宮殿冊禮告 宗廟親臨受賀大赦中外

閏五月二十八日文成公李珥文簡公成渾復享 文廟 詳典故

府啓洪愿遠竄罪人李玄逸 中宮殿下出處私第之日投進
一疏有曰不順壼彝自絕于天又曰謹其斜禁其所為言若是
陰秘請拿問勘罪 答曰依啓 詳上己巳

前郡守宋基泰疏進其父時烈遺疏及 孝廟御札三幅 上
答曰 御札汝手擎讀不覺涕泗沾襟當記載汗青昭示萬禩
獨對說話亦宜投進

青吳道一略疏向時進用之人率多懷私背公迷君病國之徒苟
其擅執權柄恣行胸臆者固已聲罪而竄殛之其餘罪名不彰
著者雖有不能自拔於頹波之失亦宜略其小過俱收并用以
示 聖朝蕩蕩之意也李萬元雖不無罪過大處之樹立既正
則宥過疏釋實合事宜而李鳳徵於向時亦陳一疏請軫恤貴
主及 先后家其時朝臣率多動 殿下以疏斥骨肉戕殺臣
隣鳳徵之言獨能如此此正 殿下伊日之藥石只此一着有
足多者雖因筵臣之陳達有門黜放釋之命亦宜超其他過即
許收敘調用以示褒嘉之意也 西坡集

貴吳道一與人書曰節今在謫者延百人爲今之道必須稍加疏
釋漸次量宜叔用不至爲太偏然後可有辭於後世在吾黨則
不問事理可否罪名輕重而一併白脫在一邊則一向峻攻全
無容恕之道此豈大公底道理 上令
會甲戌四月咸以完閔黯閔章道張希載等推鞫以完招閔黯出
一小紙使渠依此爲之章道招以爲一依以完所言書出崔山
海在傍參見云備忘記黯之父子與希載親密之狀國人之所
共知一日希載諸札偶然現發其書曰往見閔某則某言如此
如此其所設計極爲凶慘予尋常痛惋必欲明正其罪有此發
問渠何敢牢諱乎張希載拿鞫南九萬所啓希載之罪旣爲自
上所知則似更無得情之事且是 王世子至親論以八議之
法還加刑訊殊甚未安 上曰所達如此勘律可也又所啓閔

黯之罪與希載相連時未吐實似當鞫問而曾經大官且法文
年八十不加刑鞫以衆証定罪議貴議老似不必更加刑訊況
其事之明白出於　聖明親見其罪則亦不待衆証而可定者
上曰不無所見勿爲訊問〻〻即全時傑䟽鞫獄之設已經旬日
一向紓緩不得要領臣所未解者三尹愭之所與通札者閔章
道金元燮所援引者李三達金海成而尚不逮問以相參覈成
虎彬屢擧金元燮之名緊指張萬春之事而不一盤問李義徵
出給銀貨李籥旣已直指而終不逮問義徵凡此數款俱係緊
要徐文重或使勿書或威喝告者以杖柱口使不得畢其說密
囑郎官近上用刑欲罪人之速斃者皆文重之爲也觀其意殆
若有所庇護而惟欲徑斃在囚兩人以了其案者然豈不異哉
謀陷　坤宮之人何等凶逆而置之而間任其高卧此亦文重

所主張而至於遣人問候以通慇懃併辭文字指揮刪潤外言
喧藉皆以爲前所未有云云 罷職希載以領相收議濟州减死
圍籬安置
會
閱鞫府啓其造言諸節畢露於希載取服之招面質之招乃以
出銀交結之說出於黯口黯天奪其魄不問自吐有以其時前
中宮不惜財貨金貴人亦多智不惜財深得宮中之歡心等語
納供於更招之時雖以此言誘之於既死之其姪宗道而以爲
希載諺書中擧其父子者似曰此事云云 特命賜死
咸以完刑 次 閔章道刑三次不服 成虎彬杖斃
尹憘七次承服李成夔一次不服李時棹二次不服李義徵賜
死睦來善職在大臣徵出不敬不恭之說指教奉命之臣請達
於前席申厚戴云云 合啓 上曰頃年李鳳徵疏有 仁敬王后在

天之霧之語來善肆甠進達於曰 王后用在天二字可怪為
臣子使不用在天二字於国母予嘗痛惋其無將之心嚴鞫處
斷囘大臣議獄死康津智島新栫棘吳始壽追奪
盧以益推鞫已見已
青景
始金春澤庶晩泰韓重爀等潛聚銀貨畜損局面詭稱與庠士
大夫通宮禁謀復廢妃閔黯等詗𥳑之方鞫治而會 上黜黯
等召用旧臣或言此輩黯等所欲殺何必為世充建德報仇宜
不深究頒相南九萬曰金清城庚申之事雖曰有功本非所宜
私逞一關覆轍相尋不痛防之国必亾遂上章藥泉墓誌
七月南九萬踈略若在甲寅 殿下初即位而屬於春秋積揂
出入宮禁盛行掖庭而交結外朝為羽翼庠下莫不為之寒心
故清城府院君金錫胄以肺腑之親居中兵之地始有詗察之

之事庚申逆節回此蘖覺眭此乃迫不得已之事一番之後不
可踵而行之者而庚申以後亦不無此事雖鉤得一二兇徒隱
伏之狀其疑乱人心彰傷世道可勝言哉然則其心雖曰願忠
於国其事固宜見非於公議及至己巳變更之後其當時国者
以詗察為前人之極罪加之以淫刑酷律不可勝記而及今閔
黯又誘嗾咸以完上変張大蔓延將擧一世一半人盡驅入於
罟擭之中幸賴天日之明不得售其魚肉縉紳之計而自陷於
大戮然此蹊逕一開之後覆轍相尋仍成風習若不痛絶此風
一変前習則国亡莫之救以滅其在今日為第一件大事惟在
於此逕之一掃而去之去之之道不但在於嚴治咸以完而已
至於康晩恭崔格李時檜韓重爀四人之罪亦宜明白區處使
一国之人曉然皆知其情犯之輕重然後方可以快衆心而服

羣情矣何以言之當初以完所告中諸囚就服者乃是晚泰格
時檜三人而皆以畜復　坤位為結案此何等事而渠輩敢圖
耶其畜之云者將欲畜之於何所耶以幺麽無賴無賴之賤士
乃敢生心於此事毋論所執如之何其罪可得而容貸耶人心
世道至於如此国勢安得以不卑羣情安得以不至於波蕩乎
雖然此則渠輩猶自依托於大義至於晚泰等結案中所謂位
臺韓構議迎海上真人之說非問目中所問而渠自置對若以
其事為實則爲與任韓而論以大逆若以其事為虛則誣人以
大逆之罪亦不可免此而置之則國何以為国人何以為人耶
徵官雖有前後之表易朝廷則自是一朝廷罪犯如此而止於
流竄国人之疑惑豈不滋甚乎且念　殿下今日擧措乃是千
古之所無羣下億兆所以歡欣踴躍者非但以　中殿之復位

至慶幸尤以　殿下所作為光明快断如日月之更無纖毫之
翳爲大幸若果如晩恭諸人之言則是　中壼之復不能無一
分得助於晩恭等也其為　聖德之著累何如也顯之欲殺晩
恭等者以其復　坤位之有害於渠等也今之欲殺晩恭等者
以　坤位之復為渠等之所畜云者辱及国家誣悖　上躬故
也前後罪名雖若相似而用法之意室若天壤何得以襲前人
所為之疑哉請治重爀等鞫其虚實快正王誅為　聖上解中
外之疑惑為　坤宮明復位之正大為大士夫洗千古之蓄辱
是所謂尊朝廷於日月之上者也藥泉集袖劄
青南九萬之入城也左相朴世采出迎東門外九萬出示袖劄曰
今承特息不得不入而必誅韓重爀等然後国体可振故具劄
欲袖進於　榻前台既同列故不可不先示世采大驚變色曰

如此則將置春澤於何地九萬曰春澤之罪與重爀一而二而
重爀則旣有手筆之見露於鞫廳春澤則姑未有發於文書者
故雖不得幷請正罪而何可顧藉於春澤反不顯戮於重爀乎
世柔憮然而還割上　上善之後曰人言免相

僉右相尹趾完初筵陳達咸以完所告諸因不可不按問　上舉
康晩泰等所供曰此非謀逆何必按問趾完進曰　中宮復位
自　上一朝覺悟斷然行之光明正大如日月之更若如晩泰
所言此何等事渠敢畜之畜之又敢於何所　上為之改容出
而劾領相南九萬按治九萬以貸死希載春澤輩嫉九萬甚嗾
卿生姜敏著者按疏逐之不能究竟 東山尹趾完墓文

時甲戌四月尹趾完拜右相五月臨筵進曰鞫廳罪囚問目
若有一毫無謬則不但有傷於按獄日後必有是非之端罪人

閔黯問目中大起誣獄一款以　傳敎添入然乎　上曰然趾
完曰咸以完獄事果有魚肉搢紳之計則誠爲可痛當初所因
諸人或承款或罪著而未究竟者幷被放釋雖因鞫獄方張未
及更推後日似當按治今此閔黯問目中誣獄一款拔去何如
上曰咸以完事與辛未年金廷悅一串事也其時臺啓及宋道
咸出後向時諸人必欲鍛鍊成獄而仍判付嚴明終不售其陰
計及至今年三月閔黯言於　榻前曰咸以完欲有告変之事
而不至大段故渠乃陳達云云而至以金廷悅金慶咸爲此事
張本過一日金吾請對設鞫若然則初何不使咸以完告変而
大臣代告欺誣請對張大獄事自古安有如此情狀趾完曰非
以拔此誣獄一款閔黯之罪輕也當初羅織誠極痛惋而其時
果有請拿士大夫者乎　上曰其時或有請拿或未及請拿而

卽今諸臣公卿之名多有入者必殺三公主然後南人無事者
顯之意也金寅之獄亦血氣相通金廷悅金寅韓重爀一串來
事也閔顯之欺誣君父死有餘罪李彥綱曰大臣非以閔顯之
罪為輕也庚晚泰等旣已承款今謂誣告而不問則後必有是
非故也 上曰姜晚泰崔格韓重爀非為謀逆末端有為廢妃
之語此不過人情憤鬱之致元非犯上不道之語何必按治耶
宮完曰今此 中殿復位之擧一朝自 上覺悟斷然行之此實
千古所無之事非但復 壼位為慶尤以 殿下所作為光明
正大如日月之更無纖毫之翳為大幸若果如晚泰輩所言則
是復 壼位之擧不能無一分得助於渠輩也其為著累於聖
德如何此何等事而渠輩敢圖之其圖云者將欲圖於何所哉
此若不為痛治則 聖躬之誣無以昭晳閨壼之慶無時可已

甲戌冬領相南九萬劄曰臣於夏間鞫獄按問時見康晚泰崔
格李時棹韓重爀等供辭及書札晚泰之海上真人為說者甚
極驚惋無論他犯只此一節不可不重究處斷至若崔格與重
爀時棹等聚合銀貨圖復　坤位謀換朝著李時檜與重爀及
其兄時棹等夤緣納賂謀欲換局之説俱已承服結案不勝驚
痛至於重爀則雖不承服其見蒐書札有三張為時檜代筆寄
其兄時棹書庇仁承旨宅兩度送人邀來故方到京中主人於
拯戎使本宅門前拯戎使極為款接且與韓生員多有相議之
事而有許多妙理此間喜幸何可盡達詳細得聞韓生員言則
今番萬無可慮時棹荅書韓生員銀子一百兩堅封下送則充
東補西為計古語云雖以陳平之大略散千金事順矣況於匹

夫之事本意與韓生員同覽然後告達于承旨令監韓構卽更通
為可重爀害時梅書曰令監之如是久謫實是吾輩之不幸莫
非天意只自咄歎自今秋後得一好妙理而既無令監無路相
議故不得已令季氏再度送人邀來方與我同到洛中得見捻
戕便既見萬段欸接自他路有奇奇之好消息非但令之見釋
不遠吾輩亦當不久入見此間喜幸如何令番則不如前日之
孟浪令監勿慮觀此三張書札其懸銀謀議情節盡露不待其
承款而後可知而以此斷罪渠必無辭故臣於頃日袖進短劄
請鞫晚恭得其這書狀行王誅格時檜亦正其誣上之罪重爀
則以手札論定其罪斷不可已如此然後朝家擧措方為明白
正大私逐之疑永永止息晚恭則既已承款正法而格時檜該
府方以變換納招情迹可惡啓請刑推更無可言獨重爀之事

臣愚不能無言重熈聚銀事實緣鞫廷謀議通總之迹俱在於
三書今此禁府推問時乃以好妙理歸之於簿堰以奇〻好消
息歸之於番放時棹之竄謫以吾輩不久見入歸之於尉解時
棹收聚銀貨歸之於千萬無據其虛辭抵賴之狀昭著難掩凡
推問罪人不吐實情則惟當請刑而禁府之遽請上裁者旣非
法例及其照律請極邊遠配其後雖以罪重律輕請更絶島定
配從其虛供徑先擬律其在獄體實涉未安今日請治重熈等
者本欲為 聖明解中外之疑惑為 坤殿明復位之正大為
朝著士大夫洗千古之羞辱也至今治之止於此而已則深恐
不足以釋疑而反足以起疑初不如不治之為愈也伏乞更令
該府推問重熈巧飾隱諱之狀得情處置且伏念重熈乃是乳
臭迷童固不足說至於韓構年已老官亦不卑而今以時棹荅

第書規之謀議宗主實在於構噫是誠何心哉當 坤殿之退
處私第也凡為臣子者孰不叩心飲泣而此事只可待 聖上
一朝覺悟而已何敢為聚貨鑽刺之計乎其言雖似外托大義
其罪實歸誣及 聖躬若此之類若或容貸則從今繼起者有
何懲戢構本當與重爀一體拿問若以父子同議之事互相詰
問為傷事體則亦宜遂諸遐裔俾無疑乱清朝之患
南九萬免相而已還拜時重爀輩猶未正法九萬又疏言
蓋自甲寅以來朝廷之変易者屢矣其禍乱之構則皆知其根
柢於黨論而其飜覆之機則或言其夤緣於逕路是以其以憸
小害良善者固不足道雖在法當誅者罪人之心未嘗自服輿
人之誦亦多竊議以此鈇鉞亟行於公卿而紀綱愈不立處分
每新於朝廷而人心愈益疑懼涉非常禍福無門賤人指高位

有如逆旅之傭夫遐荒視流竄皆若湘潭之卧龍世變風習於
韓重爀事可以見之矣重爀乃乳臭一狂童亦敢生意於私聚
銀貨自以爲操縱國命以此朝家雖有千古之盛擧嘖沓之言
先已陳布於遠外臣誠私心痛之及至按獄之後訊問罪人鈎
校文案始得重爀等情狀其所以爲 坤宮復位之計者乃在
於投銀參希載之家而所聚之貨則盡歸於娼女酒肉鞍馬衣
裘之費其爲人之匪安作事之乖悖至於如此本非有意於大
義行貨於他逆昭昭可詎也有司例閒淹延時月今之議者或
曰重爀之心在於爲 坤官復位乃是大義所在其他過惡不
可深罪云噫若以重爀爲義擧則是眞以爲有功於復位也然
則復位誠盛擧其將置 殿下於何地乎而況萬萬無此理者
乎議者且曰重爀乃黯之所欲殺今不可爲黯快意云黯之所

坐在於憑依此事欲魚肉縉紳重𤏫之罪在於挺亂人心辱及
聖躬情雖不同法當無別何可低仰於彼此出入於左右也重
𤏫竟拷死 藥泉墓誌 崑崙集

青乙亥冬以南九萬再三陳白命韓重𤏫正刑臺諫以嚴刑得情
議取服後處斷爲啓以此不得行刑時議欲譴其死外託此論而
內實諒延一日之命九萬曰凡罪人之必待承服者爲難明也
今重𤏫既以渠手筆所犯明白特口不服耳何必待渠之服而
不能正刑乎大諫俞得一來謁九萬九萬曰今意請待承服者
欲其生耶死耶心中果有怒疾欲殺之心否乎得一微笑曰大
監之忖度小人亦深矣 藥泉遺事

青南九萬與尹趾完書曰上變者金寅稱以譏察西人賺得米布
銀錢於訓局及之訓局知其無實欲捕寅也則乃爲此上變之

舉以此事端之著見皆譏察事而送諫則終無明白可証金寅
不可無罪而得進三札則乃實事或可以此有可議之事其時
則獄事猶未決未嚴治告者之意有不敢盡達到今諸因弁議
處則送獄已歸虛矣証人以送者以些小書札議減其罪在法
不能且今日之事而邊皆為譏察而邊皆為告変其處置之道
不可有輕重之偏黷以完等既以魚肉西人縉紳之故將伏極
律則寅之欲魚肉南人縉紳之罪決不可偏有所貸此為今日
斷獄之定案若以書札減罪則以完所告中諸人援進書札又
不啻倍多矣在此以此減罪在彼無所容貸則其何以服人心
而示後世乎

肅 金昌協出身於南九萬主文時素慕悅九萬甲戌初移書九萬
請復其父雠曰為今之計者當以死生禍福倚閣一邊日中惟

見得一箇道理直截分明捨命做去無毫髮顧瞻計較之私參錯於其間然後國事可做人心可服矣今則不然所謂一隊士類者大抵皆出於風霜霹靂之餘摧剝銷鑠魄奪心死無復有正直剛銳之氣而又重以日後反復之慮故論議之間專務婾媕婀以保養奸兇為能事以愛惜身家為長策而臺閣之上婾靡尤甚凡係討罪懲惡之舉皆欲委之於　君上而不肯以身擔當從而為之說曰治之以不治將以媿其心也甚或迫於公議而論遂一二人則亦必委曲回互苟且滅裂殆不成罪名而猶惧讐怨之歸己也則輒敢公誦於人曰此人吾親也寃遂可惜又曰此事吾不欲以儳議強之也欲以是自媚於兇徒而覬免於異日之禍其俯仰前却畏㤲縮恧之態令人羞愧令人憤懣亦令人氣痛然以吕㤲之有至惡深讎於彼而其說如此則

雖以執事之明亦或意其出於一己之私而未甚見察也雖然
先人之禍亦豈獨一家之事哉自古好兇之戕害忠賢極傷国
脉如己卯之袞貞乙巳之芑磁百齡輩雖千百載之下人皆扼
腕痛心思欲寢皮而食肉痛恨當時之失刑此實天下萬世之
公議而非止一家之私憾也今此先人之禍不識論者以為與
己卯乙巳何如而若以為有所差殊不可比同則固無可言者
不然則今日之兇徒豈非昔日之袞貞芑磁百齡輩而在前代
則恨其失刑在今日則不欲深治此果可謂得夫好惡之正而
合於天下萬世之公議乎昌協於此實有不忍深言亦有不敢
極論者而所欲聞者惟明公一言之重耳明公若以先人之禍
為有以自取而不可與己卯乙巳比則昌協當屛伏窮山緘口
結舌隱忍泯默以沒其身而不敢有望於當世云云 九萬不

荅而曰設令我請誅其儺豈可私聽渠而先諸耶無識甚矣 農巖集 聽隱集 藥泉遺事合錄

前佐郎丁時翰疏略曰甲戌獄事傳聞之說疑惑滋甚蓋其私銀貨聚之徒多在輸情伏法之科而一夜之間盡為放釋按獄諸臣構虛廹脅之致而是則不然曾未幾何言者繼起終不得掩護周遮而至有究因按治之舉向者輸情者或有已伏法者亦有將伏法者由是言之伊日按獄諸臣有何魚肉縉紳之情狀而罪名之尚在臣未知其所以然也且夫銀貨為物常行於市井之藪而為著於士夫之族乃者聚銀行貨之輩不幸出於士夫之族其流布於國中者若泥中之鬪數以渠輩書札及大臣臺臣之跡觀之則亦可考其一端也是以街談巷議莫不譏斥士夫汙衊朝廷而朝廷士夫恬不為異至有負當世儒賢之名者

亦以必不究覈隱違於劃中以之訊問不嚴淹延時月晩有大
臣之疏陳而疏中所謂謀議宗主亦遁於按問之科含糊苟且
鶻圇呑棗終未聞明覈抉正之擧使 殿下受千古所未有之
羞辱士大夫亦甘自處於黯黯之域臣竊傷之
又疏曰當己巳之初 坤聖出就私第朴泰輔等以敢陳受戮
臣於己巳疏中亦陳 聖上之過擧矣今日 天心悔悟復正
坤位泰輔等亦被褒崇之典日月之更孰不欽仰其時諸臣之
未能竭力匡捄以回 天聽固有其罪而泰輔等首被極刑繼
有論以逆律之禁令則諸臣之爭之不力直畏死耳初以雷霆
之威震之終以斁倫之罪歸之今 殿下平心反躬薄責於人
則豈無怛然垂惕之道乎 坤聖之復位禧嬪之降號出於國
無二尊之義理勢固然矣而第以六年母臨之尊而還爲嬪御

無所差別於後宮之列者在古無証於禮無據若於退處之後其所以供奉之節待遇之講禮求前代可考之禮傳詢議定務歸得中則有何匹尊之嫌而今乃不思反以此作爲邦禁諱言其事臣未知其何事也 此疏當八甲戌

燃藜室記述續卷之六目錄

燃藜室記述續卷之六

肅宗朝故事本末

張希載諺書之獄

張希載 世子所生母禧嬪之弟也 中宮之廢私弟希載以書通禧嬪語涉 中宮至是希載就鞫 上以書語大臣罪當誅時 世子才七齡南九萬以爲希載誅則事連張氏張氏危則恐 春宮不安於是請屈法傳生議 上納之而群議譁然攻之藥泉墓誌

九萬筵奏曰張希載自禁府推問時有嚴刑得情之命而臣適於其時以鞫廳事入侍故以故加血肉之刑未安之意仰達矣厥後又有酌處收議臣又不敢以 聖教爲不然矣今則希載移於鞫廳臣自爲按問而累次嚴問終不吐款以徵体言之請

刑之外無他可言然希載諺書非自達於　殿下者必由有所
出　上達之處今以此照刑訊希載則其勢安得不連及於禧
嬪耶嬉嬪今日之心以恒人之情推之其惶恐畏懼之心為如
何而同氣之人受刑於牢獄其事且連於自己則憂怖之心想
必無涯哀盎霧露之慮亦安知其必無禧嬪若是其不安則其
於　世子亦豈平安耶己巳以後每易位人情久鬱矣及至
今日　聖上覺悟名分已定前從百事今可勿論今因希載轉
輾不安則日後宮闈之間亦安保其雍和也故於希載不得以
盡法仰請物情大以為怫鬱皆曰希載所坐是何等極罪而乃
可以　世子至親有所容貸耶此言誠是矣守法之論臣何敢
不服而為國家深慮過思不得不出於此矣臣且見希載於章
道所通小札事草道雖不服而希載則自為吐款并與所答之

言而一一直告獨於流入諸札事以自 上親覽不可隱諱之
意累次嚴問而欲言不言終不明白吐實此雖因章道父子家
之敎誘之致亦似出於慮其就服之後有所連累故也 上曰
予之酌處之意亦在於大臣所言之内矣
昔九萬啟曰 殿下臨御十四五年未有繼嗣羣心憂悶如何可
極而 世子當其時誕生若有不欲為 殿下臣子者則不可
知不然則孰無欣聳仰戴之意而 元子定號之時事太急遽
故諸臣或有持難者若其本意則斷斷無他而已已一番人為
訛說者乃以 世子為渠等所獨屬心而他人則有不悅者故
罔測之禍至於己巳五月而極矣今若事或有礙於 世子有
所不安而不能預慮以致他日果有難言之事則無乃與己巳
一番人所言為彷彿之歸耶此又今日臣子所當不顧死生禍

福而竭誠致力之地也
上曰大臣所言亦是予意予豈不知其所達之意乎希載依前
酌處判付處之可也
朴尚絅疏
育傳曰噫政在草野本非国家之美事矧今　中壺復位燕賞遂
齋国是既定懲討已嚴則又非一儒生之續之陳疏妄有所干
預者也大凡天下之事一主於状活而解有得其中者唉司之
陳啟詞臣之撰述断無他意予所洞燭而乃以臣子不忍聞之
說抑勒句断至於正激等之處罪元非干涉　壼位者則未知
所謂鈎覈者何事也至若離間爲慶生說則隱然語逼寡躬寔
無顏面以臨於民上也噫當已已出就私第之後黜之矯誣王
言遂言流入之罪希載聽受傳說之状固已昭著難掩而若其

雖聞於君父之前亂露於未露之前則不但無一毫近似者後
漢光武皇明宣武之世未聞有此等說話願予涼德繼不敢擬
議於二君而試以更張之初布告中外之備忘辭意視之足可
知寡昧之本心而尚絅之獨不信君父之明教必欲聽逆情外
擬之於不當擬之地辭氣之間全不稱停已極駭然所以罪狀
大臣者無所不至噫希載之罪不是暗昧則寧有容貸之心耶
此斷非出為希載地也抑有說焉若使希載伏法事端轉輾
世子大不安于心則到此境界大小臣子惶恐罔措已不可言
而父子之至情其果安乎不安乎噫国母之受誣誠不可不轉
而世子一国之本父子五倫之首尚絅亦一臣子於此莫重之
二大義畧不動念惟汲汲論議者抑獨何哉 朴尚絅䟽後備忘
記

諺札事人皆謂春澤輩必欲殺希載及於禧嬪爲動揺国本之
計南九萬獨與尹趾完往復相議特持全貸希載之論老黨由
是嫉之嗾卿儒善斂著者投疏詆斥欲爲敲撼之計九萬遂蒼
黄出城趾完陳疏首實曰臣曾與南九萬有私書論希載事臣
以爲希載之罪犯至重義理之所必討王法之不可屈而獨主
全貸之議者其微意深慮出於一段苦心遂乃効而成之今者
九萬被罔極之罪名臣不知置身之所也臣之負犯不在於公
家文籍故姓名不入於懸佞之攻斥而其罪則與九萬一也此
非尋常言語間酬酢之比大臣之以朝家刑政相爲書議卽非
厭然掩置之事論以公法私義萬無獨爲倖免之理遂出城仍
還鄉廬
上遣重臣敦諭八月還朝

青姜敏著疏後別諭南九萬曰頃日罪尚絅之批業已明辨洪斥
則苟有忠君愛國之心惟當上體予意下念時事扶持保合之
不暇而敏著無狀底人改頭換面百般構捏畧無顧忌至於侵
斥臺閣專在於中傷大臣其所設計尤為慘毒致令相臣屢遭
狼狽諸臣皆懷不安似此舉措實未前聞如使主威有所鎮服
則何敢指嗾無識之鄉儒再三嘗試必欲角勝若是其無嚴哉
然則今日敏著之疏不但在於驅逐大臣實是慢侮君父也噫
為人上者受侮至此而既不能快施肆市之典反令股肱之臣
相繼奔迸只足以中其計古今天下安有如許国躰乎予恐若
此不已亂亡無日也卿之心事斷斷無他不惟予所洞察亦可
質於神明則意外橫逆何足介懷抑鬱思想日深一日卿或莫
之改俾予當決意親迎不容但已也

青初希載誰簡事叢南九萬受委於鞫廳入對曰此事連及内間有難勘罪希載而止自 上宜有思量之道 上納之九萬退告柳尚運尚運曰相君之意我知之矣然他人則不無為相君為者矣俄而儒疏攻九萬故出城待罪尚運以吏判承 上命宣諭且勸九萬還入經而攻九萬者益深故又送還鄉房時尚運入直藥房卿宰有來問九萬事者尚運曰吾有所懷具疏在此出示其草略曰臣初於首揆之問希載事不以其所執為不是又勸其復入而獨殊於進退之際義之所不敢出故於其去已及同退之意臣若貪戀遲回則何顏更對於他日多卿宰嘿然而去九萬匪久還朝尚運疏不果上 藥泉集○柳尚運墓誌

青時無論老少皆曰希載可殺其依違兩間者則以為非在目前不可過慮將來若老黨則全欲依全春澤尊權誣誘一世欲以

金鎭龜爲大將而九萬終不回以爲吾言不中則 宗社之大
福也吾憂誤料事之罪有不暇言不幸而或中則吾雖萬被誅
戮當含笑入地云 藥泉遺事
寺朴世采再三請九萬変見於希載事九萬曰謬見旣如此只當
爲一世罪人而已其答世采書曰卽今儒疏所執而同所爭閑
係至大義理甚正小生雖極無狀亦豈全昧此義而其所苦心
憂畏者亦非小事至今猶未知必無此理今雖欲変其前見請
從公論何可得乎今人皆責小生以憂其不當憂眩頃日備忘
記有曰若使希載伏法事端轉輾 世子大不安于心則到此
境界大小臣子惶恐罔措已不可言而父子之至情其果安乎
不安乎云再昨三司請對時 上教以爲天下之変事無窮則
前頭若有無限難處之端則善處爲難不若愼之於始決不可

從云〻以前後　聖教視之則官中事勢似墳有不得不甠者不承此　教之前小生既言不可刑而既承此〻教之後反從請刑之論不亦重難乎 藥泉集〻遺事合錄

當時李畬俞得一輩每來謁南九萬曰償死希載似太早若及事禧嬪則小人等亦可以死爭之大監何為過慮耶九萬答曰若使希載犯死罪於他事則漢文亦殺薄昭希載比薄昭尤輕者何以半辭救之哉今則希載罪目與禧嬪一而二〻而一今不設救希載正刑則必有次第事其何說之可救且台輩全昧事機次第姑為說於我耶心內知其不然而外為是言耶於正刑後臚列罪狀之文將謂不至死境耶抑將不然耶臚列罪狀無餘地而後台輩亦將以死爭之耶畬等亦無以為答微笑而去及辛巳事畬與崔相錫鼎約以同心力爭以此為進退及崔

上三割終被罪謫而禽則喑嘿保位藥泉遺事

肅閔黯則自禁府既以判付取供不服矣若欲取服則亦當加以刑訊毋論国朝遠事近若許積爲堅之父吳始壽假托異国之言誣及 先王者猶不加刑訊則今黯之所坐未必有加於二人而況其事之明白出於 聖明親見其札則亦不待衆證而可定者乎藥泉集

肅時追論閔黯拏戮之典罪人雖逆誅非承款則其妻子法不隨坐右相申琓判義禁李畲引常法爲言 上納左相李世白議竟誅黯子崔錫鼎於筵對論其非法 上不納尹世綏乘機詆陷目爲護逆錫鼎又出江郊連章乞免明谷行狀

尹趾完遺彈

九月右相尹趾完因災異上箚因咎畧以刑政之偏頗陳戒仍論己巳黨人被罪之太多勉以治小人尚緩又曰權大運之罪目固難寬恕而其時待罪之疏不無可尚之語至於戕殺善類之事亦有崖異之迹其不能自拔而樹立者或是衰老昏耗之致况今年過八十餘日無多自 上念其任使之久特命放歸田里似不害爲天地好生之德 東山年譜下仝

時論於治黨人專在報復特以趾完之力主和平固已不快及曰權大運事尤見嫉忤喉司諫任元耈投疏攻作以禍福苟且明義定人心等說指意甚緊趾完卽出城待罪 上連下十六度別諭開釋敦勉備至

十二月修撰鄭澔疏詆意及與敏著元耈一般

趾完辭疏畧曰鄭澔疏至以今日比之羣奸蠹國之時有曰反

以繚繞苟且之說誘為遮大猳長之慮使 殿下不得明政刑
之權不得正義理之辨又曰 殿下疑其傾軋大臣疑其驅逐
衆口受鉗言路遂壅云者專指臣身而發而仍以 天怒不息
人心靡定作為斷案若其縷縷邪正之語意在於驅而為邪臣
心悸骨寒罔知所措云遂呈告八十度見遞
荅曰自更張以後兩大臣之顛倒狼狽凡幾度武或才出而旋
入或欲入而旋止國事泮渙無復可為至於邪正之說注看則
似措彼此色目而首尾文勢而歸觀則其所謂邪正者不難知
矣疏語亦以隱微云者予意指此而發也告君之辭但當白直
何敢如是耶如此不正之論誠不滿一哂何足過自引咎云云
東山年譜疏剳合錄

睦來善

者睦來善之所爭在於不恭順與不恭不敬兩句語之間兩句文
執語意不無些少緊歇矣雖然初若直以不恭順為案則其罪
亦難容貸而第申厚載中夜其說且有文跡之證為來善執言
之地到今若以不恭不敬斷案則罪人猶不至無辭若以不恭
順斷罪則自緊至歇示似有差減之道至於 翼陵在天之灵
一款蓋視政院日記謄下者則不可必至其果如供辭之意又
不可必知其果不如供辭之意此是罪之可疑者也 聖上
矜其耄耋之年念其驅使之久惟以天地之大德恐或一道藥
泉收議

初甲戌四月日府啓臣等伏聞己巳秋陳奏使司封時副使申
厚載以不恭敬之語陳達於 榻前而泛稱相臣不擧其姓名
所謂相臣者未知其為誰而其所為言絕悖無倫有非臣子所

忍聞者請申厚載拿囚問其姓名以正其罪 答曰依啟

申厚載初招臣於赴燕時慮或有後中詰問之舉就議于其時

三公則左相睦來善以爲此非臣子所敢決定之語當以奏文

中措語答之而奏文中有不順二字以不恭順之意爲答未知

如何云臣之陳稟於 榻前者亦不過如斯而已大槩左相所

答依奏文中措語右相所答依備忘中措語而奏達之際以左

議政睦來善之言如此右議政金德遠之言如此云而及今得

聞日記所錄兩款頭辭皆以或以爲書之四字措語亦異於臣

所陳達其人乃是睦來善云云

五月十三日合啟自己巳以後權奸柄国義理晦塞倫彝斁絶

凡於章牘之間奏對之際侵逼 坤宮肆加誣詆靡所不至而

未有如睦來善閔黯之特甚者也職在大臣之列倣出不恭不

敬之語指敎奉使之臣轉達於前席身爲主文之人敢以貽辱
後嗣之說騰諸頒敎之文播告於中外其他導諛陰兇之計絶
悖無倫之語固不可一一枚擧而俱非臣子所敢萌於心而發
於口者也噫爲人臣者縱不能碎首力爭以回 天聽秉義效
死以扶倫常其何忍以此惡名加之於不敢加之地若是甚焉
嚴耶非但在廷之臣至今思之心肝欲裂凡有血氣者莫不切
齒而痛骨豈可使巨慝大憝一日假息於覆載之間哉請妥置
罪人睦來善禁府罪人閔黯並拿問嚴鞫
答曰睦來善不特此也頃年李鳳徵䟽中有 仁敬在天之
靈之語睦來善肆然陳達於 榻前曰 仁敬王后用在天
之靈之語文字亦甚可怪云噫爲人臣子使在天二字不得用
於 國母予嘗痛惋於來善無將之心也

睦來善自河東配所就拿供已已陳奏使赴燕時副使申厚載
以預慮之端設問於臣〻答以既有奏文彼必無問雖或問之
自可以奏文中辭意答之〻而厚載又問以奏文中何語為對
臣答以奏文中見有不順二字彼若詰問似當以不恭順之意
為答而茲事極重大決非自下所敢擅便必須稟定於 榻前
為宜厚載不能審聽臣言 榻前陳稟之際臣所不發口之言
何以添作剩語到今六年之後反為臣曚昧之罪乎恭順恭敬
義頗相近故厚載不審其字義之輕重而妄有作為文字以致
如此乎

申厚載再招曰臣年老神昏不能的記久遠之事而到今思之日
記所錄似非爽實云〻

知義禁李世白申汝哲等啟曰今此申厚載所拱與睦來善供

辭每〻相反互相發明兩造面對後或可卞其曲直而面對之一款事體未安云〻

上命睦來善勘律輕重議于大臣

領相南九萬議與申厚載相卞事則兩人所供雖殊怫〻猶可略知其情而對李鳳徵疏中在天之語既是引見時說話則院日記必載其詳自政院考出謄下覆閱於來善処得其情弊後處斷如何

於是取考政院日記則庚午九月二十七日引見時領議政權大運曰臣以李鳳徵疏語之謬錯與左相〻議必欲卞破於榻前矣金萬重母家題給奚需圖好美而以金萬重寵譎事爲言亦未妥當且其家豈有賣田土營葬需之理哉此必是虛語也

上曰李鳳徵既以儒臣進言故不欲顯加非斥迮以予當留意

為批而疏中措語誠為可駭使我加勉云者是何語也至於
翼陵在天之靈庶可慰悅云者尤可異矣左相睦來善曰李鳳
徵之疏實為可駭其所陳之說皆非矣至於 翼陵在天之靈
云者其下語尤為不當矣以此發問目更推睦來善供曰国舅
家請給葬需不過末節則至擧在天之靈為辭者未免事小而
語重適承 聖教以疏中下語不當之意妄有所仰對言語短
拙辭不達意倉卒應對未能詳盡臣雖不狀豈敢以在天二字
謂不當用於 坤極之尊乎
於是因禁府啟依前判付勘律輕重更議大臣領相南九萬議
云云已見上鄉首章所錄左相朴世采議以此而斷大臣之罪寔則恐非
先王罪疑惟輕寧失不經之義云云右相尹趾完議 翼陵在
天之靈一款以日記所錄觀之則渠所稱寃不可直謂之無理

而伊日奏對之際 聖明聽其言而疑其心則記注之文不能
形容其語勢而貽耶申厚載前後供辭未免參差旣無明覈得
實之路則宜用證據定罪之法矣大槩人臣以文書所無之罪
議目加之於不敢加之地則勘以法律之外難用別意而斷以必
察之道原其本情則當初兩人相與問答講論者卽彼中周遮
之言似非有意於誣陷來善年迫八十自 上以輔相任使至
於六年之久 聖心如或惻然矜念則宜若無害於好生之德
云云
傳曰大臣之議誠爲得宜特從惟輕之典減死絶島栫棘於是
康津薪智島圍籬安置
六月十六日掌令洪璛啓睦來善按法處斷事不允二十日持
平李檝蘭遞啓不允二十二日執義尹誠敎傳啓二十四日尹

誠教避嫌啓物議以睦事傳啓大加非斥云臣於此不勝瞿然
也蓋不恭順三字若是睦來善私自捌起加之於不敢言之地
則論三尺所難容貸而第其時奏文中既有不順等語則文字
增减雖不無緊歇之相反而若以其語意之來歷及申厚載之
中變之說而觀之則不可謂來善之所自捌而有意於誣陷也
原其本情不過如此故伊日諸大臣獻議皆有原情之論 聖
上特施好生之德則臺閣之必請按律踰時爭執臣未知其可
也云云府啓處置不謀同僚猝傳大論見非物論勢難仍在請
遞 差依允
丁丑四月疏决時特命撤籬出陸巳卯 春宮疾慶命放歸田
里辛巳合啓請極邊圍籬不允庚寅放送辛卯冬 仁元王后
痘慶有歲抄蕩滌之命因臺言還收 景廟庚子冬辛丑夏連

下蕩滌之命因臺言還收壬寅五月因前直長睦天任擊錚命
復官給牒又因臺言還收
時尹誠敎自高山貶所以善負上京自　上特除執義時有睦
來善按律之啓誠敎在外久不聞時論取見三大臣收議將欲
停啓三司諸公來勸連啓誠敎答曰不恭順三字旣非睦所自
初出不過擧奏文中句語則罪名不顯豈可以此請殺大僚乎
堅守已見終不聽崔錫鼎曰右張之公論欲以一人之見而遽
停啓見其顚敗誠敎笑回而不答最後呂道一乘夕來爲言停
啓之不可緩緩不已誠敎曰來善旣在三司之列半日廷請不
能死諫爲罪則已今以不顯之罪勸加大官吾所不爲道一至
夜半相持勃然曰公今魁瀛選且聞廷議有陞擢之議循例連
啓則坦途在前今以一己之見輕停擧國共公之論則衆怒必

有所帰白香嶺海葯為公悶之誠教正色曰生殺大臣是国之
大事公反以利害動我耶道一覺其失言亟謝之去見尹趾仁
備言之趾仁亦憂之稟于其兄尹相趾完趾完曰某公所執深
得臺閣之體咄〻貰之〻妄䕺也此公必不回聽矣其翌日誠
教獨詣闕傳啓於是家謗喧天獨削誠教堂錄陞補吉州崔錫
鼎曰使某友吾還北塞者貰之賽激成之也 尹氏家乘

丁丑五月　朴泰淳疏略曰伏見工曹判書金鎮龜疏不勝
駭然之至矣夫金春澤金春澤事實国人之所共言也苐無一
人為　殿下言之者故臣於前疏有所附論然乃若以輿論言
之則只擧十之一二者不但以告　君之辭不可不詳審論人
之道不欲甚已甚耳今者重臣之疏上以積忤於奸黨為其張
本下以見漏於獄辭為其證據欲為甚子清脫之地噫嘻甚矣

溺之至斯也今春獄事慶咸等諸賊初無鉤聞之端箕疇等而
人往甓一夜之間春澤于預之事雖未及現露於文案而若其
與箕疇綢繆之跡使傔人攔入之狀有耳皆聞有口皆言身稱
士子者乃與不逞之徒昵狎異常果引何事鞫廳至嚴之地遣
人尾隨抑出何意雖甚慈父可得以掩護之耶如令同情之迹
明出於諸賊之招著在於文案之間則臣之所論豈止於早加
裁處放而遠之云爾耶 東溪集

劾金構加資

青江華留守金構以營建長寧殿受加資之典持平李先佐劾構
請寢加資

青大司憲吳道一啓曰朝家命令莫不由於喉司而由於掖庭
則是私逕也勿論事之輕重人臣苟以私逕有所奏行則[illegible]

便嬖倖幸之習日者影殿營建之命由於掖庭則江華留守金
構之不克遵覆廠然承受已是可恥之甚者而乃於年荒停役
之後費辭啟陳必建乃已其不能將順美意貽成過擧之罪構
安得免而人之疑構以竊 殿下之意爲取寵之計構將何辭
以解之乎
青 相申琓斥道一以疑人太過道一引嫌進疏曰構身爲宰臣
掖庭傳命私逕也則構承奉之荒年停役美擧也則構沮遏之
始既不恥曲逢而私受也終乃不畏公議而請完焉人之疑構
構竇自取云云
吳道一任清風時事
己巳春初吳道一拜清風府使適當兩賢黜享之時
青 大司憲李秀彥論劾道一詬斥狼藉吏判柳尚運於 筵席爲

兩排之論遂兩皆補外秀彥除湖南道一除關東 四坡集下弁

仝

青邑道一疏略曰臣春臣拜清風到任未一旬黜享之 命郎下人臣事君之道國有過擧而身在言地則牽裾碎首亦所不避而至於守牢之任則朝家命令雖有不愜於意不敢不奉行者亦事勢之不獲已也

青道一拜大司成泮試設場日有尹得莘者肆詆公益以黜享時事也道一令施儒罰試士而歸學儒趙尚廸踵得莘而䝉通文誣詆道一尤悖国子堂上以三百年所未有陳啓請罷 上下嚴旨得莘等停擧

青正言李坦抗請罷得莘等而并劾道一又以叱罵侵實偃蹇廟庭為目請罷道一戢一啓即停道一遂出城上疏曰至於儒

買之峰名醜辱則未知坦從何得聞而至徹 天聽乎臣誠駭
惑莫知其端倪也至於 太廟之事則 大駕出宮之日晨詣
闕下伊時朝日稍寒 嚴時差晚仍致飢乏果飲數盃而臣素
有脚軟之病自在少壯之時行步之不能循人實峰朝之所知
也自作門至 太廟外門其間頗遠筋力殆盡時至顛仆蹣跚
蹣跚未免扶將則不知者之致疑固無足怪且臣下闕下時有
飲數盃之事則此亦臣之罪也至於翌曉將事之日宿醒未解
偃蹇 廟庭圖云者其言之可怕何若是其甚乎
青
初道一與坦之父喜茂同朝相熟而坦時新登第新榜例極遊
榜色而坦取金普澤道一素儉正見人不是未嘗假借嘗言可
惜李君壯元及第風采可觀而首初遊人乃在匪人之弟又坦
之妹婿有於公爲外黨早幼者道一嘗於酒席語及其外祖不

終於同春門下其人勃然無長幼礼道一乃切責而送之因話
間有同春二字增飾而揑合之耳
坦啟之蔑物議譁然坦乃一啟而旋停道一之出城也東園趙
相愚雪夜携酒訣別有詩曰天寒大澤蛇龍蟄雨雪霏霏政北
風可笑袖中驢蹇字出城行色古今同相愚即同春門下而深
知其無實故慨惋之意形於吟詠而相愚亦以此而重忤時
議
青左相尹趾善陳坦聽其年少妹夫之言而論啓之狀領相柳尚
運曰侮辱儒賢事當明白處置仍請下詢諸臣或言有損國體
上以坦聽見輩未詳之言率爾論啟而一啟即停有同兒戲為
教
已加科獄

記己卯秋 端宗復彿慶增廣取直長韓世良等三十四人命官左相

崔錫鼎上試閔鎮長文衡吳道一副試嚴緝俞集一趙大壽尹

弘离鄭漢柱兩司李世爽李坦收券官金戩金時郁監備官吳

碩夏封彌官洪受疇查同

官書廷善朴世華安節

是年冬放榜後第三日正言李坦啟略曰參榜之人或有製表而以賦

得中者或有呈券甚早而編次最後者至謂差備官與下人符

同用奸乃有換皮封冒姓名之弊云請令該曹收聚登科人試

券究覈處置　答曰不允

備局引見時召坦使之直陳坦曰李聖輝以表製呈而以賦得

中云聖輝製表人多目見榜出日聖輝語賀客曰以表賦具篇

而以裨篇得中云今科無以裨篇得中者殷有鳳試券入於露

字第三而入格及至拆榜則非有鳳乃宋晟也

上令攸司查處

於是禁府推問李聖輝宋晟及聖輝賓客李𡌴坦再從兄李晩成沈
宅賢尹洙聖輝所援引柳章玉金萬謹柳鳳輝任洞等
府啟同榜之纍纍如彼難掩擧国喧騰又如是則尚且仍存將
馬用之今番文科巫命罷榜入格榜目中似有不止於在因二
人請收券官封彌官校查同官及易書吏卒亦令攸司窮覈得
情 上曰罷榜為我国痼弊故罪在擧子則罪擧子罪在試官
則罪試官勿為罷榜盖是矯弊之意也今科雖有一二無狀者
而全榜不必皆然窮查得情可以定罪至於罷榜則不可勿為
煩論
庚辰正月朝參兩司罷榜啓辭 上曰令該曹議大臣稟處 礼
曹啓判府事尹趾善議前古所無之変恠不宜拘於常例而仍
置其榜左相徐文重議搜封之跡非特數三人而已不知其未

薮者又有幾人雖欲存其榜烏可得也右相李世白議罷榜之論自是我国之弊習臣實病之不敢㦝　先王已定之令滋日後無窮之弊全榜則固不可罷此後處置之道當并為消詳旣罷之後其將復設此科耶此則臣知決不可為也判敦寧徐文重議親嫌應避之人方在禁府推覈中不敢獻議領府事南九萬議振肅懲勵之道有難仍存其榜領敦寧尹趾完議　先祖受教爲因一二人之作奸此科則已㦝覺者不啻狼藉未㦝又不知有幾決不可不罷判府事柳尚運議一切嚴飭以伸王法仍存其榜以遵受教

引見時詢問諸臣後　上曰科場濫雜前或有之麗末紅粉之稱言其幼稺者亦參而至於今番事實是非常之変不可以常例處之大臣罷榜之議可謂正大文科罷榜而其中自㦝得中

者混圖見罷亦涉寃枉庭試別科似不可不設令該曹議大臣

稟處禮曹啟設科事大臣之意事多窒碍置之

青領府事南九萬議今乃以無榜為欠更設無名之科以為湊合

於前科之地既無意義實苟且〻今紀綱頹廢人心汚下禮羅

賓興之所乃有此無前奸巧之變 朝家方嚴討痛懲之不暇

馳說士心甚非其時一过榜掠狼藉獄事未竟一过又開試院

長其争競甚非所以勵士習敦士尚之道 藥泉集

青時議更設庭科以配武科崔錫鼎論甚不可又曰今士習壞汚

至此正宜精簡選試為敦養懲勵之道數年不設科舉庭謁聖

只許居首直赴節日課製施賞稍異延規以示防範之意則庶

幾俾心少息渝風向正

上納之 明谷行狀

刑曹判書李彥綱疏略臣於待京兆也庶尹金麟至差下應辦
官過初場翌日臣求見其科製則麟至投示草本臣與佐貳郎
僚同坐傳看其中有穀腹絲身一句臣心病其文字不雅至有
對僚疵短適於昨日見入格試卷穀腹絲身一句在在其中云
云
因左相徐文重所啟收聚八格試卷右承旨金澋與諸試官詣
賓廳一一憑考以又本草朱草并下禁府憑問於謄錄官及校
查官遍考渠等所書筆跡真僞
持平韓永徽所啓今科一試卷文甚拙惡諸試官多以為不可
取吳道一獨自偏護稱賞尹弘离力言其不可取每欲把筆批
打則道一手捲其卷使不得下筆及其勢窮則又誘弘离曰君
有欲為之文則亦為取之弘离猶不聽許道一獨自強取及拆

榜郎道一私客之人俞世基之作也此言大播縉紳間莫不駭
惋道一曾前掌試厚招物議固已不許其主文掌試而猶不自
悛請吳道一罷職不叙　依啓
左相徐文重所啓請吳道一尹弘离並拿問推覈趙大壽閔鎮長嚴緝許其
可取陳疏首實禁府啓意見參差強言相爭亦非異事而況此世基之
八格不專由於道一之偏護實出諸試官之所共許令於諸試
官之疏憑驗則道一之不為循私據此可知而臺啓中謗毁弘
离之語一款所當明査而道一則以為科場考校非一人之私
事如有可取之文則君亦宜取之蓋勉私离以不以批打為事
求得可取之文也私离則以為道一日有敎取之文君亦取之
矣身笑曰今令安藥矣此豈任自取舍者耶道一曰文善者取
之之意豈有他哉云云大抵科場易致晴昧之謗末俗例多臆

迸之習無心之言見疑於有意之聽坦率之談反歸於粧撰之
資寳是近世通患而今乃以泛然酬酢間一句語抑勒驅納於
循私之科則恐傷国體云云并分揀放送
青初强虜欲亂抹遁一責止之鎭長曰此文欲避陳腐可取也竟
入選 西坡集
肅李玄錫以知義禁見世基試券出語人曰吳台風力損矣觀俞
世基作使我當考試必置之杜頭矣 西坡集
月持平李大成陳疏言李世禎金慶復出用奸科塲請拿覈
李秀儁與知其弟奸謀而除郡邑請削版李弘述欲掩其徑行
奸有賣爵誘利之跡請罷職公議快之 艮齋集碑銘
秋移錄正言又陳疏極言黨論之禍必至亡國指陳 上躬偏
係之失朝臣朋比之習仍及科撤循私緩刑之狀且以李萬元

續六

已已樹立足以掩蓋他罪而再除蕃閫輒被彈駁非彰善之義
凡累千言皆當路所厭聞以　上批未安引避而玉堂李觀命
權尚游乘機請遞相臣李世白又齮於前席
吳碩夏供出榜之夜憲吏閔時俊持燭入房曰進賜勿爲驚怪
曾前科擧多出吾手進賜以遠方而班雖不知之如此之事已
成規例云而開皮封橫初場皮封四條拔去云云於是刑訊吳
碩夏洪受禹供云時俊持去皮封三張則用於朴瑀李聖輝李
秀哲一張則出給沈益昌益昌不用故碩夏傭人鄭順德用於
李道徵蓋瑀渭之父泰晦以碩夏受禹爲差備官而聖輝秀
哲益昌皆謀議懇囑云并拿囚順德時俊移送捕廳
院啓全堤郡守李秀僑以罪人秀哲之兄當此科獄人言喧藉
乃授外任揚揚出尙如此陰秘維恣之人不可置而不論請罷

職不敘 依啓
府啓前司直李世禎本以不文之人猥占科第及至秋曹究覈之日渠之奴子以額外之人冒入場屋爲上典用奸之狀已露於供辭幼學金慶復之奴亦以額外冒入請李世禎金慶復並拿問嚴覈世禎奴莘聖敏慶復奴雲鶴移送捕廳禮曹佐郎洪毓濟盜科罪人等僞造改書之際印信符合出給盜踏之說狼藉傳播拿問嚴覈 答曰依啓雲鶴事以奴證成其主之用奸極爲未安送獄之外決不可爲也聖敏非順億之辭連不可移送 李世禎德興大院君五世孫李弘述之侄
順億追告文科換封人宋思胤李世禎洪重泰洪錫輔朴泰斗尹周相及平安道李姓人移送禁府與受禹等憑覈推問後洪錫輔洪重泰宋思胤李時恒尹周相朴泰斗以爰辭理直證援

明白依 聖教放送
時俊拈丙子監試會試換封用奸入格人刑曹推治又因捕廳
啓目丙子會試監察金兊之封彌官李礩同謀生進七人變封
換給并禁府拿問換封進士朴瑠爲李昌輝李長輝俞復基俞
宅基朴敦義李聖輝并拿因引見時 上曰小科獄事初因閔
時俊之說而臺臣李正臣筵中請究覈而年月已久且無憑驗
之端旣聞于考官吳道一李益壽徐文裕朴行義任相元且考其試券而尙未有
現發之端獄因多滯亦不可不慮今欲以漢光武令反側子自
安之意參酌處分大臣禁堂之意何如左相李世白右相申琓
堂判義禁金構知先夏皆以爲參酌處分恐不可堅令元聖俞獻
納魚史徽執不可
領府事南九萬議大小科同是一人之所昔而分而二之或方

為拷掠或先為開釋誠非按獄之体且罪囚必待重者結末然
後乃議輕者處決次第當然此獄之獘歲將再換一向淹滯於
其情狀已著者既不能了當於其端緒未覈者遷議其所處恐
非嚴国法杜後獘且延來国綱之解弛專由法不行於右族今
之所議諸囚無非巨室亦有戚聯之人而不究其案先從惟輕
亦恐不足以服人心也且所謂反側子自安豈今日所可援而
為例者乎今此諸囚亦本以士子為名者如果有罪宜為正法
如果無罪亦宜雪冤乃以反側子處之則在朝家而不能明其
政刑之歸在諸囚亦將生不如死也判府事柳尚運議所坐非
如昔突之比一入手此固是同赦之罪一出手此便作無故之
人失刑之害重於滯獄見疑之冤甚於瘐死領相徐文重議宜
令本府明辨有罪無罪議讞上奏取旨裁處 上命依領相議

施行

辛巳正月十五日 上曰諸囚中一二人雖有訂援而其羅端之終未現著則一也日後時俊更有所發告則可更推問而今不可一向滯囚李聖輝外特爲分揀於是院啓請還收不允

金𢡤至朴泰晦刑十五次吳碩夏洪受禹十七次宋晟十六次李聖徽李道徵十四次閔時俊十三次李秀梧 次

李世楨以聖敏捕廳納招以外場吐實和場進士任翊終場鄭維錫云并因推維錫以兩場代述自服世楨維錫过遠充軍永停科舉

刑判李彥綱啟任翊似無所犯而外議皆以爲任翊韓舜錫李碩華曾前亦多有外場之事獨免不無可疑云矣 上曰參酌處之

刑書啓李濟與易書〻吏尹貴試要其精書李濟尹貴試限三
年元軍洪錫輔柳近鄭易先其奴雇軍冒入不可謂其主不知
徒年定配
沈益昌以圖規之計成與不成似有區別減死郭山定配永停
赴擧
李世甦以憲吏閱時倣越次來入因府啓拿處
畫講時李觀命啓趙相愚疏以孟萬澤科場有人言故不擬於
臺閣之望云查得寔狀明白施律可也 上命萬澤相愚并拿
推相愚以為憲臣朴叅昌以萬澤前秋監試〻官時與妻娚李
世楨有通書換軍事欲為論啓云〻於是緘問叅昌泰昌以為
世楨與万澤書札往復情節坊密世楨隣人任道視得其書札
傳示騰播云於是道視拿問書札取納相考而万澤供道視與

世楨有嫌惡世楨塲中用奸之說傳播故道遡欲售中傷之計
做出書札所謂拾得於路過掃塵中云者設令果有陰密之事
豈可棄擲道路乎
知義禁權是經尹以道疏得見科獄之說語謄本則創出新語
疑惑衆聽請與忝坐郎諸廳同下司敗一處帰襄塵案
白韓永徽啓歸塵時華構呉道一之計不售一日閔鎮厚
以一紙飛書傳播闕中曰此因供也而獄官掩不錄諷獄官
白刊其書有曰順億官沈益昌之頭納于試官而貞用吏
舊為文若一供辭者而補呉碩夏供碩夏順億俱以罪因死中
求生者獄官果上章自辨於是以飛書為案而再覈之碩夏供
與飛書合而順億益昌皆言兩負說盡翻又拿覈伊時郎屬之
無坐者 西坡集

備局啓權是經尹以[illegible]道并遞禁府之係疏中擧名卽廳四人
安相億沈玹申穀尹世綏拿問
嘗言伊日碩夏之言果以非問目有不錄者而所負說初不聞
西坡集
院啓罪人推問之時苟有別樣所供則一府聽聞宜無異同而
堂上曰不聞卽廳曰得聞云事理實涉疑訝請權是經尹以道
并拿問王獄事體至嚴且重若非謄之爰書作爲公案則其不
可憑信而取證也明矣今日所謂謄本文字旣非罪人書呈又
非公家之所捧則勿論其言之有無虛實而其書中便是從中
做出一張無名之書直以此視同罪囚之爰書作爲王府之推
案適足以中宵人之計損國家之體而旣出於宰臣之傳又謄
於重臣之疏至有自公府按覈之擧則文字所從出之處勢不

可置而不問當初傳其書於宰臣者必有其人令禁府先覈謄
本所自來明知造出人然後次第推覈
荅曰依啓
權是經尹以道及希聖即聽李舜英宋奎鉉并拿問閔鎭遠雖
有嶷說稠坐之中別無窮問言根之事不為拿問閔鎭遠拿
問
順億招沈益昌兩場文頭因權緖昌之來傳以納於趙修撰大壽
伺如厠之時傳給則見後裂破其後修撰聽直言沈成川初場
書次下終場別置云故若或入格則面非皮封事將現露頑覆
擺
使結昌冤〻還推皮封移給金麟至云〻文顚書納之說聽[illegible]
推問之時一〻直招而不為載錄云〻
捕將羅弘佐柳重起及從事官四人拿問

閔鎮遠更為嚴問謄紙所錄出於李長輝云長輝即鎮厚鎮遠妹夫

青時問飛書根柢於鎮厚鎮厚再拒之至三問乃以其妹婿之盜科繫獄者從獄中通示告之盖此輩與死囚知應添剩兩員字於囚供之外密地經營者其意專在於道一而諸囚及郎廳旣不認實且道一之素昧於益昌一世所知故計乃沮而事遂寢

西坡集

及金戩以俞世基字歸書報趙大壽事出而時輩憑此為穽陷計 上仝

青儉揀李晚成疏考官兩員之說旣發端今世基事發戩旣通書大壽大壽與道一又於試院累日同處其間情態人所難測

上批以疑人於不當疑之地斥之 上仝

青吳道一疏略今番獄中飛書之始出也一世人皆以為教誘順

億構陷臣身罔言喧藉不料晩成忍襲此套所謂累日同處一
院試官執不同處而至於寢處則臣之與嚴緝同人所共知
答曰卿無所嫌矣
青大諫尹世紀啓請吳道一罷職金戩順億嚴刑得情
青蓋以碩夏誣招益昌文頭傳納兩試官之話藉而爲言又湊
合字號事嚮刑死因題而意指乃使拖引世基以及於道一
也
青於是同義禁李墪䟽曰今此順億金戩之刑究其非欲使指出
吳道一耶兩試官之說始出飛書而順億既曰不出渠口參坐
諸郞皆謂不聞則兩字之出於中間灼然可知今乃構捏死囚
必使指告至於俞世基事吳道一執理時旣清脫閫鎭長之䟽
可謂明白矣戩之書通字號自別事而旣有措置之人則此何

閑於道一而曰順億牢諱曰戳別有所隱雖無道一之名使人
意明知其所指被囚者等死身豈肯殘其體膚而不承其指處耶
欲望 聖明下燭毋或使人橫罹枉屈焉
一青金構爲判義禁構毒惡道一深而順億果一集臺言誣招云金
戳書札給憲隷洪巳男傳之趙大壽傔從李時夏使并納於道
一於是道一胥命金吾戳及時夏累訊不撓時夏招至有吳公
如青天白日之語又言順億私語渠曰如玉吳判書吾何心欲
陷爲南間人驅賫乃有此身大抵順億問目自是益昌文頭而
其招反以世基字歸爲對則金吾只以問目外亂招汲汲成案
當初問目置不更訊無所歸宿物議駭之
一青校理李坦疏略順億自初不待刑訊一一輸情而獨於此事前
後變亂說固可疑而況當初謄紙所謂傳納兩貢者即益昌文

頭而反因臺啟更閱順億則其招誘以金戳小札乃俞世基字獅也事益昌变為世基豈非大可疑乎以時夏已男兩人為傳札之證而兩人俱稱不知其言之孟浪從可知矣如使戳筆顧藉貴勢則通書大壽尚皆承款身陥大戮更無所藉一員兩員元無輕重何獨為吳道一曲諱乎其無隱情固已了然憑死囚变換之說執為左契必欲成獄恐乖審克而非　聖朝之美事也

李畬判金吾以益昌事更訊順億又招曰科前二日與益昌造吳道一第用情之言渠在外窃聽云益道一於科時帶摠管科前數日已就禁直自禁中承命直詣試院而道一方在禮曹故禮曹公簿有載坐上去來月日者曹吏持公簿待禁府之索而禁府終不肯請考及至李濡為判義禁奏驗礼曹公簿月日眙

[illegible]慨然有平反之意而諸先泄爲金鎭圭所狙擊竟至金君
昔李畬與道一少同硏情契甚厚道一晉命解訪慰問至言兪君
能文吾所稔知令公之不私自有知者何損於令公云及代金
構捏査一遵無違似非其本情也
昔正言李東彦摘道一疏中教誘順億一句諳請拿覈言根 至
曰拿問輕遽累啓不允掌令兪命弘疏請勿寃而徑勘以爲吳
道一名雖出而諸囚供辭相左事情疑難寃覈未易請從用情
直勘罪
昔執義李震壽疏曰若於事叢之始以其書出獄中有異公案而
擴理陳請置之不問則 淸朝氣像厭人瞻聆慮不及此卒爾
成獄乃誘以時月遲延輕請裁處今順億時夏彼此牴牾端緒
已露若數次面詰則情僞莫逃自別何必寢毒成之獄爲糢糊

之舉哉
青時金戳及傔從匿隸皆累訊不服辭理自直順億誣指益破綻
訐誘日敗成案無路故或摘道一疏語請拿嚴或應道一清晥
請徑勘直欲彌縫構成此非東老命弘所自主張皆時輩所揣
摩雖召廷尉莫須有無以加此
若特乎權燧疏曰所引駕幸洛陽獄之說殊涉妄率也
五月十五日社稷　親臨祈雨祭時　傳曰漢明帝以楚獄多
濫親諸洛陽獄多所決遣誠千古美事而出於人主特命則可
也非在下者所可直請故日昨權燧疏批盖以此也即今金吾
時囚至於八十餘人之多囹圄狹隘露處者多了當無期毋論
有罪無罪豈不干天和而召灾沴乎明日聲路將過金吾門欲
倣古事親詣錄囚以爲疏滯導和氣之地

十六日親臨禁府錄囚沈益昌還發配所鄭李礪定配趙大
壽邊遠充軍宣川江鎮淸羅弘佐柳重起左右捕將極邊定配弘佐龍川重起義州
安置星楊禹漢丁元慶尹以亮徒三年四人捕廳從事官盧大濟崔文
徵李秀儁徒配李長輝決杖放送洪旣濟任南姜履相等每數
十人放送
於是院啓請禁堂罷職還收李秀儁徒配洪旣濟放送之命不
允
是午前獻納尹行教疏略曰夫獄之難斷者爲其疑似相雜難
明也此獄則不然前後情節畢露於碩夏畏禹時後之招與夫
試券收聚考覈之時則更無疑臨之可問所去有者遲晚一款
耳一連四載惟事淹延者何也此輩俱是世家子弟雖甚無狀
自陷於坎窞而人情之哀矜不忍致法亦其所也與其久因無

決徒傷国躰無寧提畀遠地棄之不遠猶或可以小懲其罪悪而亦不害為天地好生之德也前後按獄之官不思所以精白審克丕敬要因之道惟以遷就掩蓋為事頃年李世瑾重發此獄而别事觸犯　天威斥補有年尚不收錄李大成之疏陳獄情盖言人所不言者而為大臣之非斥遂至於坎坷棲遅若此不已則方来之憂又安知其何所不為耶刑獄為一国重事而獄官之按獄如此臣竊為　聖朝悶之願　殿下有以區處之使斯人知有国家之刑政恩威也

三月初六日講官李喜茂啟今此科獄罪囚情狀極其奸巧万事何惜而法律無明白可據之文雖為減死不為失刑人皆云賊人科第則治之以治盗之律少無不可云此言亦是但此賊科雖與强盗有間而不過竊盗之類而竊盗初犯則不死云云

犯然後乃死臣意今此罪人特為减死絶島或極邊定配雖值
大赦亦不擧論自今作法更有犯此罪者論以極律似合事宜
同知事金昌集曰臣待罪金吾時科獄諸囚聞目覩刑事有感
命而以公私事故頻啓居多外議紛紜至有李大成之跡論至
於宋晟則渠之落第及作文本主既皆現出尤無可問之端而
只以渠輩不即承款致此淹滯且金吾法杖甚輕一下即折以
此雖被累次之刑斷無取服之理矣大明時科場用情專以試
官為重擧子則反輕而律無可據之文王弇州史科中有換券
賂銀者謫戍之語以此觀之似當有酌處之道矣 上命議大
臣領相徐文重議徑先酌處既非常法且關後弊被罪亦必有
後言獄事不可謂完決領府事尹趾善議法律既無明白必死
之文則參酌貸死未必為失刑而但念延拖四年終不得輸情

難於結末乃議酌處則臣未知其於朝家刑政何果如也
四月二十八日引見時 上命諸臣悉陳所見礼判金鎮龜曰
徑先酌處未知其得當兵判李濡以李聖輝同姓七寸嫌不敢
仰達吏參趙泰采曰罪囚中李道徵既已承款先為勘律則他
罪人罪無異同矣左相李世白曰當時科場所犯罪止充軍而
此則不可論以常例果無可擬之律矣諸臣皆以徑先酌處爲
難爲對 上曰罪人情狀殺之無惜非以其情狀有一分可
恕也曾在庚申朴憑竄逐之後設鞫拿來初豈有一毫容貸之
意而律無可據不可以比律處斷故終至減死今此科獄雖承
款之後既無可據之律與朴憑事無異科獄一事任意携貳使
爲棄於国中尤不可不從速杖殺減死絶島定配此後若有如
此衆犯斷以一律可也李畬曰定配乎例衆律科場用此例皆

亂卒矣世白不可以充軍之律循例處之矣　上曰然則永作
其地之民可矣泰采曰貸死已是寬典加等定律絶島爲奴雖
有赦典永勿擧論宜矣世白曰係是新定之律更詢于他大臣
後節定似當矣　上命議于在外大臣稟處
李畬曰科獄旣命酌處朴弼謂之窮科出於其父泰晦之用奸
其父子何以勘罪乎其父用奸其子窮弟弼謂似無獨免之理
矣　上曰一體勘律畬曰今此科獄有兩歧擧子獄則奸狀畢
露而試官獄則以更推允下後未及擧行此則何以處之乎世
白曰必須明白覈處何可仍置於有罪無罪之間乎
執義崔重泰啓請還收科獄罪人酌處之命更加嚴刑覈納俞
命弘又陳疏副司直基鏡又陳疏
六月修撰尹星駿疏一段曰近日試獄事金戩麗直之說豈歸

於中間粧換沈益昌之文頭又変俞爲世基字號端緒迭換首尾不屬識者之竊疑固已久矣况於順億時夏之更推順億以爲俞世基沈益昌得見試望同往吾道一家世基受諸益昌見却云道一其時職在禮曹亞席兼帶摠管見擬考官承牌在鎖直禁廬之時摠管春秋必有日記未知順億之言果不爲亂招而有延於理乎至於彦良之誣引（此一款見辛巳獄事）其爲亂招尤可的知而特以吾道一積忤於人爲半世之所共擯故獄事之經年閣置不肯更覈者章之既傳還蘖必欲加罪者盖由羣怒久蓄公見不入周羅依違之心終不得放下或恐其淸脫而肆也於是執義崔重泰正言李東彦㪺納黃一夏等皆上疏論亦不遺餘地

八月忠州幼學崔世鎰疏論壬午春謁聖事（詳下）

癸未五月憲府以還收科獄酌處之命論啓至是持平金鉽獨

傳

政院以臺啓旣停依昨年筵教議大臣之意啓稟

領府事尹趾完議沒為官奴世世長屬賤籍則其所懲治反甚

於一身之誅戮臣意亦作邊遠添之以子孫禁錮定其代數似

不至大拂人心

正言朴見善又發啓請還收科獄罪人及試官獄事酌處之命

至十月臺啓獲停於是禁府始舉行

來晟濟州牧 李聖輝羅州智島 吳碩夏大靜縣 洪受禹巨濟 金麟至順天防踏 李

秀哲康津古今島 李道徵興陽鹿島 朴泰晦珍島 鄭順僖黑山島 閔時俊旌義 朴

謂搢珍島金甲島 為奴定配

丁亥持平李周相疏請復科而被論 國朝榜目下同

庚寅五月司諫李德英又復疏請 上命議大臣

六月十六日引見時詢問入侍諸臣 下敎科賦六人及李世

楨俞世基外幷復科

其中李濟(乙酉增廣)洪錫輔(丙戌庭試)洪萬廸(乙酉增廣)金一鏡(以直赴更赴 壬午式)

四人已登他榜洪重恭鄭瑞河二人身死生存二十人分館時

幷見漏於槐院

壬午謁聖崔世鎰之疏

壬午三月謁聖取喜恭等九人

六月修撰尹星駿疏一款凡於科場試紙正草不得用廣厚之

品者固有新令極其申明防患慮弊之意不啻嚴截內外士子

罔不遵守主掌官之不能執法始峯終府固有失職之責持平

李東彦臺臣之啓請拿治誠可謂明決之論而句引他事隱去

其臺官并與其所爲之啟而汲汲停止手脚忙乱如恐不及是
何意見是何臺體甚承望風旨蔑法媕婀之態有不忍正視者
故徵垣駁遞公意可見豈意淸朝臺閣之上乃有如許枉直不
欺之習哉不稀此也國子堂上不禀朝紙先撓新法循情擺弄
任他壞了此豈非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者亦宜有糾劾之論而
尚今未聞 君父之耳目其敢蔽遮而中外人心之怫鬱亦可
禁而止耶該官失職之罪終不可闕而不問也云云 全疏見辛
巳希載徹下

執義崔重泰疏略謁聖試紙事儒臣執以爲一大關捩至以糾
劾無聞耳目蔽遮爲言近歲以來士習不齊禁令不行朝家事
目既定紙品而擧子試紙必務踰制儒臣所謂內外士子同不
遵守云者已非實狀今春謁聖時主掌之官晝守前禁赴擧之

儒各備好紙累日牴牾踏印紙少臨急変通許踏中品亶出於
事勢之不得已而変通之後踏印之數始滿千餘張其後臺臣
新自外來驟聞而径議及至大提學李畬陳疏之後備知其顚
末果以差爽引避其臺言之無他深意此足可見而今者儒臣
藉托其端陽讚其論而別創啟避中所無之說乃以循情擺弃
人心拂欝爲言隱然有別樣閫蘗底意而欲令今日臺官深險
構罪一如已志者不亦异哉
八月忠州幼學崔世鎰疏略我国用人之階專在於科目雖有
房杜龔黃之才若未占科則終老於草莽而已昧蒙汩欲之輩
安得不換封而盜科乎朝家若能重究痛繩遏其奸萌則国人
畏法而知戒矣淹滯數年只有酌處之議則安有窺其淺深而
又踵前習者灼然可知矣今春謁聖之後一国喧藉皆以爲一

榜得是考官之私親臣謹以国人誦之言為 殿下陳列焉洪
禹瑞之於洪受瀗趙道彬之於趙泰采任埅之於李畬皆三寸
親也李縡之於李晚堅洪受瀗閔鎮厚亦皆三寸親也金萬謹
即李思永之婿韓永祚即金鎮龜鎮圭之四寸洪萬遇即權世
恒之四寸李海朝之於閔鎮厚金鎮龜皆姻婭昵屬一榜之中
無考官親嫌者只是李喜泰一人此實古今所未有之大変人
心安得不疑惑国言安得不狼藉乎合考之際一任其各自濟
私曾不裁抑當日命官其可謂體 聖上大公至正之心乎況
試紙之優劣好否專在於国子堂上之手初出見樣稍過見樣
者皆不許打印而及其科日追頭若干人正草無論見樣彿詩
打給叅榜正草長廣皆是見樣之外此可見用奸之一端也
殿下試取其當初見樣紙及入格人正草而觀之其間情狀可

以　間燭矣向者李頤命之為柑魁柳鳳輝之叅庭試此不過
一人偶叅而皆即見拔伊日之擧　聖明想必記得夫以一人
之得叅而群議譁然以至拔榜而罷後已至如此科一榜皆是
考官之私親而為　殿下耳目者不敢以此言登聞其勢焰之
難犯可知及其國言狼藉家口難防則只以主掌官請拿之啟
晩出塞責而猶恐事端之或露汲汲傳論陰護之迹昭不可掩
啟後諫臣駁遞傳啟之人儒臣駁尹星紐陳可疑之迹可見公議
之久而愈激　殿下置而勿問臣所大懼者將使　主上孤
立於上權勢盡移於下　殿下雖有後悔尚何及哉伏願廓揮
乾斷特罷其榜
傳曰觀此崔世鎰上疏一篇精神不在於罷榜而專在於熒惑
天聽傾陷朝廷之計宣科造意危險一至此哉況試紙用奸云

者與尹星駿疏辭一串貫來則此豈一鄕儒之所可獨辦耶至
以孤立於上雖有後悔等語筆之於書直驅廷臣於罔測之科
尤極痛心崔世鎰定配此疏還出給
左相李世白啓命全君陳疏
府啓尹弘日草野儒疏苟非關係斯文及名義則不敢擾煩章
牘近來一種不逞之徒欲為嫁禍朝廷則必使鄕曲無識之輩
假托儒名以售傾陷之計前日柳緯漢延來柳沇輩之投疏章
試已極痛惡今此崔世鎰疏語極危險有同意書若不嚴勑指
嗾之人抉施當施之法則無以洗朝廷之汚名破奸細之心膽
請崔世鎰亟命嚴鞫
答曰依啓
進士朴斗山 榜目作朴斗相可考 使婢香禮送食於獄中使隣人朴世橒

傳給元情草於世鎰相結被捉於刑曹議寄啓請因推斗山供
署頃在謁聖設科之初正草用奸之語喧藉於打印之際試取
不公之說狼藉於分考之時及其出榜一榜諸人果皆考官之
至親雖使考官各擇擧其子弟處以加此唱名臚傳大小考官
盡移於後拜之列侍從班行一時皆空八路章甫聚首相駭曰
此何科也或欲伏地齊籲或欲遮輦直訴衆心鬱拂愈久愈激
果為構成此跡以給世鎰云云
世鎰刑十元度供斗山出示跡草矣身問此跡與人相議乎斗
山荅云親功人韓配周俞命咸李世珍相議則皆以為好云
云
照律崔世鎰賬朴斗山絞杖一百流三千里定配
乙酉
獻納權瑩正言姜履相啓請七人拔榜一啓承 嚴批因

僉丙子五月姜五章援疏告　世子外家墓所埋凶兇穢事以兵
判申汝哲家奴應先孫得隆之墓傍　上親鞫之汝哲肯命于
闕外　上還授所納符令勿待罪應先受刑九次而死
僉上命以重賞購得作変人有告者吏談鞫張家墓奴莘言業同
果粮出來留墓所自謂數日後當有変惟其日果得埋兇之物
業同者希載奴也領相南九萬左相柳尚運等以爲不可以疑
似成獄　上命并放業同諸囚三司力請嚴覈期於得情　上
更命鞫問業同令受刑就服盖言希載家自作木人而使人誘致
應先於酒肆衆醉寄其孫牌欲先禍申汝哲去其兵權仍爲網
打西人而李義徵之子弘渤實主其謀云弘渤屢次受刑而斃
其餘罪人依法頒赦

青時葉公被告南九萬柳尚運申翼相同按家疑其自蠱而嫁禍於西人南九萬等疑其然而難於處張嬪業令頻有蹤迹而不肯盡吐當加刑訊九萬以為自古巫蠱獄必欲窮治其禍必至難言且此非禁中埋凶者比梁武時昭明太子母丁嬪墓有埋蠟鵝者將窮其事尚書僕射徐勉固諫而止其意非不忠而然也與左右相 右相申翼相 請對陳不可窮治之意 上曰今聞卿等之言正合予意仍命罷鞫遠配業令於是羣議譁然攻之三相并出城外待罪而已蠱者乃罪誅家子 弘勛 捕誅九萬以誤事引罪 藥泉集柳尚運誌 南九萬誌合錄

命辛巳八月王妃閔氏薨

青時南九萬柳尚運同坐闕門外哭班有周走而呼於班者曰吝貸希載之人不可在前行尚運歸語家人曰今茲班行之呼極

危怕駭機不日當發領府事將不免吾於甲戌具疏擬上而未果者其時領府事雖被人言 上眷方隆請與同罪反為與有榮寵之歸今則事勢逈異同其事不分其罪吾實懼焉遂上疏略曰有近論甲戌丙子刑政之失者臣以丙子按獄之臣已無幸逭之理至於甲戌事猶有未暴希載酌處之初其時領相南九萬語臣以量裁之意臣以經權為對其後左相朴世采之進劄示臣草本臣又主深思遠慮之說其言入於劄論至達 辭 纔令言者乃以眛忠不義為九萬斷案且以所謂深長慮三字為恐動 君父之計以此為罪臣實為首何敢儼然自擇乎 藥泉集。柳尚運誌

僉副司直李鳳徵疏一款曰 大行王妃以瘇腫經歲彌留遽甫禮陟翟儀遂空讓書所定服制磨鍊中成服後 以禧嬪服制混以

齊蕪春磨錬以入則是與諸後宮無異也旣配体於六年之久則今者為　大行王妃持制比後宮似有差殊輕重之別在該曹所當先稟　上旨且考典礼務合至當底道理云〻　苔曰服制事今兹云〻殊無穩當也時全私孫見謙國下恤

無記
九月二十四日　傳曰大行王妃遘疾二載禧嬪張氏非但一不起居不曰中宮殿而必稱閔氏又曰閔氏實妖人非特此也潛設神堂於就善堂之西每與二三婢僕屛人祈禱極其綢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濟州栫棘罪人張希載為先亟正邦刑

記
傳曰罪人英淑罪狀與正刑罪人正淑一般遇赦混放之後不少懲畏所為放恣決不可容貸其令攸司亟正邦刑　刑曹啓目結案履歒

記
仁以古者漢武帝殺鈎弋夫人斷則斷矣而猶有所未盡善者
如使張氏知命不循則明春秋之大義著爲金甲足以防閑何
必如鈎弋夫人之爲哉此則不然罪已彰著若不早爲善處則
他日之慮有難形喩實出於爲国家也爲世子也張氏使之自
盡

紀錄
二十五日 傳曰内司因禁罪人丑生雪香時英淑英哲生等
并令禁府發遣都事拿來明日仁政門親鞫

青
時 世子年十四廷臣擧懷驚憂領相崔錫鼎左相李世白右
相申琓吏判李畬兵判金昌集會闕下聯名陳劄請寢成命承
旨尹趾仁先請還寢有 命公卿會議劄不入 明谷行狀

記
政院玉堂請對同副尹趾仁曰罪人情狀雖有萬分絶痛之端
何必 親臨鞫問乎況今梓宮在殯用刑於一闕之内亦甚未

安設鞫禁府似為允當右副徐宗憲請依此所達移設府本
上曰諸臣事事防塞而至於潛設神堂是何等罪惡而敢以設
鞫禁府為請乎宗憲趾仁推考假注書李命世曰趾仁所達之
言誠為切至 殿下以今日處分出於十分商度非出於一時
激惱為教而臣見已巳日記亦有非出一時激惱之教而畢竟
悔悟則安知今日處分亦不出於激惱之致乎 上曰今日事
何敢比之於已巳事臣子分義豈容如是仍命命世拿問定罪
傳曰噫予日夜切處至恨未雪而臣子之敢視謀害國母之賊
一至於此尹趾仁削奪官爵門外黜送
政院玉堂請對入侍時大臣六卿牌招會議事定奪備忘記還
收
二十六日仁政門親鞫罪人丑生時英哲生貞伊一烈淑正元

情李壽長刑三度承服五禮書香淑英刑一次不服
刑書啓目罪人英淑結案矣身罪狀與正刑罪人正淑一般也
過赦蒙放之後少不懲畏所為放恣遲晩云云
掌令尹弘離啓曰罪人英淑之正刑出於特教凡在聽聞孰不
為快而第其斷案只是不少懲畏等數句語而已別無明白臚
列之事其在獄體極為疎漏而居出納之地者泛然奉旨有司
之臣亦不鞫問得情只以備忌文草草取招殊失重辟審慎
之体請當該承旨及刑曹堂上并從重推考
上曰依啓
記二十七日領相崔錫鼎劄略昔漢景帝遣田叔按問梁事太后
憂之不食日夜涕泣帝亦患之田叔盡燒梁獄事空手來謁帝
帝問曰梁事有之乎對曰死罪有之帝曰其事安在對曰上無以

梁事為問也今梁王不服誅是漢法不行伏法而太后食不甘
味寢不安席此憂在陛下帝大然之使叔謁太后曰梁王不知
也為之者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謹以伏誅梁王無恙太后立
起坐餐帝大喜相泣如故朱子具書之綱目而先儒史斷亦美
之噫君臣父子并列倫常恩義經權互為輕重太后與世子雖
有親屬尊卑之殊人君慈愛之道臣子服事之義固無異致而
宗社大計之所關係又如何重也況今 春宮情境亦可比論
於濟泣不食而已乎夫梁王一藩臣也明有死罪而特因太后
愛少之情撓法曲貸先使猶且許之今禧嬪設有難赦之罪念
春宮誕育之恩為 春宮憂傷之慮少賜寬貸不至於窮竟暴
揚左右不違之徒則依律致辟以伸王法如羊勝等事以安
春宮悲不悖於今日處變之道也昔者 仁廟寢疾經年而中

遭有巫蠱之變錦運貞明公主家臣祖父文忠公鳴吉時為首
相上劄論奏有曰臣之疑難於此事者非為公主之娚子所以
不忍於公主也非為公主也所以不敢負　先王也亦所以不
敢負　聖恩也夫公主天屬雖尊其所株連乃在咀呪　上躬
而不惟其時大臣之言如此　聖祖之所以處之者亦不竟其
事今所以不忍於嬉嬪者非禧為嬪也乃所以慰　春宮也亦
所以不敢負　聖明也惟我　春宮以穉弱之年乃於倉卒意
慮之外遽遭人倫罔極之變震驚崩迫當復如何若使摧剝隕
廓使不得自全其情性則非但重傷　殿下止慈之恩其於
宗社何　答曰寢勿行之說出於大臣實涉未妥也
記箴
雷香刑二次承服執善堂西神堂所祝之願除妖氣邪氣而成
所願云云與淑英同祝所謂妖氣邪氣指　中宮殿所謂所願

指 中宮昇遐則禧嬪復爲中宮之意也云云凌遲處死
記觀象監今月二十七日夜五更月入太微東垣內有星見於太
微垣端門外尾長二三尺二十餘日乃滅
記判府事尹趾善劄略禧嬪之於 殿下特一後宮耳其所以處
之之道似若無甚難斷者而或恐 聖明猶有所未盡熟量於
其間者矣 殿下何不思辰戌以前国本無托之時乎 殿下
日夜憂煩臣民日夜顒望之餘禧嬪乃誕我 王世子卽定位
號上下同慶伊時 聖上之慰悅至於淵衷者其何可量卽今
春宮養德懋學令聞日彰 殿下有周王無憂之慶而延頸願
死之心舉惟均此雖由於 祖宗神灵之陰隲 殿下聖德之
隆厚而若其誕育之功則實出禧嬪今日 聖上所以處禧嬪
者豈可無一分顧藉之道乎古之帝王雖有妖惡不道之人氣

其先功而特加寬貸者時或有之今此禧嬪之誕育 聖嗣有
非凡人先功之比而論以情理萬萬有不忍者矣
記頌議政崔錫鼎再啓略曰臣歷觀前事漢之淮南戾園反狀雖
著而時君不能善處未免青史之貽譏終不若景帝之於梁王
屈法而全恩也以 我朝廷事言之趙姜兩廢人之獄罪名至
重而致法之際猶有直士之進言仁城罪之皆曰可殺而儒臣
寬貸之請至今稱爲士論至於己卯巫蠱事公主既無干涉而
婢子有往來巫家之跡則其事危矣嚴問至於婢子而貴主無
恙 仁祖聖德四方頌之不衰誠以閨內之治以恩掩義事關
倫屬貴在容覆故也今日之獄雖據法嚴治而跡在禧嬪則不
可致法設或嚴訊之下諸囚吐款罪狀狼藉等是不可致法者
若初無窮問孔子曰父爲子隱春秋之義爲親者諱今今春宮

之於禧嬪一躰而分 殿下之於春宮亦一躰而分今禧嬪之
罪雖在罔赦爲 殿下之道只當爲 春宮隱諱以不悖於經
訓何可窮覓其事暴揚其罪而莫之恤耶雖係內宗諸親之事
尙當有稱量得中之道況儲貳母子至親之間耶噫 殿下有
春宮將以托 宗社之重也旣將以 宗社無疆之休恒托於
一人則其保安調護之方宜無不用其極今以忍逆不道勘罪
於其母行慘怛之誅而謂 春宮保於平善乎若於驚慟震剝
之中致有大段疾患則 宗社之憂爲如何哉母子天性之親
吉凶禍福靡不相關 殿下縱棄禧嬪而不顧獨不爲 春宮
地乎且念 殿下之爲此實是爲 坤聖悲傷痛恨必欲窮其
情節以盡法爲快者 坤聖治此獄其將以一切之法行之乎
抑將憫惻 春宮思所以安全乎以平日慈愛之篤仁聖之德

臣知必有以善處此矣　無批答下

記 領相三劄略曰昨日入侍緖上手劄要以開　主上之聽畢愚臣之義而又勤嚴厲之教至責以不識人臣分義其罪如何毛骨俱竦措臣無地臣之所謂無致窮覈之者非謂不竟諸囚不欲窮覈情節耳蓋覈得情節亦不可致法故也其所以不覈可致法者即臣前所謂念　春宮罷育之恩爲　春宮傷之慮也且伏念訊問逆獄前後何限而其在法例不必親鞫廷臣按治亦足以得實連日　躬臨動犯晨夜　殿下雖有不知疲之教仰瞻　玉色消瘁殊甚又聞匙箸頻減羣下憂慮豈有窮旣況輦〻千乘之尊日延妖巫賤婢親自詰問亦豈人君之躰乎臣實憫之

記 上曰謀害國母乃是莫大之獄内埋咀呪外設神堂凶逆之節

不一而足予則累日親臨帳殿必欲究得而大臣連日三陳劄子猶恐徽事漸露且今 親臨之擧謂非人君之躰有若譏予者是豈人臣之所敢發於口者乎此而置之末流而之患必至於義理晦塞而後已領議政崔錫鼎中途付處鎭川付處

掌令尹弘离避啓曰夫天下古今莫重者逆獄也今番 親臨設鞫逆情彰露之日連上三劄至以無致窮竟爲言不思春秋討逆之義殊極駭然而身居臺閣未卽論列辜負職責致勤嚴教臣罪至此實無所逃云云

時英壓膝一次承服淑正刑問二次承服 時英凌遲處死

傳曰徽事幾盡發露自明日庭鞫爲之政院啓稟處所內兵曹爲之

持平朴彙登筵啟曰国家不幸值此前古所未有之变故凡在血氣之類孰無沐浴請討之心哉只以　春宮所遣之同擬賓有萬分難處之端此崔錫鼎所以一劃二劃至於三劃而不知止者也第其遣辞之際殊欠周詳以致　聖上之激惱而原其本情而不過爲　春宮保安之地夫豈有一毫他意於其間哉身居首相内懷深念一言才發遽加斥退至下臣子所不忍聞之教瞻聆所及氣像愁沮臣於此不但初無論斥之心不可不還收之意叅論於席上則僚議叅差云云

答曰退待物論

院啓請還收崔錫鼎付處之命　答曰勿煩

判府事柳尚運疏略昔楚莊王念子文之功而赦箴尹克黃漢宣帝滅霍光之族而貽少恩譏以一国儲貳之重固不可與一

時有勳勞者比而今 殿下操可爲之柄善處於難處之地使
誕育 聖嗣之人得以保其軀命則其所慰安我 世子鸞憂
痛迫之心者無過於此而亦豈不有光於大聖人處變之道乎
漢武帝之殺鉤弋夫人先儒猶以欲立其子先殺其母評之今
我 世子正位貳極十有三年不可比同於漢家太子未立時
事而況情之所在法有時屈念 宗社付托之重副臣民愛戴
之情保我 世子得以息及於所生之地則後之君子不敢以
失刑病之而人亦有乙子之樂矣
判府事徐文重亦上劄請全恩輔德俞命雄翊善鄭維漸司書
李台佐上疏請盡保護 春宮之右議政申琓由亦上劄請全
恩
昔右承旨沈秤疏曰春秋之法莫嚴於討逆而崔錫鼎不念討

復之義雖悉究謨之盡露全不料義理之晦塞一至於此也噫
若使此獄無致窮竟則雌蟦之露無以慰也神人之憤無以洩
也是豈人臣所敢發口者乎至於尹趾仁設鞫本府之請亦甚
無嚴而張皇陳疏汲汲救解良可寒心也
答右承旨許墿疏曰已諭矣
答司書李台佐疏曰張皇陳疏伸救諸臣不遺餘力良可駭
然
副司直姜銑上疏略曰 顯宗之於 孝廟 殿下之於 顯
宗兩世單傳而 殿下久無螽斯之慶中外臣庶莫不憂歎及
至戊辰燕祺餘慶儲位隨定始之憂歎者轉為謳歌 大行王
妃之撫養勞悴過於馬后而 世子之誠孝篤至亦過於章帝
一國臣民莫不延頸顒顒為 世子死者則中外人心可見矣不

料今者變生内庭罪人相繼就戮 殿下親鞫究覈竟乃
已者雖出於爲 世子爲国家也而竊念 世子冲弱之年遭
此千古所未有之變其危迫悶塞之心亦無所不至而嚴不敢
乞貸於 天威之下則竊覺殞絶終亦至於内焦外灼抑欝而
成疾當此之時 殿下雖悔之而亦無所及矣 昔日今日之
事豈有他哉實出為 宗社也為世子也如使此人賜之死亦
可貸其死亦可則以恩掩義不害為善處而此則大有所不然
罪已積矣未如甲戌初未著之時噫今日之斷寧不斷而国家
之安危存亡係焉予何忍明知灼見而優游不斷以貽罔極之
禍哉予志已決卿其諒焉
時罪人淑正結業軍器寺前路行刑淑英時英丑生巫女五礼
者介礼大水賜鐵生壽相繼承款結業凌遲 傳曰諸逆罪人

淑正淑英等咀呪事承款之後角氏雀鼠骨物等物得於[illegible]至
殿東邊寢室之內此外凶穢之物掘得通明殿庭除亦多矣
答司直李寅燁疏曰已諭予意於姜銑等疏批矣
十月初八日 傳曰禧嬪張氏疾惡內殿潛蓄謀害設神堂[illegible]
內外日夜祈祝埋凶穢之物二闕不翅狼藉情節盡露神人共[illegible]
此而置之得志他日則[illegible]家之憂實難形喩視於前史可不[illegible]
歟今予為 宗社為世子為此不得已之擧豈樂為哉張氏依
前備忘使之自盡噫世子之情事予豈不念而如崔錫鼎劄辭
之悖理引喩無倫固不足論大臣諸臣之為春宮惓惓之誠亦
豈不知哉第思之思之又復思之思之熟矣事已至此舍此處
分而實無他道理也茲以予意諭諸左右
正言俞命雄以伸救崔錫鼎論劾尹弘离之意發論而停議[illegible]

一避嫌啓辭 答曰依啓
於是正言黃一夏作崔相避嫌 答曰退待物論
尹弘爵引避 答曰崔錫鼎劄中設鞫事無致窮竟之說誰謂
諸因而何于時埋凶情節未盡發露而無致窮竟之請出於大
臣然則汚穢之物宮庭無掃除之期而窮凶之逆狀無畢露之
時是豈人臣之所敢發口而曲爲自解人孰信之噫黨論日盛
義理晦塞沈梓李台佐之相結救解已極無嚴今日憲臣還收
之啓則崔錫鼎已著之罪全然掩覆有若爲世子惓惓而獲譴
者然渠雖急於護黨何其放恣無忌憚至此乎尤可痛心也於
爾少無可避之嫌勿辭亦勿退待
初九日判府事徐文重右相申琓吏曹判書李畬請對入侍時
文重曰今日之事羣臣章奏竭意陳達 聖明亦委曲開釋無

一毫不盡之事而猝承備忘驚惶震剝臣身在大臣之列不得
不入侍前日所達之外更無他意臣之所望惟在 聖明處分
之參酌矣琓曰今日所達實前史之所無人倫之罔極者也在
臣子之道雖無一毫他意而所望惟在 聖上處分十分酌量
矣伏見前後備忘及罪人承款招辭則為臣子者有何可達之
意而只是為 世子思量故羣下之所望如此矣文重曰非謂
罪不至死可以容恕也為 春宮屈法全恩是所望也琓曰以
獄事之妖惡言之則驚痛憤惋以 春宮之情事想之則哀痛
同極臣子於此實難仰達矣文重曰天倫至重貴賤無間以
春宮驚怖之心推之則安知其無疾病乎萬一有悔則關係
宗社豈不重大乎翕曰小臣獄官也伏見備忘驚惶請對矣今
日羣下情事何可敢達遑此千古所無之變其為痛惋實為罔

涯而 宗社臣民無疆之慶惟在想 春宮之心事氣像憐但
矣其所以保護 春宮亦係 宗社之計矣 上曰國家不幸
變生宮掖而實前古所無之事也世間豈有如此妖惡乎今番
此事已悉於備忘崔錫鼎之悖理固不足言大臣之意出於為
春宮惓惓豈不知其如此而越在丙子怪變連結不絶其時凶
逆皆死意謂庶可止息矣今又凶逆益深終至於謀害国母者
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姜銑疏批之詭賜之死亦可貸其死亦可
則不待諸臣之奏以恩掩義當為善處而此則不敢生存此人
則予在時尚如此他日内外樹黨之後国家之禍不至非常
予之切迫痛惋只在於此不然則不待卿等之言而有所善處
也今若不決則今日入侍諸臣必思予言而有悔焉耳諸臣之
意非以無罪而乃其死也予亦非不顧世子而為此舉也若無

今日廢分則国家之慮必至非常可不懼哉文重琓又反復陳
達 上曰臣下為春宮之心豈不然哉予非不知而只為他日
国家之憂也當初承旨李塋所達世子仁孝保無此憂而予以
為世子仁孝而世惡則其禍難矣予意只以此為懼耳琓畣文
重又以他日之事姑難預度目前之憂豈不有悔之意陳達
上曰此是世子所生之人若無他日之慮則為世子情事豈待
卿等之言而有所參酌乎自初決意者思之又思更思之若生
存此人則為禍必然思之至此極可驚心矣其所以保護世子
之道則豈不極盡為之乎文重曰今承 下教開釋無餘臣等
更無所達之言而此後保護 春宮實為重大更加留意以副
臣下之望
右副承旨李塋曰臣等伏見備忘相與請對 上有所懷書入

之教故構草未免及脫藁有此入侍臣亦隨入既有草本仰達
何如　上曰奏達可也啓曰国家不幸悪逆之変出於宮庭情
跡畢露聲凶伏法神人之憤庶可少㦰　殿下今日處分固知
出於萬分不得已之擧而大臣重臣相継陳疏遽請全恩者非
以禧嬪爲無罪也只以　春宮所生之地欲望　殿下参量於
經權之間以爲十分善處之帰禧嬪全然後　世子安　世子
安然後　宗社保此乃必然之理也今　殿下欲爲　世子之
地先使禧嬪自盡万一　世子驚隕震剥抑欝成疾仍至於損
傷天和則悪在其爲　世子之意乎云云　上曰已諭於大臣
決無可言之事矣埜曰下備忘於政院不知所以奉行矣翕曰
自盡之教未知何以處之乎貫誼曰貴大臣亦不可加刑攸司
之刑似難施於如此處矣文重曰誕育　春宮之人不可用攸

司之刑矣 上曰李禽之意何如禽曰周禮磬于甸人其意盖
以至親不可用攸司之刑也在臣子之心有所不忍難以自
上處分言之不當如他罪人而施以攸司之刑琓曰以備忘自
盡之敎觀之似有自內酌處之道矣古有置永巷而使之自盡
之道矣文重曰賜死卽出之私第而賜藥則此難免於攸司之
刑故刑官有所達 上曰使之自盡非謂攸司之刑也雖不受
傳旨而豈無可處之道乎只出傳旨於朝報文重曰處分委曲
孰不欽仰此後保護 春宮惟 殿下加意思量遂退出
副校理權尚游副修撰李觀命所懷請全恩 荅曰已諭予意
於筵席矣
礼書啓辭張氏因 上敎已自盡矣 王世子及嬪宮當有擧
哀之節〻目何以磨鍊乎事係変礼敢仰禀 上命問于大臣

稟處判府事徐文重左相李世白右相申琓以爲張氏於 世子自有母子之親不可以罪名而絶之禮宜卽告訃舉哀於別堂朝廷奉慰喪事則出治於闕外別處賜以長生殿副筧禮戶曹官進去以生時品秩治喪務宜從厚以慰 王世子罔極之心似爲恭敬之道云云依此啓施行判府事尹趾善病不收議 王世子舉哀後藥房政院玉堂二品以上六曹奉慰問安成服後亦問安

傳曰張氏自盡之後由丹鳳門出送經過建陽峴似涉未安何門出送當否令該曹稟定於是兵曹啓以宣仁門出送事定奪

禮曹啓 世子及嬪宮服制事係變禮有難擅斷請議大臣稟處徐文重議今者不可以常禮論而緦無所降亦不可全然無服李世白議恭以人情恐不可全然無服申琓議援以禮法子

無絶出之義參以人情亦不可全然無服云云依議施行而服
緦
司直李益壽上疏極言保護　春宮之意且曰人子至於親喪
國所自盡張氏雖以罪死於　春宮有生我之恩以子無絶母
之義推之其於送終之節宜盡必誠必愼之心別處治喪事畢
同宮奔臨外夢幾似未便殯殮之際必得躬親照檢然後可以
無缺於情禮臣以爲　殿下宜使　春宮親臨喪所如或以沖
弱之年易致傷損爲慮則特許眷送宮僚以爲管攝舉行之地
若至窆葬之地尤不可不十分擇卜而凡諸節目間事一一申
飭俾無虧闕　上令該曹稟處禮曹回啓　世子之親臨此喪
揆以理勢事體不可輕議朝家既令戶禮官治喪而宮僚之官
只是勸講之任則管攝喪事亦未知其合於事例令若使其內

外族屬之無故在京者與護喪中使看檢殯殮恐或得宜
兩司新啓逮鞫罪人李鳳徵頃當　坤儀賓天殯禮甫訖之初
接進凶疏語多絶悖辜負國家不啻翻禮外之異說敢欲紊亂邦
禮斁敗名分蓋其昏惑於今日希覬於他時者肝肺難掩況其
疏中翟儀遜空四字之下了無一字悲痛語句而下一空字其
意尤爲叵測至於痰腫二字其險悖情節尤有所不忍言者噫
惟我　大行王妃遘疾兩載砭焫罔效中外諸醫莫究源委竟
遭罔極之痛故其後臺章亦以全昧症源罪醫官則醫官所難
名之症鳳徵以在外之人有何別據見聞而的斷其症名耶及
今呪魅之獄逆節狼藉則鳳徵先機冒嫌欲爲預遮之狀至此
而透露無餘乘時徼幸之計與知凶謀之迹斷不可容貸請李
鳳徵爲先絶島圍籬安置希載僕妾皆已承款渠亦待其押來

維當伏法而親黨布在輦下者尚多情節可疑蹤跡陰秘甚在
嚴懲討防禍亂之道不可仍置京輦請張天漢張天翮張天翰
張大維張聖維張文維張手維張泰維張德基等并命極邊定
配前假注書李命世出位陳達語意悖理乃以已已事比擬於
今日其犯分蔑法之罪已不可逭至於且見一時不是事云者
語逼 坤聖畧無畏忌援先黨之語脈鼓以不忍聞之說肆然
陳達此而置之將無以慰在天之靈請李命世極邊遠竄李命
世犯分悖理之罪所當嚴辭峻斥之不暇而前司書李台佐獨
進一疏敢以跡樸狂戇可尚等語肆然伸救有若崇奬立節者
然其阿好蔑法之罪不可不懲請李台佐削奪官爵
答曰依啓李台佐遠竄 李鳳徵濟州圍籬安置 李命世慶津 李
台佐山晉遠竄

政院啓業同獄事按治不嚴至有諸大臣伸救之請尚今容息
於覆載之間今日咀呪之變絡繹相通請業同更加嚴鞫處斷
依允
記十二日中學幼學朴奎瑞疏略曰 大行王妃於 殿下為齊
陳之重而已其於 春宮及今日臣子果有異於漢文之長陵
乎此義至嚴此理甚明 殿下果能斷然行之而已 春宮則
涕泣傷痛而已群臣則不敢不奉承而已處變之道寧有他
抑有難言之憂切悪之禍何使 殿下用諸臣言遂寢成命使
之自如則左右不逞如雪香時英之徒安知其無所作者而兇
逆之計靡不用極禍変之機生於所忽況無上一語蔟於鞫案
鳥鼠凶穢咀壓之物遍滿於通明大殿 殿下所常寢處之正
殿萬一有 上體不安之慮則三司大臣何以贖其罪也其不

爲 上彌慮只欲擒縱用權者決非純臣之言也噫 殿下今

日之事所遭雖不幸而所處甚得宜初不辱焉乃 大行雪恨

則意者 宗社神靈默佑於冥冥 靈長之福終必賴是正大光

明無容議焉而彼諸臣者反欲歸之於過擧三司大臣指恣寢

而爲轉圜論罪人則曰設有末乃力請毋致窮竟唯恐獄情之

發露必欲納置於暗昧之地梁王引喩之乖謬貴主被誣之駭

憐有不足言原其用心極有機權不但昧於春秋討獲之義而

已臣竊恐 聖明之所罪彼者猶有未盡其情狀付處之典失

之太寬而臺閣經幄紛紜爭執有若直言被譴者然將何以明

義理而定國是也哉至於尹國趾仁之請鞫禁府其意甚密其

計甚凶今番獄事異他逆獄 聖上發之 聖上治之初未有

發告之人況是內裏之事 殿下之與外庭共按誠得宮府一

體之道而為無 親臨之舉則罪人之情狀何從而究覈乎趾
仁覘得此形勢必欲 殿下之不親接 畜徹情之跡緩縱實
此臣所謂以私意干天常者歟其為脫逆地則至矣獨不念護
逆之去逆無間耶趙嗣基誣辱 先后之罪以其比擬於忠順
堂故事而國家以正王法聽命世之罪犯視諸嗣基實為倍焉
臣伏望 聖明亟命斬命世之首以雪 兩聖之辱誣以定千
古之是非焉人心日以陵夷國事日以尾解而 上躬有難言
之憂 宗社有莫保之勢豈不恨哉及再到此則向者昧義理
懷私意之諸臣雖使嚮 懸街何益於國哉臣卽古直臣朴闓
之孫也云云疏入啟 傳曰還出給
府啟宗班之與外朝交結防閑至嚴而東平君杭以王室近宗
締結希載以其婢淑正無価贖良給於希載以為心腹其綢繆

交通之跡国言喧藉請東手君杭極邉遠竄公議不在朝廷而
後在草野而近來人心不古習尚頻辟間或托名章甫干預朝
朝論掇拾陳芻之說以逐睦乱之計昨日幼學朴奎瑞為名者
歷舉近日事假諉名義称進一疏遣辞造意多有悖謬今茲事
変既是前古所無而 聖上既已親鞫得情畫闇且究討根
株無一毫未伸於公議則渠何有别様意見而乃為此駭妄之
擧耶如此妖鬼之輩若不嚴加懲治則其流之弊必至於誤国
事壞乱士論而後已請朴奎瑞定配
答曰末端事係啟 朴奎瑞長興定配
府又啟親鞫時捜探文書中有熙川有詐略凡事就議聖維安
有贊力等語所謂熙川即張天漢也所謂聖維乃其侄子即藉
其力於何地其締結謀議潛暗經營之情断不可不登時窮覈

請張天漢聖維等拿鞫

荅曰兇謀未著鞫問不可至於謄書留置無用故鞫廳罷後并
已付丙矣

持平李東彦疏第惟兇賊輩不恭不敬自絶于天等語可見其
情狀而丰日庭請暫時伏閤灼乎其不可掩也甲戌祇復之初
天綱太蹂千枝萬葉紛紜不理當國柄臣又舍義理乃以涇長
慮三字游辭閃幻力救謀害国母之賊彝倫之斁敗無復餘地
而或怵於氣勢不敢盡言或牽於黨私專事掩護使太懟偃息
義理滅絶甚至於别立殿號之請供奉如儀之論前後迭肆於
名分大定之後派波浩漫辛酉弘渤之邪謀兩葉同之獄緩之
又緩威嚴一言興僅亦臨疑疑然則致今日之逆變可勝痛哉
殿下誠以原任大臣首實一疏驗之亦有可測者矣八年之間

鄉無一言自首何必於　大行王妃仙寢未冷之日強引已久
之鄉跡始以罪首自衒耶於是乎鳳徵亂禮之跡繼起而以其
跡中疾腫二字準諸今日逆招則其可無可疑之跡乎尋流討
源則今茲逆變派脈厥亦有繇云云
正言金載跡甲戌改紀之初　坤聖復位之日誣害　國母之
賊固首宜服邦刑而當國大臣曲加庇護至於丙子之徹免誅
尤憯而汲汲掩覆惟恐端緒之或露夫以誣害國母咀呪　春
宮之賊而視若薄物細故專　周羅者豈其本情哉誠以利害
之心切至而義理之見晦塞故也今日之事雖謂之釀成逆節
未為過也八載之間神人咸憤而威刼所怵無敢言者或有窮
鄉布衣草野孤蹤如李仁華之類冒死挺身極言不諱者實出
於慷慨之憤秉彝之天而封章纔徹斥退太遽　聖上軫從

薪之戒念早辨之義亟賜　恩宥以開言路云云
答曰李仁華特令放送
府啓頃年　坤位光復倫彝復正之後為人臣子者敢容他意
於其間則罪干名義律嚴春秋而壞綱亂倫之議接踵而起朴
萬鵾朴涎等相繼投疏或以為別立所處之宮號稍存供奉之
儀節或以為并后匹尊之嫌乃是常時守經之論安可膠守常
制不思處變之道至請其別立名號掬悖亂無倫之說闖試不
敢議之地窮探　天意畜亂坤紀祗緣懲討之不早防杜之不
豫終使鳳徵之疏假托服制復提前說若究其根委無非萬鵾
輩之所倡請前輔德朴萬鵾前校理朴涎并命中途付處
答曰依啓　朴萬鵾陰城 朴涎鴻山
合啓甲戌歎復之擧實為千古之盛德已也痛廹之事不必每

每提論而第念伊時當国柄臣誤国基禍之罪臣等不得不沫
血剖肝聲罪致討小雪一國臣民八載積鬱之憤焉嗚呼国賊
希戴締結凶黨不逞之徒鼓構 国母罔極之禍陰做讒札潛
通宮禁此實前史之所未見神人之所共怒者 殿下所以光
明暴揚於甲戌鞫廳者蓋以此也為 殿下臣子母事我 坤
聖者莫不瞋目鼓膽思欲食肉寢皮南九萬歷事累 朝尊位
三事春秋正義非不聞也 祖宗大法非不知也而私意偏着
於禍福邪心背馳於義理強引議親之法眩亂 天聽托據深
遠之慮欲掩衆目至於希戴伏法禧嬪不安禧嬪不安 世子
不安 世子不安 宗社不安等語全出於翼蔽希戴妖惑
君父之計噫嘻一么麽兇孽何與於 宗社之安危而湊合不
成之說閃其顧瞻之態覆載彝倫遂至於斁敗自此以後兇謀

不識変怪百出希載妻學黨援晏在京輦挾通神之資結怨国
之徒日夜經營無非窺闖　坤位蠱賊王家之謀而今此妖蠱
之毒禍果起於宮禁之密致令　聖母飲恨於冥冥之中　聖
上鸞憂於穆清之上而況我　春宮絶罹巨創又遭此震剥之
変究其源頭莫非南九萬之罪噫苟使希載早伏王誅鋤剗根
株則妖腰乱領亦豈敢肆行兇臆而釀成宮禁之変如今日之
憯哉目今王綱始振天討方行逆黨舉皆伏法希載亦将　律
則南九萬以護賊首罪之人不可倖逭王章請領府事南九萬
姑先罷職業令盡徹之変實前古所未聞蓋自　壼位失復之
後怨　賊之黨輻輳於希載之家潛通宮掖謀乱国家至於
假造木偶之像密埋張家之山指嗾私人上变起獄其用意設
計豈但為嫁禍於朝廷魚肉搢紳而止哉幸賴天日孔昭鬼神

傍臨兇情慝態已綻於業仝之口而鞫廳大臣柳尚運華權蔽
天聰幻美獄情諸賊或欲輸情則先遮其根本必露之端證干
出於累招則輒主其援引劝關之議希鞫諸臣或有憤怫之人
而執法之論不能有無於其間汲〻請對乃以罪疑惟輕不可
解紛之說挺身營救竭力迴撓終至於全釋業仝徑罷庭鞫而
旣〻祝謝至稱感激之深噫嘻悪〻之性人所同賦柳尚運之
至誠救解豈其本性哉蓋出於顧他日禍福之機爲一身長
遠之計而兇盜餘手又出於希載之家及至於宮禁之內卒乃
釀成今日之禍則論以春秋之義亦安得不以柳尚運爲之罪
首也況且希載諸書謀害 国母之罪著露於甲戌鞫廳 下
教而倡出深長慮三字游辭曲貸終始主張者南九萬也其後
莅章仗疏迭相嚴斥而當時柳尚運縮頸緘口無一言擔當其

罷及至哉 大行王妃 昇遐之日擧国臣民攀擗之時强引
鄕儒已久之疏自以為深長慮之議臣實力主云夫希載貧死
果出於自家之手則八載之間何獨隱忍含嘿佯若不與今乃
卒然自首顯有要覬之意耶請判府事柳尚運姑先罷職
答曰不允
新啓倫紀者棟樑一日無此則人而禽數国而夷狄可不懼哉
粤在己巳 坤聖出宮之後擧国臣民莫不涕泣奔走而睦来
善李玄逸等獨以包藏禍心略不顧藉或以不敬不恭轉奏於
前席或以自絶于天等語於疏章構成罔極之悪名遍加不敢
加之地為人臣子而苟有平日毋事之心則者其忍以此窮凶
絶悖之言萌於口耶論其情狀合置重辟而薄施投畀之典曾
未幾何遽蒙 恩宥優游自在至今不死不可以曾被竄謫有

所容貸於今日請放歸田里罪人睦來善云云李逸極過圍籬安
置
答曰不允
大司諫李益壽疏畧南九萬於希載慮之太遠憂之太深遂主
屈法之論終為失刑之歸而細究其本情則只欲便 国本安
固無憂而已夫豈有一毫他意參錯於其間哉三司交章閱歲
爭執而求罪之言未嘗及此者深諒大臣之心事也前後儒疏
費辭力攻而 聖上率皆嚴作無所撓奪者亦獨大臣之忠赤
也先正臣朴世采論及是事攻其實而許其心至以深長慮等
語登諸手劄之中論人之道顧不當若是乎允予至若丙子之
獄極其妖惡而第其不欲窮覈之意則與請貸希載之事同一
盖憂而斷無他腸矣夫罪干惡逆常典固赦情犯畢輸自伏刑

章則此不過承命按獄奉行天憲而幺麽奸孽之或生或死有何利害於大臣之身而遽生怵禍之心曲為市恩之計哉雖以即事言之蠱獄甫畢　處分一下而全恩之請日陳於前伊時大臣之慮亦出於先事之見而其為計奐之太早致有今日之議矣若夫臺啓中一端語尤是情外之甚者判府事臣柳尚運以當初叅鞫可否之人每當南九萬厚被据摭之日恒懷不安之心及見南九萬無限顚沛情跡難安去就宜同不得不以一疏暴賫請罪若謂之出於情界之窮隘則可也隱然攙取等題目此豈萬一近似之說乎噫原情定罪受之者無辭執跡論人當之者不服而臣身居獻席為国過慮事雖失着心則炳如而積阻成疑吹洗多門或謂之醸成咀蠱之獄或謂之題有要覬之念摩列湊合打成罪案人之為言胡至此極今日懲討之舉

執該有崖異之論而兩臣請罪之啓語意至深不少斟量直欲
毆納於用意護賊之科此固兩臣之至冤而亦豈 聖朝和平
之福歟 答曰兩臣心事予豈不燭事雖誤着心則無他而執
法論人斷以護賊實非平允之道也
於是執義俞命雄司諫魚史徽獻納尹弘离掌令尹憲柱正言
黃一夏避嫌以諫長之疏張皇反覆伸救兩臣以失誤兩字及
執迹論人吹洗湊合等語攘臂血戰必欲沮遏公議而後已可
謂徒知有大臣而不知有義理云云持平金相稷以隨參連啓
避嫌
玉堂劄處置扶植名義所執既正異言沮撓何足為嫌請李東
老金裁俞命雄魚史徽尹弘离尹憲柱黃一夏金相稷并命出
仕大司諫李益壽挺身投疏力攻方張之重論阿私蔑公請罷

職　答曰依啓罷職事不允
府啓丙臣緩獄之舉終爲基禍之本而奬之以忠赤公直合司
請罪之論蓋出於扶常之意而斥之以吹洗湊合力戰公議沮
撓重論請李益壽罷職　不允
護軍姜世龜疏畧曰闕聞事雖居輦之下有不知者況身處數
百里之外空山樵牧之社道聽塗說非所可據　聖上處分之
得失臣不敢言也秪以　王世子所遭情理伏以思之不覺撫
膺矣爲人臣子到此地頭雖壯歲血氣已定其勢固不容須臾
支也矧以幼冲玉質湯火燒心雖使百神扶持日復一日積憂
增悸寧能保其常性乎臣按謹鄒書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
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者彼孺子不是若我骨肉相屬而尚如
此者天理之發自不能已也若在父子之親當作何如懷也而

其可忍之哉今者 王世子纔堪 宗廟事之齡是乃匍匐之
孺子也今之席地啼號之痛奚翅將入井之迫也 殿下於此
尚不動心則揆之天理不其乖哉自古帝王家變生宮庭不能
善處卒致亂亡者非一稽之前代載籍俱存伏惟 殿下悉所
鑑別臣固知 殿下念玆在玆戒玆在玆曲為 王世子地恩
斯勤斯慰安保護加於平日一国臣民亦知其意所在十行
絲綸昭如日月四方傳誦時而不恐然而雷霆之威未已朝野
之感滋甚假令日後事有不可知者国人皆將曰吾君於天倫
之重 宗社之托亦不之顧焉何有於羣黎百姓乎 殿下雖
日降德音欲行仁政民孰信之此誠億兆人心離合去就之一
大機也可不慎哉臣之此言豈於憂国至誠願為 王世子死
者非直為 王世子至性言足聽聞也實為々 殿下克全聖

德無作他日之悔耳臣每讀史至魏主叡子母鹿之說爲之掩
卷惻然者久之不謂此事乃見於聖世以 殿下堯舜之聖爲
国家萬世之大計豈居曹氏之下哉一国臣民之所顒望於
殿下者此也 宗廟列聖在帝左右亦當以此望於 殿下也
伏願 聖明深留意焉臣年七十餘日無幾非要後福有所希
冀臣四世五朝受恩深重願一言而死以報先人於地下伏願
殿下垂察焉 傳曰今此副護軍姜世龜上疏全不擇發語多
謬戾此疏還出給
於是院啓曰姜世龜疏下語之謬妄引喩之無倫固不欲逐條
卞破而蓋其全篇用意無非陰險危怖不可測度者其曰雷霆
之怒未已朝野之惑滋甚者隱然以今日獄事歸之於疑信之
域也其曰吾君雖於天倫之重 宗社之托亦不之顧者雖

殿下於不當疑之地此等遣辭已極絕悖而末又引曺魏子母
鹿之說有若即今真有此不忍言之舉令人不覺毛骨盡竦心
膽俱寒也乃者 聖上以為 宗社為 世子累下綍綸世德
雖退伏鄉曲亦必見聞而假托憂国之慮敢生嫁禍之計乃於
君臣父子之間肆為叵測之言而略不顧忌 聖上之特命
沁
還給實出於深惡痛惡之至意而臣等從此言一播遠近傳訛
則觀聽駭惑將無以鎮定請姜世龜遠竄
依啓洪源縣遠竄
持平李東彥啓曰臣以朴萬鼎朴涏等無倫之議甚所倡始者
即領敦寧府事尹趾完也尹趾完當 殿下明彛倫正名位之
初首以禮遇供奉之論抵書於其時首相繼又提出私書中措
語至於陳章上徹而万鼎等之疏接踵而起轉相簧鼓以至原

徵而極矣噫毋事一人国無二尊倫綱截然名分至嚴則為臣
子者曷敢容議於其間而僭逼名位之議首發於具瞻之地到
今萬與輩既已罷黜之後不可以年位之嵩高終見掩漏故臣
以合辭舉劾之意發簡相會則臺席之上多有苟且之議終日
相持竟未歸一云云　答曰朝家處分貴在得中則似此論議
實未穩當且凡事一主狀活則終歸過激〻則不中也勿辭退
待
於是正言黃一夏司諫魚史徵掌令尹憲柱避辭以為俟待諸
僚齊會通議消詳尚未晚之意往復云〻正言金裁以為尹趾
完之罷啓有不可不論者舉劾大臣事體不輕不待諸臺往復
可否輕先發簡似非慎重云〻持平金相𫍯以為再昨往參中
庠一會以重發之論待諸臺齊會未晚云云

於是判敦寧徐文重上劄 荅曰茲事委折予所詳知意外提
起何必爲嫌
李東郁又啓 原任大臣劄辭提起臣避辭所抹去之語引以爲
嫌今臣所欲論大臣蓋其生乎伉厲讜樸不但其自負不淺世
亦未嘗不以是推許也然己巳以後曾無一言爲 坤聖效節
乃於 坤位光復名分大定之後身居幽廢創無於礼之礼鼓
煽越禮犯分之議初既抵書首相贊勸并行又曰故相臣朴世
采論斥敦府疏會之事遂乃露章橫噹不憚於顯言者抑何意
也餘瀾浸廣厚貲邪説之嚆矢夫臺閣論事所關爲重則雖論
十大臣固何害於 聖朝妖言路之義也至敦府擬疏一款日
昨避辭中叙事之際略爲說過於轉語之次還爲刪抹今者大
臣至舉已削之語句先申待罪之章此亦臣難安之一端云

云

十一月初一日張希載結案矣身與閔黯父子親密之狀国人所共知矣身諺札偶然現發矣身往見閔黯仍與酬酢之際語及近來浮言流行之狀閔黯以為其中一人有欲告變矣身不無信聽之意以聞於閔黯之言有以諺書内達之事庚午年間中宮殿下退處私第時與貴人出銀交結掖庭之說矣身往見閔黯則閔黯父子及閔黯侄宗道已為會坐方說其微事宗道曰閔黯之言以為有聚銀換局之人 中宮殿貴人亦出銀貨之說[illegible]云云宗道曰 中宮殿貴人若出銀貨則雖千金何難黯亦曰 中宮殿若欲出銀則何難之有矣身極其驚惶同氣之間雖有諺書之事至登 睿覽寔是千萬意外締結賊黯父子[illegible]流入宮中誣害 国母的實罪凌遲處死

初六日鞫廳大臣以下請對時合啓請南九萬罷職事 上曰
啓辭以利害禍福爲言且曰護賊云云實非原情之道矣予知
南九萬之心決非顧瞻利害之人亦非護賊之事也 朝家待
大臣之道不當於罪本情之外盖其過慮所致而今日禍變若
是其慘則論以誤事之律不可無也罷職
柳尚運罷職事 上曰柳尚運之心事予已知之大臣雖或有
過失不可以情外論罪而過慮所致徑罷重厭大段誤着以此
罷職
尹趾先事罷職事 不允
業同結案丙子三月初九日女上典招致矣身曰今月十四五
日間延曙山所當有燹之變汝宜出往看守裹粮以給矣身

問目何預知而誰人來告乎女上典不爲明言而又令勿爲煩
說於山所奴僕依分付出往十四日粮盡入來十五日更往掘
得木物來納上典前招所告果是實狀第三次就拿時女上典
招矣身饋酒言曰山所埋凶之事以萬則不知汝勿援引以萬
又言預知十五日埋凶之說亦勿發口矣上典妾言於矣身曰
汝若援引以萬則吾家當盡滅吾當以賣家銀用於人情汝須
限三次不服云造謀人段賜死李大將之子實爲主謀山所埋
凶之物木童子佩木釼者二枚長木片書者一箇而向　王世
子作變同情隨叅軍器寺前路行刑
業仝援引希載妻者亇阿只刑三次稱以問目外有可言事大
臣以下請對稟　旨捧疊招其招曰淑嬡生王子後崇善夫人
與東平引淑正通書關中事又曰希載自濟州抵書尹廷錫兄

弟言及罹史事又曰淑正三寸叔侄安汝益安世楨與張天漢
金相德遠之孫恭潤閔相顯之妻娚鄭彬李弘勣之四寸妹夫
朴姓人聚會淑正家謀議云汝益世楨天漢彬杖斃廷錫之子
順命捉引吳始復使趙時晃來問禧嬪服制與否世楨引閔彥
良應良又引李宇謙權重經事皆不實杭賜死者斤阿只杖
斃

初六日鞠廳大臣以下請對時右相申琓曰杭之罪惡決不可
容貸鞫問再啓初則以不忍梏掠為 教而繼下減死之命去
杭之罪狀出於希載妻之招潛通書札情迹綢繆之狀已為叢
露而至於希載之招彰著無餘人臣負此罪名而何得偃息於
覆載之間乎判義禁李畬曰希載之罪失刑八年神人積憤今
日始伏天誅杭之罪狀比希載殆有過焉寧有容貸之理耶

聖上雖以王室近宗欲屈法貸死而臣等決不可奉承矣知義
禁金昌集曰杭摘抉者亇阿只招中年月差誤者自以為違端
不成說話只請質問於希載而及問希載罪狀益著尤難容貸
矣畬曰渠雖不承款而自緣淑正作為蹊逕潛通書札則情節
已可知矣近宗間使自是例事而何必使淑正密密傳書於希
載招悪人知之云則情迹畢露矣右副承旨李国芳同義禁府
之蕨李光廸司諫魚史徽執義俞命雄等迭陳不可容貸之意
力請允許 上曰予見推案杭罪狀已為通知非謂有可恕而
親親之誼有所不忍渠雖如此何忍一時直法乎琓昌集畬国
芳反復陳達昌集曰希載八年容貸竟致今日妖悪罔極之變
今杭又不置法則日後国家之憂亦不可勝言矣 上曰以希
載招觀之皆是崇善君夫人所為云今此杭之罪悪皆為其母

所誤也僉曰誤使杭之罪犯實出於其母之所誤既為見誤之
後斷容貸之理況乃與母同惡相濟罪犯迭律此何可委罪於
其母而有所容貸乎 聖上不忍加誅不過一時之私恩而三
尺至嚴此乃 祖宗之法也史徵昌集琉国芳反復陳達 上
曰自下守法而自上則於親親之誼有所不忍故特為貸死既
用栫棘之律矣諸臣又以不可減死失刑之意反覆力請 上
曰以當初者斤阿只拍及再度希載拍見之杭之罪狀皆已昭
著予非不知而但以王室近宗之故不忍置法特為減死絕島
栫棘矣大臣諸臣執法固爭而杭之兇逆罪狀透露無餘予之
容貸之意一時私恩卿等爭執之言出於公法有不當一向相
持而栫棘則決不可為之以国朝事言之此等罪犯不施栫棘
而有參酌處斷之道特為賜死杭賜死傳旨者斤阿只拍希載

招云云其悖逆不道之罪既已備載希載夫妻之招渠以貴迹
之宗簷緣淑正締結希載以此為孟陰之謀蹊逆潛通書札造
意凶慘謀害母后并立張氏形迹之陰秘情節之叵測古未有
若此者也論其罪惡合施和刑而只以親親之恩終有所不忍
特為叅酌賜死當日西小門外賜死
傳曰杭之罪逆昭著不可以私恩屈王法故勉循公議已為賜
死而第惟王孫只有一人不幸身犯若此予心甚可乎手貴迹
之宗有罪譽甸者叅酌顧恤自有　祖宗故事其令該曹斂屍
之需叅酌題給
傳曰炤杭之子潘陽都正既免緣坐則其弟亦為勿奴籍沒破家瀦澤
等事勿為舉行
新啓杭母申氏與其子同惡情節既已叢露凶逆之狀不翅狼

甚憯殺至此之極即大憝旣逭王誅倫綱遂至斁敗啓日變後
無窮之禍致業今埋凶之變而亦不知懲復緩其獄卒至於釀
成今日之禍向使希載早伏胎慝妻妾幷皆收坐則今日之變
必不若是之酷尋根究源罪將誰歸夫所謂誤事云者不過一
時做錯之失而此則不然容貸必討之國賊竟召罔極之禍變
則此豈尋常措語間差誤者比哉其在嚴懲討之義決不可罷
職而止請南九萬削奪官爵門外黜送自古妖惡之變未有如
丙子埋凶之慘其凶謀密計有不忍言而前判府事柳尚運以
按獄大臣端緒旣露之後曲爲周遮至以罪疑惟輕不可窮覈
之說眩惑 天聽侵夜請對徑罷鞫廳感祝之言今亦可著噴
南九萬之托以深長之慮曲貸國賊者已極悖倫而柳尚運之
此擧則尤有甚於南九萬終使兇盡妻手締出希載之家釀成

今日之禍究厥禍源罪有所歸至於甲戌希載之貸死果出自
已之倡論則挨過八年何無一言乎於　聖母禮陟之初倉卒
悲遑之時卒然露章顯以罪首自當耶前之隱默不過為苟且
之計後之首實終難免妄覬之跡罷職薄罰不足以懲其罪請
柳尚運削奪官爵門外黜送名位既正則等分截然固不可犯
分侵禮以亂經常而不思并后之嫌遽生逼尊之議萌心發口
已極無嚴而萬鼎等相繼投疏者皆祖於此章奏私簡雖似有
間既以私書措語至於露章上徹則究厥情犯實無異同今當
萬鼎等被譴之日當初倡論之大臣亦安得諉之於一時之誤
入而倖免其罪乎請領敦寧尹趾完罷職
答曰勿煩
右贊成尹拯疏概言　春宮將護照管之方　答曰今玆所陳

出於保護春宮之誠可不留心

兼輔善閔鎮遠文學尹憲柱兼司書權尚游等疏曰者承旨金鎮圭之疏有曰接宮僚排遣悲哀鎮安心神之語竊伏念開筵勸講此非其時則臣等欲取經傳中聖賢遺訓謄之一紙袖以入讀云云

鞫廳大臣以下請對時持平李東彥所啓希載賊妻之招有與前判書李彥綱家連信不絶等語又於罪人尹順命之招有彥綱婢接置希載家上房之說夫以士夫自處者雖在常時不宜與此輩親密況自甲戌以後卽一兇逆之家身居卿列致令交通搢紳之恥莫大於此請李彥綱削奪官職

上曰依啓

又所啓罪人尹順命之招有金春澤交奸希載妻之說暗黮之

事圖難辨覈其虛實而向使春澤粗知謹飭之道此等汚衊之
言及於其身乎春澤以年少士子爲世指目下流所處衆惡
皆歸前後妖賊之口姓名輒登如此之人不可無懲礪之擧請
金春澤遠地定配 上曰依啓
府啓賊黯與希載結爲血黨綢繆潛釀陰害 國母之凶謀逆
狀昭著而天討不嚴只令賜死失刑莫大及今希載旣正邦刑
家屬緣坐則黯以同謀凶逆之賊不可不一體論以逆律請賊
黯妻妾緣坐家產籍沒等事令該曹舉行柳命天兄弟向來凶
亂之謀無不陰主以至今日彥良之招而極矣似當一體拿鞫
而特以諸賊已誅憑藉未易之故姑徐請拿而凶魁巨猾不可
使一日偃息於其家請柳命堅柳命天柳命賢等并命絕島安
置 答曰依啓

判義禁李會跡閱贖旣非承服正刑歲月且久到今緣坐過重
更考法例處之事議大臣則判敦寧徐文重議罪人贖於臣爲
婦家外黨甲戌治獄適忝金吾之任致有人言今不敢循例獻
議左相李世白議曾在 仁祖朝甲申逆獄時德仁之死也緣
坐等事依例擧行而年未滿子女爲奴一款特命勿施其後庚
申年楨之死該府亦請依此擧行則子女緣坐一款亦特命勿
施豈不以逆獄重於他罪賜死異於杖斃故也子女之特免收
坐出於親親之恩也至於今番杭之死該府旣以此例啓下擧
行而今於贖獨以法例之外爲疑恐該府用法前後逕庭而德
仁一時恩例亦何可混施於賊贖乎且所謂年久云者亦有所
不然者當初該府曾無稟 旨之事遂府應行之典至今臺議
始請追擧若以年久爲諉仍又府閣則無乃與希載八年後正

法者有所不均耶右相申琓議黷既未就服正刑則年久之後
追致大辟似爲過當刑殺之道王政所愼既無可考法則似無
寧貸死俾無日後之弊以盡欽恤之道領敦寧尹趾完在外被
論領府事尹趾善病不收議 上曰依左相議施行
尹順命結案希載今秋書札事段此女必欲殺我屬淺淑正魘
災關中之事此女所爲誠極叵測汝須察斷云此女卽者斤阿
只所謂闕內魘災事上年七月淑正結生菫頭潛入闕內與雪
香同謀爲之今年正月且設神祀於水標橋近處家而向 中
宮行不道之祈禱上年八九月淑正入闕內留七月魘災冊及
魘災之具如雞卵者三箇自濟州來予淑正處淑正持而入去
丙子木人事段其時矣身往李弘勣家則弘勣曰吾欲與金二
萬方燦等謀議欲造木人書 世子年甲埋置張家墓所又得

申大將奴子㹶牌落置墓傍則自 上驚動必以西人家所為
疑之云云當日軍器寺前路行刑
閔彥良結案 国恤後儕輩中皆言當為請復上號矣身指致
趙時華問曰有上號之議而禧嬪服喪與否不能詳知汝須探
問以報云云蓋欲知自 上待禧嬪之道稍別於諸後宮與否
探問之後上號若成則矣身亦欲隨參服緦之說初聞於趙時
華戊辰十月閔章道因希載妾嫡三寸安汝益三寸姪安世楨
等交結希載矣身以所聞問之則章道曰方圖換局之事而禧
嬪以打破其母所乘之轎深惡西人以此之故曰安世楨叔姪
締結希載圖事云云己巳正月章道希載乘夜來訪相與飲酒
謀議事不過因希載經營換局而已云云不待時處斬當日堂
古介行刑

齡麗大臣以下請對時判義禁李禽所啓趙時挙趙時旻遐遠
定配尹甫命添入緣坐罪勘斷
又所啓吳始復欲知服制則當考禮曹儀注而乃問於閭巷中
人殊為可疑欲待事端更發姑為仍囚矣亦難以此輕加訊問
似當恭酌定罪矣戶判金昌集曰吳始復罪狀尤重情節殊涉
叵測固當更推請刑而仍循未果然不可不勘以重律矣左相
李世白曰固當更推而欲待彥良訊問端緒或出彥良承服又
有推重經之事而以現著事狀言之其罪反有重於重經矣禽
曰重經只出於彥良之招終無現發之事始復則情迹稍現矣
昌集曰彥良之言雖未必盡是而以為始復交結宦者每以膳
物贈遺給於養子趙哥其交通陰逕罪不容誅不可與重經比
而同之矣右相申琓曰以其探問服制之故直謂之主論於疏

議則未知其得當矣 上曰吳始復減死圍籬安置
李世白所啓權重經情節萬萬痛惋亦欲究得其情三次刑訊
猶不承款第彥良招中欲為請復上疏然見重經則以陳疏事
言說云更推時則曰初聞於儒生儕輩中而重經則如是云重
經主張之說似出於渠聽糾重經亦以彥良所聞處自有其人
等語為其發明之端此是重獄諸臣欲稟 旨舉行故敢此請
對矣申琓曰當初彥良之招以重經主張陳疏盡云 聖上絕
痛其情狀下此致辭之教矣第以前後文案見之重經之必為
主張物議未可知以事理言之此是渠輩通行之論則重經亦
無不聞之理而身在衰麻之中必無聚會儕流擔當主張之理
主張之說似為冤抑彥良之為人以前後招見之卒多變詐之
處渠招亦以為喪子之後作一失性之人其言似是實狀一信

喪性者之言欲爲重經之罪案亦似有冤既被三次之刑若因
而以致殞命則豈無有傷於 聖上好生之德乎 因山不遠獄
事遲延亦豈非可念者耶李會所啓與右相同昌集曰重經受
刑之際默然無一言其意蓋欲忍杖自斃矣彥良之招未見重
經之前亦有所聞陳疏者云若一邊窮問于彥良引出其人并
爲嚴問則庶有綻露之道矣會曰以罪人錯亂之言抵死嚴問
無所聞其所受杖以此也於是諸臣反復迭陳審克之道 上
恐非詳審之道矣世白曰議疏之說人皆聞之權重經以爲全
上權重經減死絶島安置
李會所啓金泰潤受刑四次而年久之事諸賊盡斃更無可以
究覈者矣同義禁李光迪曰金泰潤以相家子弟緊出於淑正
家聚會之類已極無狀而丙子埋凶之事則與方燦是棟等既

云分疏而免人輩持來掛牌請祭文則預知埋凶之事有難自
掩而論以情迹罪固同叔而四次刑訊終不承服一向加刑恐
有乖於明愼之道矣　上曰杀酌遐遠定配獻納尹弘离啓請
絶島圍籬安置　上曰勿煩
院啓正言俞彦明　吳始復罪深重而律太輕始復以位高卿宰且爲
渠輩之所推重則伊時相與謀議者實是此人之所先倡而鳳
徵壞礼嘗試之迹未必不自此論其罪犯始復爲首決不可栫
棘而止請吳始復按律處斷　不允
啓院睦林一沈檀壽於　坤聖礼陟之初與始復聚會依慕謀
議疏事之說出於彦良之招陰秘情節不啻狼藉幸国家之不
幸謂事機之可乘互相和應奸計綢繆此豈爲人臣者所可忍
者乎請命極邊遠竄彦良侫有陞位上疏而人中吳道一激成

著論雖緣重經抵死牢諱夫之究覈而如使道一無一言干涉
於其間則宜至緊出於罪人之招而致人之疑惑哉請前判書
吳道一遠竄　荅曰睦林一事依啓
院啓国有巨創　仙寢未冷而悪国不逞之徒幸其不幸汲汲
聚議陰劃不敢畫之事論其將心人得以誅顧此道一用意譎
詭持身悖肆自知不容於明時盖嘗陰結於凶黨脉絡之交通
言語之相孚已難掩十手所指而今於陞位之論毋忍為慫恿
之說激勸叵測之計同歸不道之科情節痛惋而林一擅著旣
以此勘罪則道一斷無幸免之理請吳道一遠竄執義林濩設
為賊間費辭引避者專出於黨阿大臣崖異重論之意寧甘見
斥於公議不忍論逼大臣敢以屈曲回互之言肆然闖入於大
論方張之日請林濩遞差　荅曰末端事依啓

大司諫尹德駿疏略三綱割辭意臣固不敢知其一、合理其
所謂妖巫賊婢親自詰問非人君之體者誠出於忠愛之意大
抵國家刑殺有司者存至於逆獄則設鞫使大臣臺臣按之治
其不能而已何必　聖躬親臨然後可方爲狀治之道耶辛卯
之獄　孝廟將施烙刑其時大臣前席仰達以爲非人君之所
宜臨視　孝廟爲之動容入內臣之所聞古事如此殊不覺義
理之大合親鞫也姜世龜之疏語不擇發誠如　聖教不足賜
答則還給足矣竄之嶺海之外豈不爲過中之歸也年過七十
廢仕鄉居之人顧安有利害之念而自構陰險恐動之謀耶嗚
呼　殿下之法既已施矣即今國家第一急務惟在於保護
東宮其所謂保護者不但起居寢食之舒安而已亦宜慰其情
懷俾無抑鬱頃者宰臣疏以爲　東宮宜就避位於張氏之喪

此或不行則宜遣宮官護喪事下該曹一切寢格 殿下於張
氏雖斷之以法而猶當思與其終以報其誕育元良至於 東
祖
宮自不可斷其所生之恩 顯宗朝師傅之喪 東宮臨弔且
宮官雖是勸講之任師傅賓客之皆承令往弔則所生之恩獨
不及於師傅賓客耶大義在所 東宮雖不敢自遂其情宜於
前頭葬時遣宮官少伸 東宮之心也希載之容貸業今之緩
治其時大臣誠不免誤事之責然其心事斷斷無他日昨 聖
教誠是聖人精義之言也至於領敦寧尹趾完當初書辭實是
道理此係私書不當嚴而罷之未終自疏亦其不欲自擬引以
爲咎而已且大臣異於庶僚不可隨事譴以傷朝廷大體合啓
之辭肆爲詆辱少有崖異輒皆詆斥務冀雷同轉覺破碎臣未
知一國共公之論果如是乎閔彥良交結希載矯誣 聖旨延

息覆載一紀有餘今日就刑實天討之也第既是喪性又多虐
罔吳姓復權重經猶用罪疑惟輕之典至於吳道一之影響不
及者且以積忤所祟混置叵測之科不能究覈於彥良就刑之
前則今日請竄何所據耶　答曰疏辭未知其一〻得當而至
於何必親臨之說極可駭異也
府啓前府使徐瑱前內乘李彥明前僉使洪錫九眼事黷與希
載受其指使無異廝僕其偵探之狀詭秘之跡人皆危怖請極
邊定配　上曰依啓
十二月二十五日移御于慶德宮
忠清進士吳斗春等疏略自度故以來立我　殿下之庭而進
言而勉　殿下者莫不以保護我　世子為第一義至於遜跡
山林無意世事者亦又眷〻於此〻蓋出於為　世子願死之

心而欲使我 殿下保我 世子以保我国家億萬年 宗社
也
嘗令朴燕昌䟽略前領府事南九萬前判府事柳尚運歷事累
朝一心衛國其公忠剛直不要權利為人所服當日之舉其不
出於日後身謀而出於為 春宮過慮而今日臺啓不少斟量
以來能逆料之禍疾一併歸罪於兩臣一則曰釀成一則曰禍
原噫嘻為兩臣者豈不冤屈者領敦寧尹趾完當初私書固為
過失當而旋覺其非至於露章引咎則此與朴萬鼎等上書直
請者誠有間然事過既久之後又欲追罪亦豈非過重之舉耶
至於向日婁世龜之路語固不擇原其本情則亦出於為 春
宮過慮而遽被遠謫何罰之大重耶在昔唐肅宗時廣平生固
無恙而其臣李泌還以建寧之死過疑唐宗至舉黃臺辭以諷

之致令唐宗有悖肚安有是哉之語唐宗之爲廣平實無他意
者可知而泌之如此豈非過慮之至危動之甚者而猶且不之
罪諭以書紳良以忠臣憂国不居爲危言讜論也今我 聖上
宗社萬年計曲爲 春宮之地靡不用極而世龜廢居避鄉不
知 聖意所在遽敢致憂於不當憂之地謂之妄䓁則可矣其
情則與李泌同一過慮也不復推究遽竄嶺海之外竊爲 聖
明惜此舉也呉道一之請竄只據差良之招而差良以爲得聞
於權重經則必先究得重經之虛實與道一置對明覈得情然
後請罪是固治獄之體而今聞差良之言既多虛妄重經亦爲
䓁明云道一苟有一毫干涉則重經何愛於道一而甘受累次
刑訊抵死牢諱不言耶既不得端緖於嚴鞫之下女以此勘成
罪案直聽之於不道之科此何服以人心哉道一之爲世齮齕

国人所共知旣以考官時事待罪經年迄無害状之究得而今
又憑藉罪囚之乱言必欲擠之死地諫官所謂積忤所業者誠
非過言也

司諫崔重泰 監司商翼之子慶州人 官江監妹夫李箕翊 疏略曰噫国家不幸变出
宫掖 聖明先燭其隱微妖孽悉出於親鞫至於 聖躬所寢
御通明大造等處埋凶伏穢狼藉掘發大内復甫 宗社再安
聖上處分可謂從容中節而諫臣之疏全以親鞫一事歸之於
失德今此宫禁潜溢之变至密且慝獄囚皆是紅袖事变蓄在
深掖 殿下之躬臨庭鞫寔出不得已而提論於事過之後以
為過擧者抑何言歟至若姜世龜之疏辞垂悖引喩怪妄隱然
以 殿下親鞫域内咸覩之獄事欲歸於僞真疑惑之境未知
世龜獨何心腸疑 君父於不當疑之地耶罪竄嶺海未見過

當而費辭營救贖未知其可也希載業全次第正刑之後則前
日容護之大臣旣失春秋之義到今臺閣之合啓盖請其違理
誤事之罪以正名義而已負犯旣重公議且嚴則其可以大臣
之位高私自顧藉不敢斥言而後朝廷大躰方可為得耶吳道
一與吳始復沈檀明當一併囊頭一軆究覈而朝家大意專欲
平反沈檀諸人薄施竄逐則道一之罪宜無異同今以彥良謂
之喪性以其招辭歸之虛妄則彥良之正刑何不首請伸雪始
復諸人又何不請全釋而拈出道一一人獨為救解耶日者儒
生柳姓人投呈一疏於政院政院不捧盖聞其主意以 殿下
親鞫獄事全歸虛套至謂誣獄盡織之掘出亦疑以曖昧一篇
語意極其陰 喉司之臣任自還給矇然掩置至窃駭惑云
云

於是院啓請前大諫尹德駿掌令朴泰昌罷職援疏入嶺儒柳
沇拿致嚴鞫　答曰不允
壬午　月　傳曰申逵付處罪人崔錫鼎負犯雖重被謫經年
方當陽春其可無寬大之典特爲放送
因執義尹弘离金相稷陳達　上曰當初兩大臣不能善處而
合啓措辞不無過重故只以一時誤事悉勘罷職矣希載業今
偈是同赦之賊而以當初緩黴容貸之故竟致前冬罔極之変
卽今臺啓誠得臺体兩大臣之無他意予旣知之而一向相持
似爲未安前領府事南九萬前判府事柳尚運削奪官職門外
黜送尹趾完則不過一時意見誤入之致罷職似過矣
於是合啓論南九萬柳尚運不可削黜而止請遠竄
前献納尹行敎上疏亟力救尹趾仁李台佐李命世崔錫鼎姜

世龜李益壽尹德駿朴恭昌柳尚運南九萬尹趾完吳道一
幼學任敞疏畧曰臣 中宮爲嫡母禧嬪爲私親則遭此罔極
之變尤有所罔極者痛哉 世子情勢慘然也爲今日 殿下
之道所當罪其罪法其法而十分慰諭以安 世子罔極之情
孰爲今日臣子之道亦當奉承 聖教以伸討復之大義繼以
慰安 世子之說至誠陳戒則君臣上下各得其宜今也不然
乃曰禧嬪不治然後可以慰安 世子之心若以 世子之一
恝然於正母之被弑而偏護私親者然其迹似献忠於 世子
而其實未免爲歸 世子於不是之地也可不痛哉妄一時之
專局幸國家之不幸者如此之輩決非士君子之用心而何
殿下信之深而用之專也此己巳之禍所以作也至於丙子之
變謂之長遠慮也欲擁護者大臣而大臣之言納之者誰也臣

於己已而副其謀又於丙子而掩其罪故其 謀党許少無懲
戢畢竟使 至聖之元妃不保其天年則古人所謂我雖不殺
由我而死者 殿下於今日事豈無是心哉禧嬪之獄 中宮
何等許変而不為之言 祖宗而須臣民乎此義理之不可不
告者也咀呪之変〻之暗昧者故地愈遠則聞之者愈失其真
歲愈久則疑之者愈信其偽目今嶺南儒生柳流者聞之誤而
至於疑〻之甚而至於撥疏則臣未知八域之內如柳流之聞
之誤者凡幾人疑之甚者亦幾人數月之內猶尚如此況於數
年之後乎賀之一節於 世子亦有難處之端則豈可以小小
之節以致儲君之難處乎無賀則無赦理所固然何莫非隨事
変通處置得之道也伏惟 聖明裁處焉
修撰李坦所啓昨年 聖上所以大處分出於執法而諸臣名

以屈法為請者蓋為　春宮弱年或致傷損深憂過慮無所不
至而然也今則國法已行而臣民之所嘗憂慮者亦幸鎮定向
日任敵為名者投一疏疏一呈再呈至於上徹觀其疏意則以
殿下處分猶以為未盡有若此外國法更有可加者然胡辭亂
說全無顧藉之意其搏試　上意疑惑人心之狀極可痛惋其
疏則　聖上即令還給固知　聖意之深惡痛斥而但其罪狀
不可如此而止宜罷其人以杜日後亂言之弊毋令狂鬼之徒
得逞疑亂人心之計似不可已矣校理李觀命曰李坦既詳陳
臣不必更贅而任敵之疏極為狂妄若大關國体而朝家之所
未及行則雖在常布或可陳疏而此則處分已定之後么麽一
儒生以胡亂之說恣意論列不有顧藉有若以　殿下處分有
所未盡者然不可不罷矣掌令李德英曰臣職在言責未及仰

違而儒臣先此陳白實爲惶悚矣朝家處分旣定之後何敢每
每提起乎如此妖妄之跡不可不痛懲以杜後弊
上命定配
持平俞彦明避嫌臣於尹趾完罷職之啓略有刪改而至於別
立名號四字則仍用前文不能致察於相臣原疏中所無之語
云云
大司憲徐文裕掌令李聖肇大司憲趙相愚皆以合啓而大臣
論罪律名之層加尹趾完請罷意見不同引避
修撰李坦以兩司相繼引避處置歸於本館同僚所見相左陳
疏引避校理李觀命處置請趙相愚遞差尹弘离李德英俞命
弘崔重泰并命出仕
大司憲徐宗泰伸救三大臣又有引避於是府啓請徐文裕趙

相臣徐宗泰并命罷職　答曰依啓
南九萬牙山縣柳尚運稷山縣中途付處吳始復大靜縣
安置
府啓向年大臣掩護業同之獄也輿情莫不憤鬱至於三司大
爭而大司憲吳道一傅會大臣張皇陳疏有曰此事暗昧而難
覈又曰雖有語言間可疑之迹幽暗之事辭證未備又曰亦難
執疑似之端以成重大之獄卒之曰業仝之不爲明覈不善
長慮善處之道其所游辭營護抑揚眩惑之態有不忍正視者
而公議之所憤執法之請至今未蔡者祗緣此人或犯科擧之
用意或出彦良之迹指俱未查勘方在論啓中故庇護盡獄之
罪未暇擧論今此兩大臣既被按獄誤事之罪則道一何可獨
免乎請前判書吳道一一體勘罪　答曰依啓

領府事尹趾完上疏伸救南柳兩相　荅曰今玆罪大臣豈有
他哉一誤再誤所誤旣大而畢竟禍變前古所無則一番譴責
烏可已也
李東彦疏論付處命下翌日合啓即停之非吳道一遠竄之啓
方張均勘之論旁出及金普澤上言回啓措辭之失錯
於是府啓請南九萬柳尙運并命遠竄吳始復趙時華一併嚴
鞫辨覈虛實依律處斷金春澤罪名言亦醜汙而且以希賞上
變證援無憑之故釋止遠配則其不可輕議疏釋而今因其家
伸訟之私懇到配未久遽下寬釋之教衆情駭惑公議愈激請
還收遠配罪人金春澤放送之命日者金普澤上言回啓中乃
以順命臨刑亂招全不近理等說爲其斷案其在事體殊涉顚
倒請當該禁當從重推考睦林一竄配亦出寬之典而前承旨

李国芳敢以罪人私情肆然陳達誠極無嚴請李国芳削奪官
爵
持平李東彦一啓後避遞執義鄭維漸一倂停啓大諫金宇杭
以數多之啓一啓竝停有失臺體請遞鄭維漸
六月二十五日 上曰姜世龜疏語可駭故因臺啓遠竄矣旣
已經年罰已行矣特爲放送於是府啓請寢 答曰不允
院啓道吳一遠竄事 答曰不允於是吳道一林川郡定配
修撰尹星駿疏畧彦良之誣引吳道一其爲乱招尤可的知權
重經旣以平生所昧之人乃於三次栲掠之下辨明無遺斷以
爲誣罔可矣果有疑似之跡參錯於其間伊時按獄之臣何敢
循情低昂不請面質於彦良未死之前而特以道一積忤於人
爲半世之所共擯故謝事之經年閒置不肯更叅指戚官微臺章之

既傳還寢而欲加罪者或恐其清脫而然頃日都憲三臣之坐
罷豈有所慨惜者三相臣心事洞然下燭、聖教丁寧開釋備
至而据摭之論無所不至勒加深文驅諸不測之科多擧情外
一六三抑八 爽實之語可否相濟不欲苟同者自是當然之臺例
一言脫口并 阿好之罪姜世龜放釋之人出於特教萬口同
辭莫不欽頌而還收之請噫嘻甚矣天地包容之德不思所以
將順奉揚反為此深刻之舉其意未可曉也 荅曰今玆疏陳
予未知其得當而姜世龜放釋還收之請殊涉太過也 疏中論吳道一
○一款入己卯科獄科場試
卷事一款入壬午謁聖
於是執義崔重泰疏略儒臣疏末事噫嘻自有姜世龜一疏一
種危悖之言慫相鼓煽邂逅之間轉益流播至於嶺儒疏而極
矣妖言惑衆固有其律云云 上款論試紙事

持平李東彥䟽掌令李德英司諫尹弘鴻避嫌啓皆論斥尹星
駿
大司諫朴權以吳道一傳啓言議不合避嫌
玉堂處置請金載李德英尹弘鴻金相稷崔重泰李東彥出仕
朴權俞彥明黃一夏遞差
於是正言李東彥䟽論吳道一姜世龜尹星駿
府啓請還收姜世龜放送之命　答曰依啓
院啓請吳道一遠竄尹星駿罷職不敘　答曰依啓吳道一長
城遠竄
知事鄭載禧䟽以希載之事金吾無任隨大臣同參請同被勘
罷
南柳兩相付處後領府事尹趾完之啓閱月後始勉從罷職同

斯十月叙拜領樞陳疏自列曰臣於甲戌初來赴召命之時按
叙首相有私書相問之事臣之謬見適與相符無少異同矣逮
臣造朝之後首相酷被儒疏之誣斥善叙蒼黃去国臣亦露章
首實似為巡曉而且欲白其心事以為国深長慮出於一段苦
心為辭矣夫深長慮之說得罪最深而此言始發於臣昨歲李
仁學疏中所謂徐臣設巧辭欺君父云者專斥臣身及其含辭
一節勸臣之比罪全不槩論只以他事悍止罷戟既在罪籍無
以自懸今始通頭並令勘罪云云 東山年譜疏附合錄
又來五月正言金普澤疏略君臣父子之倫為国家之棟樑人
類之綱紀者歷千古而恭未之或隳若隳之則国家喪矣人類
淪喪於日而九萬之罪可勝言哉 殿下甲戌之舉始雖寸雲
之蔽障終為太陽之貞明而南九萬不信 殿下不顧大倫惟

一身日後之利害禍福是揣是度首貳 聖母曲護凶逆致令
希載縱其逆妾以售其前日謀害之餘計禍變轉輾坤軸崩裂
而妖巫凶婢之獄 聖上親鞫其事躬行淑問則凡百在庭靡
不沫血從事而獨惟夫當日首相崔錫鼎初欲抹刪凶婢之爰
辭於結案繼又連上三箚力請毋致究竟必欲掩覆其逆變沮
遏其鞫事以 殿下光明正大之處分直欲歸諸黯黮無實之
科者抑何心腸也其言雖藉曰於慰安 春宮而此尤有不容
其假托者當日處義按覈凶逆與保護 春宮幷行而俱得安
令雪香淑正之徒匿凶狀而逭天刑然後方可合於處義之道
耶夫崔錫鼎粗習經史口談義理豈真昧於君臣母子之重而
惟其甘心於為妖巫凶婢地者蓋有所馴致者崔錫鼎之於南
九萬即古所謂傳法師門而曾以收用始復於凶黨事建請者

也當 聖后登遐之初始復重經鳳徵等鼓生將心蹈蹻竊覬
則曲護希賊之南九萬請復用始復之崔錫鼎其心可知也
聖教中護逆二字實是千古斷案付處之罰既未足以洩輿憤
伸王章而付處未幾遽令放還從以收敘又從以重卜至未知
殿下何所取於護逆大臣耶臣恐君臣母子之倫由是而斁晦
国家之受其禍殆將如南九萬壞亂之日可勝痛哉或意其追
省辜犯力辭而自處彼乃不肚自湖而圻自圻而京始若盤桓
終焉趦進揚揚出肅無所顧黙并與其自己廉恥一節而斷失
無餘嗚呼顧瞻黃扉珩蒂維雜面壁 明陵松栢凄涼云云
同年五月崔錫鼎陳情疏略臣於頃者冒越恩命情迹危危入
城數日屢疏峻發以臣向年三劄事引義聲罪不翅狼藉臣於
此驚悸惕息躰粟膽寒直欲鑽地以入而不可得也在臣自靖

之道惟當引伏退處以俟邦憲之加區區情曲初不敢遽有陳
聞而亦有不容一向泯默者况臺疏欲論愚臣之罪而先擧臣
師南九萬之事其所搆誣極其駭慘則亦何敢恤畏身禍不一
言而明之也當在甲戌初九萬當国任政欲寬希載以書問臣
臣以為希載謀害 坤聖罪通于天致辟希載為 坤聖討罪
容貸張氏為 春宮全恩此為今日處義之道若并戴與希載
而寬之則實涉太過九萬不以為然其後臣見九萬問之則曰
凡天下之事當觀其時義所在而處之已巳之事後宮隆盛而
坤極孤危臣子當以扶護為主今日之事異於前時欲扶 春
宮宜無不用其極故不得不如是耳臣於是有以知九萬之苦
心血誠在於 宗国之憂而他不暇計也由此觀之當初免賊
之失刑雖延於李文之三思而原來心事之皦然可質神明未

稍禍變之轉輾非所逆覩則以此為罪不亦冤乎噫九萬立朝
立身自有本末當逆豎之鴟張也抗章極言有南海之賊謫及
戊辰銓長之被遯請對力爭有慶源之謫己巳又有江陵之謫
甲戌當國之後深言觸撼而幸賴 天鑑孔昭免於大僇未後
有三之謫九萬之初忤權奸後批逆鱗至於累遭竄逐身困
殞首而不少挫其精忠諒節可謂無愧於古人有辭於後世前
之欲扶 坤極後之欲安 春宮同出於一段憂國之丹心而
言者乃以不信 殿下肴戴 聖母等罪目加之人之為言胡
至於此夫顧一身之利害揣後日之禍福是乃小人鄙夫之所
為而謂九萬之忠而為之乎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又曰吾
將小人朝不謀夕夫不恤目前之利害而徼福於不可必之後
日是誠癡凱同兩漢也九萬雖愚殆不至此至於愚臣之事當

辛巳秋備忘之下首擧禧嬪罪狀而只令臣僚知悉姑未知處
分之如何臣遇李畬問曰此事恐有大處分將何以處之畬曰
若置極律宜極力爭之若或减等處分則不可爭執云臣以爲
吾見正相合未幾繼有備忘使自盡小報之來夜已昏黑臣着
來驚惕馳往備局則左相李世白右相申琓先已來到吏判李
畬兵判金構戶判金昌集相繼追到諸臣之意不謀而同遂於
燭下聯名具劄請寢成命投呈政院則政院以爲纔因承旨玉
堂請對有公卿會議之命因還送劄本不果上徹設鞫之後臣
病未連叅且承嚴旨輒上章劄以暴愚衷而其後諸大臣宰臣
之疏白疏論諸有詳畧其指則同若是者何哉夫君親無將將
則必誅禧嬪之罪不待推鞫更無饒地凡有血氣孰不驚痛而
惟其與 春宮一體而分臣子之憂不得不爲深憂過慮故也

臣心膽怯弱知慮褊淺徒懷 宗社之隱憂不暇一身之計私
謬請誅止諸妖王法稍伸法外容貸 儲位可安當度故倉卒
之時處国家難處之事而乃以膚學未識妄論經權宜其不激
聞納致煩何責此皆臣之罪也若其處事之顚辛措語之差失
追思體然不寒而粟及至大處分之後 春宮啓處幸免大損
於天知臣由慰存撫安之篤至則我 殿下處義之道可謂得
其當而無容議為臣者論居之中自訟罪悔之深惟有撫躬兢
惺踏古悼惧而已凡此皆當日之事情賤臣之衷曲也論者追
提於数年之後不察本情之當然惟以文致罪名爲務肆言無
忌攻擊如不及亦獨何心哉若以請寬護頻爲罪則臣固當之
而其時諸大臣宰臣皆有是言非獨臣一人言也若以爲妖巫
免揮地爲言則臣之本情具在劉本不曰亟除妖孽以伸王法

守又以護逆二字爲臣斷案是何言歟夫所謂護逆云者心知逆節之昭著而稱以寃誣有所私護之謂也若其事關倫彜罪在罔赦則屈法伸恩之論古人亦多行之者如漢時田叔之於梁王袁盎之於淮南厲王田千秋之於戾太子罪狀已著而皆有原貸之言晉宋以來凡係天屬之犯罪輒有進言之臣以本朝近事延之臨海之獄相臣李德馨言之仁城之獄儒臣鄭經世言之至於姜趙兩庶人之獄大臣臺臣亦前後言之下不以忤咈爲嫌上不以營護爲罪誠以王家處變權度自別而公卿侍從與國爲體苟有所懷不敢不盡與有司執法之論并行而不悖若如論者之言則國有大段變故公卿侍從當緘嘿不言以避嫌疑而前項數臣皆以護逆論之乎當初 聖教既已删去此字而必欲強援而加之抑又何哉若乃傳法沙門之稱

來歷有自不當妄引而相加建請收用之云事端自殊何可揑
合而爲一云云
己亥二月持平金鎭商疏論　王世子私覲改葬時望哭之非
禮禮曹草記仁章里禧嬪墓所破舊墳發靷改葬時　邸下與嬪宮
當有三度望哭之節而臺臣以爲昔伯魚之母死朞而猶哭夫
子曰噫甚矣朞猶不可哭而況改葬乎況王朝之禮與匹庶有
異乎假若　翼陵　明陵或有遷改之禮而　邸下不能親隨
廢徹則不過素服望哭而已又何以加其禮乎有令該曹禀處
之令矣聖人之訓非指改葬則今此援據未知襯合既已仰禀
大朝而蒙　允今不敢別生他意大臣議皆以該曹啓爲當鎭
商又爲避嫌

燃藜室記述續卷之七目錄

肅宗廟朝故事本末

乙酉傳禪

林溥李潛之獄

庚寅換局

丁酉代理

# 燃藜室記述續卷之七

## 肅宗朝故事本末

乙酉十一月有傳禪之擧領府事趾完疏畧曰

殿下春秋非盛距大王受命之歲尚未及數年何殿下不曾　神人謀及卿士而忽有此命耶中外人心之震驚惶有不暇言而仰惟　春宮仁孝之事或恐有　天和

生疾病之慮臣自聞此報中夜不寐左思右想自謂有一得之
愚若今　世子龍樓問寢之餘聽見政事大事則從容稟定
小事則詢問裁決　聖躬享頤養之福庶務無廢弛之憂而
況　殿下隨事指教大有進益不啻過物之誨而已　世
子明習之效尤何可勝言哉　宗社無疆之慶寔基於此禪
以大位震驚四方非惟不當爲亦不必爲也
上答曰今日此舉實出於萬萬不得已惟卿之体諒也東山年譜

林溥李湝之獄

丙戌五月二十九日忠清道幼學林溥等疏曰嗚呼
殿下卽阼多年未有期男一国臣民誠切祠禖皇天眷顧　祖
宗默祐晚慶　元嗣固我国祚臣民慶　祖宗洪福冲年儲位
夙著仁聲主鬯之重神人依歸識之望臣庶同然而粤自誕生

之後一種陰邪之輩陰有不利之心及至辛巳謀害東宮之記
說發出於罪人尹姓之招而其時鞫廳拔去四字歸諸亂招
掩匿不達此誠何意而是可忍爲乎斯言一出遐邇騰藉傳播之
說倘不虛謬則安知謀害於於始者不爲肆志於終也安知掩匿
於前者不爲竊發於後乎輿情之憤蔑已極而家心之危懼方
深噫嘻痛矣此何世道繕之以任敵去停之疏再入朴奎瑞去書
又逞推重義 隱慝金鎭圭之慢蔑前唱後和因有其忌大論大
義已至於掃地去跡潛 於滔天而 天獨無階感慨之士
徒切憂憤之悵操守之賢益固長往之計宣能以今日之時勢
歎斯世之儒賢學要去除惡正論明義破陰邪之肝膽減憤慨
之輿情則浸消於前星禍終於後日國本永固邦基戴寧而萬
姓荷杆八域同賀于斯時也則彈冠之慶拂衣而喜雖草野微

賤之士猶有彙征之志矧朝家禮遇之賢獨無賛襄之意乎云

々疏緊憤恥激為東宮明大義及左賛成
日忠尹拯招致朝廷脾禰聖德事

政院啓曰日昨湖西儒生林溥等聯名投疏假托尊賢召還之

請挿入驚怖之語意原難測近来以儒為名之疏率多出於不

逞之輩臣等相議退却矣今日又為来呈若不一經睿覽明降

處分則必惹無限不靖之端不得已捧入云々傳曰金觀林溥

等疏辭用意無状隱有不利之心云者尤極凶險召還之請尤

過假托之說也誠可痛心疏頭定配此疏還出給工曹叅判李

光迪疏畧曰臣年老昏耄五六年前事雖未記憶而某臣適一

叅金吾未席叅見鞫廳之事安敢不以當日目見者仰陳於君

父之前乎苟有片言半辭之拔去則有目之所覩有耳之所聞

雖若聞說語固不敢蔑拔況犯上不道之言乎事過年久之後

人之揑造凶言欲爲嫁禍朝廷與內搢紳之計無異上變之書

云々 答曰凶險回測之說何足掛齒

平川君申琓進伏十里驛村待命遣史官諭

右議政金昌集待命金吾 命勿待命上疏畧曰伊時鞫廳

之事有不能不陳暴者林溥疏中所謂尹姓人當是尹順命也

當訊問順命之時以爲希載諺書中盛言其妻好惡之狀仍謂

其妻與春澤等相奸交通西人必欲謀害我身渠若被戮則於

世子亦豈好乎汝以一家中年長之人何不禁斷云々此不過

希載憤嫉其妻之辭々又無關於獄事肯綮故問郎不曾一々

載錄案非有拔去者也同知事柳之發一日自外入來言曰外間

有言因渕之言發於罪人之口而鞫廳不問委官以下聞甚驚

駭以爲必仍順命之前言有此訛傳所聞如此則不可不一番審

問啓曰訊問順命時使之慂吐昨日所言而竟無彷彿於外間
事狀不過如此何嘗有逆節之發露果如今日林溥所言而終
鞫諸臣掩匿不達者乎云云
持平鄭栻啓曰定配罪人林溥等之疏其用意之無狀凶險叢
已 聖明之所洞燭而茲事関係至重且大在廷臣僚孰不驚
心當初鞫廳事案如其疏所陳則斷不可置而不嚴若是虛妄
則揑造不道之言陷人罔測之地自有當坐之律宜可以編配
溥罰於止哉若不明覈嚴處而置之虛實有無之間則無以解
国人疑惑之端釋朝廷危怖之心請定配罪人林溥亟命拿鞫
嚴問 答曰依啓
初辛巳之獄死囚尹順命希載外弟也臨當結案取招大言曰
吾身之前後納供皆聽金春澤所誘惠春澤教誘如是納供可

無死而有利今反殺我耶吏卒皆聞之按事者不錄其辭又有
流言曰順命供辭有云希載在謫按諺書數其妻之惡曰此如
女締結西人欲殺我而謀害　東宮按獄者惡其言不錄
于夫案人多傳說至是林溥疏云々蓋意在過老論也因政院
之啓　始命溥定配老黨皆曰設鞫究問洞覆無數其虐因
後吾輩可以容跡於朝端免禍於他日至云々論若不鞫問是
毆老論於危禍也群情如沸於是持平鄭栻啓請鞫問明覈
上可之領相崔錫鼎心知其不可成獄而不能無動於老黨危
禍之言承命按問　明谷行状
判事李畬待命遣史官傳諭
申琓金昌集再次傳諭
判義禁趙泰采疏林溥何等凶逆而只令本府按覈國体未安

請令政院稟旨設鞫以重獄体依 允 領相議政崔錫鼎劄
今番設鞫適値兩相尋單引入原任又皆有故觸當獄事乙
體已涉未安仍念今此鞫問之事以辛巳餘波雖事体差別同
列而原委則同臣以當初僨敗之人復當此事私心兢懼何可
晏然於委官之列云云
六月初六日林溥拿因鞫問之際判義禁趙泰采之名出於招
辭不敢在座即爲出去會趙泰采遞差以李頤命爲判義禁
十一日李頤命請對時啓曰林溥拿入時郎官查其書中則原
情草三本措語雖皆大同小異其時所供亦辭少有相異處且
皆是各人之筆被倉卒之際其家渠所自爲之也亦有毀捨之人
若於拿來之際使外人相接則鞫獄事体至嚴且重何敢乃爾
其時拿來都事不可不拿問矣 上曰拿

問可也頤命曰自本府拿問乎自鞫廳拿問乎 上曰後錄所
閑不可不拿問又非干係於鞫廳自本府拿問可也
傳曰推鞫事體至嚴且重凡罪人之請釋必待完議歸一後爲
之所以重鞫獄事体也頤命擅自請對都事兩人擅請拿問此
路一開人請拿一人請殺惟意所未流之弊可勝言哉且罪人
之有罪無罪自有公議不待究竟徑先煩達亦甚駭然决不論
可置而不論兵曹判書李頤命罷職不叙
領相崔錫鼎劄略林溥疏中隱有不利之心一款幷入於問目
中而其招以任敞朴奎瑞等疏語爲證奎瑞疏中罪狀臣身因
有餘地語意危怕處以人臣之極罪前頭按問推覈之際臣
何敢閑說可否於其間乎獄体私義俱有礙碍臣之不敢參鞫
决矣 答曰今玆設鞫不專在於不利二字奎瑞疏語之考

不甚關不係不必考出可也卿其安心勿辭六月十四日林溥面
質吏招後妻履相尹世綏呂必範放送領相再劄畧臣得見判
府事李畬書啓則擧臣揚陳達之辭以爲若不究其虛實情僞
惟以多事忽擾偶然不察啟置不論臣於是不勝痛心疾骨求
死不得云云臣竊矍然謀害四字問事二人之招皆以爲未聞
且有不好底事等語則

其
事時事狀之虛實據此可知其說之當錄不書雖有其失只出
於偶然不察臣之進奏本意只自如此而大臣以置而不論臣
臣之罪誠遇昧莫曉其故也亟命鐫削臣職云云
左相徐宗泰以其叔父判府事徐文重年已鞫獄時有一二日
參坐之事故頃命之招在於不參坐日與否未有按覈之[illegible]
不敢參鞫云而引義不出因大諫尹蹟趾仁疏命禁府郎爲

考啓左相出後請拿春澤七月十一日傳曰鞫獄事体極其
診
嚴重刑人殺人决非一金吾堂上之所敢自擅今日入診時知
義禁閔鎭厚以鞫廳罪人事獨自陳達直爲斷案此曾所未有
誠可駭然後勿所關决不可置而不論罷職二十日朴泰春妻
履相呂必重刑問改納招承服第十八度承服
正言韓配周所啓工曹參判李光迪首進自明之章則曰
罪人供辭危言半辭等閒說話不敢拔去一則曰犯上不道之
言事関春秋之必討寧有掩匿者乎一則曰果爲拔去供辭則當
有掩匿之罪噫嘻痛哉語犯　春宮何等重大而無端不書
已極寒心及其事端既發之後汲汲陳疏抑揚反覆有若全無
是事者然是誰欺欺天乎雖以大臣劄辭罪人等承款之語觀
之其拔去罪人之招則既已彰著而挺身自當縷縷發明直欲

歸之於虛妄肆然欺罔不少顧忌其時鞫廳當録不録之罪鞫
事究竟之後自當歸定而先廻用意欺蔽之罪不可可先加懲
討請李光廻遠竄
上曰雖是老昏之致而論罪之請似不可已但鞫獄未殺之前
不可輕易許斷不允
鞫廳大臣啓曰設鞫之後禁府堂上違牌遞易前後非一極涉
未安而至於問郎稱病不進終至許遞極頻繁鞫坐不成模樣
誠可寒心無非因綱解弛之致云云
時同義禁姜銑李震休再招不進罷職同義李墪病遞洪璹三
招不進拿推黃欽招不進
二十五日呂必重刑次施威次承服
顧相劄曰今此此設鞫本爲謀害二字之驚心欲覓其語之有

無虛實矣以問事郞廳二人之招觀之四字之本不出於賊招
今可推知此語根因不可不覈明而林溥初雖言窮末復據引
其兄滉招又無異辭則林溥既難以捏造論斷林滉朴泰春則
以按覈常例言之事當追問於被告者而
其弟泰淳既死今雖窮訊泰春憑問之路已絕然則今日所當
問在於不利之心一款而頃日訊問之下又以初無不利之心
後言有如許之疏為辭其在獄體所當查考各人疏語之如何
議定林溥罪狀之輕重而臣既被構於奎瑞則其不可晏然參
鞫事埶當然今則僚相自當按治臣何敢更容冒嫌參涉乎二
十九日鞫廳大臣以下請對入侍時辛巳十月二十四日參鞫
大臣以下諸臣罷職現告事左議政李世白 右議政申琓判議
禁李畬知義禁金昌集同義禁李柳之發李光迪承旨李宜芳

掌令尹憲柱正言黃一夏問事郎廳權尚游姜履相宋㝎相李
聖肇呂必重俞彥明啓
姜履相忠州定配呂必重安州遐遠定配俞彥明李聖肇削職
李囯芳權尚游分揀
金城縣令李宜顯疏畧曰林溥等之疏其所爲言已極凶慘而
及其就拿納供也言根歸於伊時問郎呂必重前後納招其說
屢變卒乃符合於溥之凶言而推問多人究覈累月者終歸於
半虛半寔之間使先臣被誣之狀未有以暴白臣竊痛焉必重
之招有曰傾舍推問時以書與不書問於同坐中都事尹世綏
從傍以爲問目外支辭不必盡書云云問答之際委官問酬酢
何事渠答以問目外支辭云爾則委官曰果是問目外則勿書
可也臣不勝駭惋之至夫鞫獄嚴祕叅鞫說話雖父子間固未

必盡知而至於此事則臣亦當一一聞知矣請歷陳其時事以
劈破其虛罔焉其時尹順命停刑之後一日同義禁柳之發未言
曰外間有言刑訊順命之時順命擧諺札中罔測之語而鞫廳
不爲書錄云云臣父聞極驚駭以爲書錄則罪在問事郎廳不
可不啓請拿問以覈其言之有無然後更推於順命生中以爲
順命尚在若更問而得實則可以登案上徹不必拿問郎廳臣
父屈意從之於更訊順命之時使前日取供之問郎吕
必重反覆鉤問使之實陳前所言諺札中辭說而金吾之長亦
再三申飭順命一一申複前日言極其詳悉而至謂更無餘事
可達竟無片辭之彷彿於外言者始出於中間樂
禍輩之捏造而之發亦曰吾於罪人訊問則或慮泛過不聞矣
今又反覆鉤閭而終無他說前言之虛罔乃爾仍卽泯然而已

父猶嘗追恨其不能請拿明覈餙得言根以爲後必有追思而
悔是者傅萼之疏果發人皆服先臣先見之明以此觀之臣父
元不與於必重書與不書之事不亦較然的甚乎
必重强援尹世綏以爲其推諉委官之證而世綏之前後供辭
備悉不曾酬酢之狀鞫廳以辭理甚明請釋世綏矣必
重與世綏酬酢之事既歸虛罔則其曰委官問何事而使之勿
書云者不攻自破而其窘縮阻屈之狀亦已彰著於與世綏面
質之時矣不逞之徒翻出謀害二字潛相醞釀以爲嫁
諉之計到今鞫問之初雖以必重之無狀猶不忍以謀害二字
白地納招及其迫於刑則乃變不好爲弁害又不得免刑則
揣知承款之必生始敢變弁害爲謀害相蒙翻幻無耶
不至遂矣李聖徵供辭之出情現謀敗則又以爲覆相自謂

聞謀害之言於渠故無他證左驗明無跡始乃承款而猶不能自
信云云前後之言隨意取加胡亂莫甚率皆以似是似然爲言
其狀迫杜攫之狀觸處破綻云云左相箚言領相引嫌恐不宜
啓
轉輾無已云云領相箚畧曰林溥招內旣以爲春澤與林朴諸
人內外和應云云則便是同條而共貫春澤則奎瑞則春澤之
枝葉今以有嫌於枝葉之人按治其根本而曰我無嫌云爾則其
於事體何如也且臣於春澤家積有嫌怨之狀舉世之所知
而其中善澤之跡誣陷臣身尤極駭然凡有関此家不容恬然
參涉云云
八月二十一日鞫廳諸臣請對時左相徐宗泰曰林溥承服供
辭稍有曲折視前承服爲勝今則似當以承款施行當依律勘
斷臣於此有所懷溥之情狀絶痛其樂禍幸亂之狀頃日請

對領相亦以陳達然其爲人全是無形朝家前此於此等奸罪
之人或不盡施以當律如柳綿漢之疏雖極陰兇以嫁罹搢紳
爲罪目而只施以極邊定配以減死勘處未
知如何
上曰林溥減死絶島定配判義禁趙相愚極陳春澤罪狀而以
遠發配所爲請同義禁李彥綱陳春澤罪狀宜配遠惡執義李
師尚以春澤與知朴奎瑞之疏擧世所知春澤更爲推問宜矣
上曰此何如宗泰曰奎瑞之
語有絶悖者而既不加以重律雖悖春澤與知之迹未必的以
死律今雖推問必難覈宗臣意則不必更爲推問春澤以法家
子弟每以悖逆之罪被人罪指告其爲人無狀可知矣移配絶
島宜矣金春澤濟州定配林溥黑山島定配二十三日府啓向

年任敞朴奎瑞之疏造意陰凶遣辭絶悖而敞之疏辭㝎有人臣
所不忍聞者其所爲說此之前日朴𢡮之以議禮諸臣告廟之
請㕔罪有浮至於奎瑞則所引先儒之言太后不食而死一轉
語原其語意尤有所不測者先儒之言不過設辭於異代事而
今引以爲說有不少顧藉之意於不敢言之地其爲負犯誠有
不可容貸者伊時雖被
編配薄罰不足以懲其罪請林敞朴奎瑞極邊定配 答曰不
允時歷究言 根死亡多辭絶無可問春澤德𢡮之言設之獄案
既播人耳目謀害之云家亦疑其果有而不錄方溥疏初發李
光迪金昌集各自疏辨及按問辛巳問事郎則呂必重妻履相
之供皆是昌集署名同而其辭錯出人益疑之崔錫恒以爲世論
當初出言之有無以此罪辜也諸臣是陷人也而謀害二字則諸

人疏侯皆曰無之慮以此爲斷於是罪姜呂儁言非宗配極遐
罪溥以禍心嚴刑配絶島又於疏論謝姜務補老論之意猶以
不盡如望大快於錫鼎明谷行狀
九月十七日幼學李潜疏曰有國家者斯有宗社之重爲人君
者既居主祀之重則儲於因繼体而重此即古聖王大經常法
記曰一有元良萬国以貞名義之正孰有加於此者乎是以古
昔仁人君子之忠於国者莫不眷眷於儲貳之庭不定者誠以
爲私耶其亦有国家宗長慮也耶苟反於是莫非高斯之凶妻
竊售奸之說則鑑於是者可不爲之骨竦哉天祐我邦家往在
戊辰元良誕降宗萬世無疆之休遵春秋立長之義孔某論教
罔無不盡而未時烈之以儒自
名者動稱春秋之義而於獨於此乃有姑徐徐之言何也其意

好權之心勝故見責於人而不自覺其同歸於爛熳乎及乎坤
位有變當事之臣輩以不學之人卒當處變之際患失之心畏
戚之膽自相顚倒於方寸之中終不能多方陳善遵道回
天遂使堂ゝ聖明之朝乃有危遽過中之擧其身不免於戮其
禍尚延於国可勝痛哉速天
坤位既復之後則国無
異辭咸仰不吝之聖而乃有一春澤者敢自以爲功公肆玷汚
於日月之更　聖明雖貸螻蟻之命国人皆曰可殺春澤
者惟當感恩而畏罪思所以自戢自而曾不少懲益肆縱恣希
載之妻晉希命歸年及醜老則春澤之必畏之好淫而往來綢
繆者焉其色妖艶而然耶抑果有他意耶閭巷之說臣固未之
信也及當順命善處治之際不啻狼藉於諸人之指其淫從無

憚之狀難之狀難掩於十目所視而其黨東彦李 不敢全沒至
於論啓則
殿下亦豈皆不獨聞耶希載妻諺書所供雖未知何等臣子所
不敢聞者而亂臣賊子窮凶不道意內叵測路人所知則其時
在朝諸臣無一人論及於流言斯浮之大刑者
殿下之國可謂有忠臣乎自此以後假名義之說以為諸學之
罪者蜂起而爭功其亦有一分顧藉之意於
春宮者乎張氏賜盡諸繼族則宜無更問而猶曰名義名義
云爾者是其心將欲置限於何地耶臣請為
殿下畧陳名義之說可乎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君父綱也臣
子婦紀也上可以制命於下而不敢慢於上者是名義也國家
大亨 殿下自主經權甲戌復位名義已正矣苟以時務言之

保護 春宮亦豈非今日之名義乎今春澤之慮不顧宗社之重
隱然與 儲君角立所謂市恩邀福等語出而悖逆極矣則亦
可謂之名義乎人臣之事君惟恪守道不可以市邀爲心而苟
有喜事之臣而有市邀之念則不於吾君之子將於何求之哉
在
殿下不有俞於危 殿下之子而市邀於乱賊者乎其曰爲
春宮願死云者未必皆出於周公之忠其曰假名義而不顧春
宮云者其亦未必皆出於高斯之奸而特其所遭者異義所
者異道不無函人矢人之分至於其中一二奸凶自作難赦之
孽轉成騎虎之勢而以
其世擅公卿秉權用事之故爲其門生故旧者狥於顔情狃於
見聞始爲從臾而歆其利祿不知其爲忌君負国之歸而已豈其

徒人々春澤而然哉意恃　殿下包容之恩恣行狐假之威上
以工動君上下以迫脅群下必將覆人家國而後已吁亦痛矣
臣聞去歲之秋金鎮圭疏論進宴之非去歲進宴誠有如其
言者似出於公心然而一時輿論不以爲是者豈無以哉一自
辛巳之後去徒藉口浮言胥動　春宮之所恃而安者惟聖
明之一心而已臣民憂虔之誠宜無所不至々
於稱慶之日仍行上壽之擧者揆諸人情既不甚害義而君
臣父子慶會一堂怡々融々和氣可相則臣民之必望其至誠
者豈徒爾哉誠以
春宮經罔極之變處畏約之地適當千載之會親揚萬壽之慶
則臣民之疑惧可釋亂賊之機謀可少沮而　宗社之福祚
可從此卜也動一國之民力殫三營之軍儲只改數十步不毁

之城而築土濮指李濡鎭圭以其私黨之所謀爲嘗不以去年之費爭
之獨於 春宮之進宴也春澤之叔鎭圭者貫勇務勝不顧
分義果可謂之公論乎反夫前冬自
上有傳位之命舉国臣民莫知 聖慮之所乎反夫在者誠
以 殿下春秋鼎盛一時微恙必不遽至於倦勤春宮誠必有
孝必有驚惶罔措之心如不得已而必就閑善攝而可則所謂
傳位雖曰国朝故事而禮無其文有行則守有守則從々曰撫
軍守曰監国古之制也視膳之暇爲先頻以
佐宵旰之勞固不違於禮意而必有益於謹攝并行不悖莫此
若也竊謂在朝諸臣十分講明從容獻議務歸至當之地矣反
當伏閤之日軍門之傳令京兆之甘結八道之行會連夜紛擾
有若燃眉之急迫在瞬息之頃者軍校民庶充溢嚴密之地

恰似古所謂兵陳者然向使　殿下不反汗於旬日之間則
虎
雄合之徒械當從何起而果如頤命等所云云者耶人臣啓沃
之道固若是無兄乎鎮圭而少知君臣之議則惟當大義滅親
導
法王尊保家之美丹心報国效周昌期期之忠上以扶国本下
以保家聲而不此之思乃反挺身衝撞不
知美焉如　頤命者　殿下不以其兄之故累加寵擢至於
卿月則在渠之道思盡忠益殫誠力以為報答　聖德之
萬一而遂与匪人結為心腹敢以雄合等說隐然恐動惑乱民
志尚可謂
殿下之忠臣乎自甲戌以来臣伏見
設
殿下責己之教以慰其死者不惜任賢之爵以寵其生者而此
輩之集首聚面日以不忠於　上為心敵壘協之徒又復鳴[illegible]

乃假明討大逆爲獨栖其意欲奈何於 春宮者而春澤之黨
非徒不之誰何掩護周遮之不暇獨使姜世龜之志抱冤窮荒
者誰也向者護 春者黨逆之魁春澤者爵賞之宜 殿下愛
春宮不若愛亂賊而然哉權威之失事也
借 殿下之威福費 殿下之臣庶而莫之違或流言駭惑動
中外之心或玄蹤互證亂名義之宗或密謀罪人之招或書詬
相臣之金昌協至於兩台逐遷南尹三司久屈崔骨鯁孤忠羣
死竄貶徵陽宜高蹈亦罹冀網有執其機者有助其燄者有主其
謀而周旋者無非構禍危亂之計要其歸則左右前後莫不向
意於 春宮而 殿下猶未之覺耶群臣之言事雖能言
殿下之過動至連章而無敢言春澤之罪者是畏 殿下
之威乎畏春澤之威乎事或有涉於春澤者其黨又從而中之

臣恐免禍求福之路不在　殿下而在春澤之手也畏感感
德之人情將何所取舍哉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勢逼之地尚
以疑惑則導群臣使言利病備盡調護之方猶懼不至何况自
撤赤子之衣被用刑虎狼之爪牙者乎万者
林溥之疏實出　宗社之大計語甚明正而喉司立退事
璿薇已極無謂至如趙泰采之名問世胄義同休戚者從逆
摯公私詆辱閔顧厚之戚聯肺腑恩猶骨肉者繼後請罪不看
国言此皆薇於私意自棄其身者也林溥既已陳疏被拿而當
時主獄諸臣終無情拿之舉是鞫廳事体當然者郎擅削鞫案
之罪一間事足以了當則国家設官之義果安在哉春澤陰
兇之謀既出於傾命之口則昌集之罰出重之抬雖有宜好
謀害之殊而究其大義圓無異同再度取抬初非怖士之乱語

剖不上案豈亦一鄙之所辨則姦濫造言之跡齊[illegible]一其[illegible]敵之
昭不可掩希載之妻一問李甦亦甚可疑其中隱情有不可盡
測而春澤謀危之罪不待更聞可以直勘陳跡之人更無可問
執筆之臣既有其人則次第嚴問明正典刑在所不已而捨其
本末鉤鏑文字三朔設鞫一任避事晚始議讞艸々彌縫進言
者以護　春宮酷刑流為問爭者以傳播匿之招未究結配按
獄者以歸罪色郎生羅敵奎瑞疏和應豈不峯論春澤以謀
危　世子緩々請拿既曰無可懲問則亦宜有發明之道而遽
憑自解之招許其白脫雖使春澤自為之斷宜若是之快活無
滯也獄中一囚尚能使其僚屬懼停浮罪於　宗社而
毋敢違忤其志者況其無故而黨與俱在之日乎彼春澤者渺
然一匹夫也自知罪盈難赦敢與　春宮作讎譖諸書不忍聞之

勿出於所 奸之淫女而前此順命等招自己謄合嗣後敵奎瑞
之疏共之表裏 如春澤而一日容息於覆載之間則失刑之
大孰此若也師命之弟顯命旣於伏閤之際敢用難合之說熒
惑天聽罪不容誅而又當設鞫之日唐突獨對請盖拿林溥
疏下是欲一併甘心私立己威使無分於鹿馬者耶昌集之自陳
猶有嚴畏之意是可恕也至如顯命愈深死不知悔豈非所謂
怙從者乎 春宮之於春澤必無兩立之理
殿下若猶豫而不早爲之地則春澤等之覬
覦下亦何有者哉臣愚竊以爲春澤不誅顯命不寬則国之亡
七未可幸也云々
傳曰今觀李潛之疏盡驅在廷諸臣於悪逆之科造意陰凶
違辭叵測決非一人之所自爲也此而若不嚴鞫得情快示典

刑則其流之禍終必亡人國而後已李潛所爲鞫十九日傳

曰前判書李頤命叙用

親鞫時 上曰當初林溥事請對陳達時前執義李師尚

身爲執法之官至以任敞朴奎瑞則不爲拿問林溥獨爲鞫治

未免偏重其言顯有營救之意臺閣若是李師尚削奪官職

傳曰李師尚削奪傳旨中緊要結辭公然拔去其保護私黨之

狀極其無嚴當該承旨姑先罷職現告李東馣

傳曰前參判李光迪叙用

二十五日李潛刑問十八度不服物故

親鞫時傳曰呂必重履相拿來嚴鞫處斷林溥拿來嚴鞫時

並正邦刑

李潛先生亦東方奇偉之士請斬古渠之疏剖析名義之案披

扶胥小之腹正而平嚴而能和昌言讜猷足爲一世之準繩矣
宣前古艸茅激許之論所可擬哉惜一鄕不中使侏儒睨眴者
得以呫々然議其後麟蹐大野鬼聘中達悲夫余嘗爲之賛曰
應容𡨚鑊笑傲接摺朱梅舌撟東徹氣恨烈々々之氣終古昭明
𣺌陵日星噴薄風霆兜爲長虹煒然天衢下燭滂沱淼亟于了



十一月初執義李德英疏畧曰於秋間參叩鞫廳問
郞之任伊時鞫廳苦以林溥事爲不足設鞫則所當各陳意見
請寢成命如其不然而旣已設鞫則豈可以一時私意有所低
仰而不遵法例乎大凡鞫獄必須逐日開坐急速盤問一切嚴
秘毋使容奸然後眞情可得而乃者乍停務爲遷延寢延未
下巖客先播請拿之人則待命門外或至累日親舊有會磨肩

觀其對辭在囚之人則府何吐吞此其不遵法例者也呂必重姜
履相朴泰春等雖有私相和應之事初頭供辭則別無違端之
可指遽然刑推彼三人者固已揣知鞫廳之意向矣加之以嚴
刑而導之以必生則孰不靡然承款哉是以閭巷小民皆曰前
之鞫獄承服者死今之鞫獄承服則生此乃不遵法例者也罪
人前後變辭則設或未臧反覆欺詐之罪焉可得免而朴泰春變
辭之後無端放釋此亦不遵法例者也辛巳問郎之請拿也只
以至月十九日參坐問郎泛然陳達而初無舉名之事則法當
更考座目指名請拿而者傳旨未下之前自鞫請廳拿入事
雖出於率爾迹涉於
專輒此亦不遵法例者也姜履相臨當受刑詐稱承款則不復
詳詰郎爲解縛依前自明則鞫廳宜陳其由 狀以俟稱付而不

此之為旋令拿下刑推覆相惶悚悲泣更言將欲承款則又旋
解縛受供而初則置不入營再供據以為信此亦不遵法例者
也溥雖承款全不吐實而托以稟處汲〻請對聖上堅守獄
躰又下加刑之命則乃以因傳教加刑出於朝〻
報有若迫於傳教而不得已者然此亦不遵法例者也又命加
刑則乃以罪人病重徑請停刑明日又以病重頃稟不坐此亦
不遵法例者也溥之再度承款亦不成說而俾於加刑又復請
對終至苟且了當而營護之言同然一辭至請傳聞
差誤云噫嘻是何言也
欲以出言誣人而反其情節敗露之
後飛歸之於傳聞差誤而有所容貸則世豈有誣告之律哉且
罪人承款以似是似然納招鞫廳議讞則又以似當以承款施

行爲吉何其模糊之甚也莫須有三字不足以服天下後世謂
似之一字不足以服人心此亦不遵法例者也傳疏中言善者
兩端一則以順命招爲證一則以已已定罪時事爲論證其言
之由誦證同被此何異而鞫廳原斷之事在彼則曰證同曰由
情而在此則曰非白地做出軒輊區別顯示輕重此豈獄體
公之体乎答曰今番獄事大抵不嚴此所以有拿還之命也自
當明白處斷以嚴獄体而疏中以因傳教加刑出於朝報云者
曾所未有已極駭怪姑置未下議
啓先播請拿之人待命門外至於畢日則尤極寒心云云
於是判府事崔錫鼎徐宗泰待命金吾
丁未崔錫鼎拜領相辭疏陳德英嘗不可否於聯席咨訪之時
乃於事異時移之後草牘交騰或以爲用意低昂或以爲隨意

論警勵之於用意設法之科云云於是持平沈尚君蓍啓請啓
請前執義李德英削奪官職門外黜送
上曰勿煩
十一月初六日府啓今六月十六日鞫廳大臣請對時入侍承
旨及注書截去慈聖堅要句語於擧行條件有若以待當大臣
莫有掩匿出言之罪者然無論用意與不事極無嚴雖因差
事大臣追後送言改標啓下而閱錄鞫獄後辭宜防請其日當
該承旨注書并罷職不敍答曰依啓罷職現告
承旨李彦經
又啓前參議尹趾仁頃當林溥設鞫之時身居諫職違參
鞫坐以猝痛辭免投進一疏或曰且係言語虛實以示不欲深
治之意請考出參坐日子以爲區別傾陷之計其時幼切寢之

狀誠有萬不可掩者至於侍令大臣得見擧条驚怕之語傳諭
書啓畧暴𢠐中究盡之懷者自是道理情勢之當然而趾仁又
復臧氣侵詆恣意貿特必欲箝制人口惟恐實狀之上聞者其
心所在尤極彰露無餘請前参議尹趾仁
削奪官爵 答曰不允
林溥林浣張斗行人僞疏金益輝羅特傳書一欵承服姜以徽禁府書吏益輝所引
金斗明朴明俊守直軍士兩人等元情斗明〻俊移刑曹
呂必重姜復相林演金杋林弘傳兄申潽等面質元情
十二月初五日林浣次刑二後物故姜復相承服呂必重刑一次朴泰
拿閔李聖肇俞彦明張斗行放送
初十日啓覆時
上曰今番鞫廳有不善處至於僞疏人推覈非傳敎之事矣右

相李頤命曰馮與毀相去不遠此且有因此得情之道鞫廳
之議皆然故相議爲之而不勝 矣又曰姜呂兩人今已啟一
復相之招旣以夏間謀害之招歸之
證服以承服書出仍因以待林溥事結末後自
上裁處何如判義禁閔鎭厚曰渠輩旣以謀害出於證服云而
此後復有更問之舉則安知不以今日之招又歸之證服乎情
狀痛惡必要重則初頭供辭與復相稍間而前後供說之數爰
必重尤甚矣頤命鎭厚皆言兩人俱且曾經近待之人似有泰
酌之道
上曰予意亦然矣　　上曰林泓事此獄異於逆獄
而兄弟三人同時被刑則於国体何如弃殺三兄弟似甚重難
徵矣洪璛曰諺札一款姜以衡以爲數傳書而不見措語云林泓

猶以不知爲中間哥出云此事關係日後必須嚴覈矣二十八
日姜以徵刑一次
丁亥正月初四日林溥刑七次後物故姜復相刑一次不服初
七日右相李頤命啓曰今番獄事有三條一則溥之前日承款
言語抄抄不吐情實故有逐條盤問更爲取服之教一則溥雖
自爲出疏必有同情指嗾之人故有窮問指嗾之教一則揑造
言傳播外間致有出疏者必不出必重等三人之外故有明白
劈破之教矣蓋溥之前日承款之時必先已揣知其不死故也
今番則必聞有亟正邦刑之教故抵死不服欲爲保全身首之
計以書札相通觀之外間事情似無一事之不知矣其中諜言
二字自謂聞於必重云而必重與
其弟苔紙之札渠亦見之云則必重之不言于渠可見矣且以

況之得聞於泰春者爲言不信親聽賊招者之言歸重於次今
傳聞者之言不成事理其所謂不利云者既曰粤自元子誕
生之初已有不利之心乃反以十數年後諸人之跡指告及擧
數嚴截則語窮情見又以爲謀害者豈無不利之心詖遁逕庭
不成說話所謂戊辰大臣禮官等說據雖以見賣於外間所
所傳之書誤爲絅招爲言 美以微所傳林以謹書 中使引戊辰大臣禮官
爲證而林以招以 爲中間僞書
聽人指嗾又誣人以惡逆主跡之外又添一罪而今者弁其前
日囑所服者而召杖年諱終未正刑極爲痛惋同情指嗾一款
則此事決非滄兄弟三人所可辦也必
有情者而名士姦人之說復相另發其端女重召杖年諱林滄
則在津中其寡厚䝱跡之人勸逆金桄等事不能明白發明甲潛

以溥之至親先見其出䟽當給其寫手金梘則隨溥偸差呈
其䟽三人所當請刑得情而出溥既死更無盡覈問處今擬奈
配并不限年邊遠定配何如
上命諸臣各陳所見後　　上曰三四皆不無可疑之端
金梘林演申濟并為邊遠定配可也顧命曰揑造
出言最為此獄肯綮盖柳之發來言鞫廳諸臣不勝驚駭請
拿問仍加刑須命畧次嚴結終無一言彷彿於謀害之說其
時揑造傳播不出於姜呂二人之外而以前後文
案及近日兩人情狀論之尤重西廳耳語出於其口入於履相
之耳有非他人之所與聞似無證左之端可據而以顯於外面
者觀之林溥來問時若紙札所謂信姜臺過傳之說不信吾言
云者可見其不喜於溥之宲狀若姜履相李聖肇所問之書

但以不好爲自明之端至於臨刑誣服之時以爲倏然聽聞
又以爲不能自信又以爲似是謀害誠有萬分迫不得已强對
之狀果使必重眞聞其言於順金眞
傳其說於覆相則有何顧藉於金春澤及鞠廳緖至初不爲
明白痛言乃倚懨爲說如此哉雖其中間変辭出於畏刑今不
敢終隱其本道情必重以言根之人
招旣如是則覆相以
傳聞於必重之人其所傳於朴泰淳自啟揑造自初情迹已極
殊常前後當刑隨問変辭今見泰春之招忽乃一反前說論以
獄体只當不許死生限輸情請刑而前日 聖教不許
置之極律今其病勢斗重固當以前日誣招之罪還屬減所以
妻母妾觀等皆請審覈而閔鎭厚尹永祚請加刑命順命

曰執法之言固當如此而輸情難期徑斃可慮 上曰姜履
相負其本情與揑造嫁既者有間參酌臧死極邊定配朴泰春
邊遠定配呂必重還發配所可也順合曰林泓既有停刑之教
似當臧死處置矣同義禁李喜茂曰通書一款必有好僞之端
矣溥招曰姜以徵稱以其兄謗書而傳之其書使引戊辰大
臣亂官則尹揩而今春不知其名字後書又云大臣則金壽興
禮官而爲證渠答以澤族屬亦多叅之云故渠依言納指遞陷
誣告之罪出獄門後問於其兄而始知其僞書云溥之受刑時
必稱爲僞書所誤而受此刑且林泓供以徵二次面質時以爲
渠之前後書中只使以任朴爲對而無他語矣當以生道敎命
不當教以誣引之事此是以徵所爲也臣意以徵中間通書以
僞作謗札必有好情矣 上曰林

泓其罪比溥尤重而與謀反大逆有間一鞫聽建甦三兄弟
未知其渠當藏死絶島定配姜以徽不無奸情不可仍置而焉
以徽一人更爲設鞫亦涉重大令該府匆拘日次究問可也初
十日林滙金枏甲潛朴朴泰春邊遠定配 林泓藏死絶島定配
呂必重還發配所姜履相藏死極邊定配姜以徽移義禁府
嚴覈
於是院啓正言韓永祚 請還收罪人姜履相藏死定配之命仍爲嚴
鞫期於得情
十二月遣宦傳諭于待罪大臣申浣李畬金昌集使之促達
入城
丁亥左議政金昌集辭疏畧曰李巳獄事適在臣待罪金吾之
日外間危言疑動按獄臣者殆無所不至以御之獲自當無外

來言者言之其欲早晚遂禍於匡善者固已料矣前年淳疏案
出而援鞫虎罷之際出言二字𪜶合上下文字而强成之更問
一節𦥷亂前後月日而欲職之終賴 聖上至仁至
明案疏贖自著揑造有歸而苟非然者其不免爲瑤寶之罪亦
已久矣
於是領議政崔錫鼎陳疏以爲向還李德英之疏乍極其危怕
今左相疏論此之甚疏不趐深緊不究事之大体不諒諫人之
本情惟欲探求事情之外勒成危險之案直驅諸臣於桑機傾
陷用意搆密之科此豈平常心事所可爲耶年少喜事者固無
足責而老成之人亦復爲之歆歷叙前秋按治之事踪以冀天
日之照臨云云
金昌集又陳疏張皇論辨崔錫鼎非斥陳再疏

判府事李畬并以領相疏中語引據陳疏自明
金景昌集疏中歷陳前後鞫德筵對時語深致疑怒而崔錫鼎
疏以爲史官謄示出於爽疑於是侍教李澤檢閱洪致中互相
相陳疏論辨

庚寅擬句

庚寅正月初十日藥房日次問安都提調領相崔錫鼎啓辭
曰昨日所進不如每昨進來藥院之臣水剌厭進不以爲慮必
須善應調息然後可期復常卿等進々予獨爲憂亦何安眞宿
予勿爲八診
傳曰如前火升頭痛有加口味且廢大小公事姑爲留院仍命
大政水剌復常之後爲之又　命藥院三提調並進差都
提調前望單子八之判府事李頤命落點李周徵許玩李萬選

李頤晩金一鏡啓請處分更加三思 傳曰水刺厭進藥復未
安而每當入侍極涉悠泛直宿入診不過文具而已今天下安
有如許道理乎春秋以下不不嘗藥筆法甚嚴況身在藥院泛
爲事若乎此等處至嚴而不宜輕也此其關係甚大非論諭議
閒發分之比也甬等之營救寔出意外可謂
蔑君父太薄也日後政院雖有大於此者予安敢發口乎仍命三
提調加施削奪官職門外出送之典
傳曰南珩衛將許埰假承旨差下
備忘記憶春秋以不嘗藥特書弑君則況臣身帶護之任前在
藥院而歇視君父之疾推事泛泛者安有如許分義道理遠差
罰請之太輕則可也爲人臣者安敢萌一毫營救之心乎萬萬
痛惋此而若不重究日後之患有不可勝言承旨

並拿鞫嚴問定罪
閔鎮厚爲藥房提調
判府事尹趾完疏略曰藥院諸臣非不知症候之輕重而每於榻
辭陳達之間必從輕爲者寔在於下以鎮定上以慰安之道夫
豈有一毫歇視之意哉今
殿下不少斟量輕加威怒乃以臣子不忍聞之教筆之於備忘
中藥院諸臣并命罪黜喉司覆逆至今拿鞫此何擧措也云云
答曰割語
大失備忘本旨予未解也東山疏割
論割臺疏建下　嚴批傳曰噫藥院之臣徒事泛泛之罪不
可不正而喉司三司相繼救解縱恣無嚴莫此爲甚義理之
晦塞至此予寔痛心政院知悉　右相徐宗泰割陳處嚴

之批請被不能匡救之罪 答曰予於藥院之臣有何疾之說
大抵近日入診問候頗從々 如都政等事欲行於未復常之前
無乃不謹視疾耶原任 大臣劄中啓辭陳達例爲從輕之說
不過因此以明人君視疾事体甚重也卿之劄語如此予式未
察諸臣之情耶特命還授卿其安心勿辭行公
崔錫鼎以待罪匡上疏 批後即日出仕
二月二十四日崔錫鼎以待罪 初度呈辭至三十七度呈辭
教以勉副錫鼎即日尋鄉
三月初三日合啓略曰判府事崔錫鼎悖愎自用流毒生靈壞
破國政廣樹黨與擅弄威權四方側目識者寒心 聖
躬違豫臣僚憂遑而方帶保護之任反忽翔劑之義始以小事
言之躬自薰煮旋請入診前後所生若是彰著無一人爲殿下

構言論罪者勢益盛云此亦可見云々又論營救諸臣之罪并
不允
後數日臺陳宋宅相疏語與合啓稍異正言李喬岳詣臺極
論之後數日副修撰權詹疏語與宅相同下　嚴敎處分
於是臺諫又論詹罪
自此風波崔錫鼎請律轉加風波大起而仍　命卜相以
李畬爲領相朝象換改
丁酉代理
丁酉七月左議政李頤命𥌓對獻納朴聖輅論𥌓對之非頤命
上劄辭職　答曰獨對之事非今創行而顧謂承宣同我隨入
則右甚無哥失矣
備忘記五載沈綿之餘日瘵漸重視物益昏酬應漸難國事可慮

依国朝及唐時故事世子聽政 王世子再疏辭 答曰省疏
具悉昨日批旨中訓戒言甫其克欽承毋庸更辭且述日事
處分正而是非明可以
不惑於百世也事關斯文顧不重歟故特言之予志遂莫之
或撓

七月命同春秋申維侍教權禧江華宗錄考出 世宗朝
聽政故事後八月初一日聽政朝恭郡目孔書入啓七月十九
藥房入診時有 下教云々同日有李濵命備對之擧備對
罷後復有諸大臣命招之擧又下 王世子
聽政之命已而堂劄臺疏接跡而起中外莫不驚惶疑惑一
日之內擧国鼎不急報 自京來領府事尹趾完自舊于床曰
此吾死所也遂擔舁 上京東山年譜

藥房入診時以眼患如此不可無變通爲 敎閔相鎭厚曰若
依 世宗倦勤後 文宗議事則不以奉承引對罷後小頃
左相又引入罷出後坐藥房大廳屛人而坐云
三大臣以引對時自 上下縷々不敢聞之 敎大臣切爭以
廟文參决故事有令使官往沁都考實錄謄出節目之 敎
領府事尹趾完舁櫬入京上疏略曰伏聞 筵中有云々之敎
及於春宮者擧朝震悼人心波蕩老臣不死乃聞此報心膽
戰掉直欲掉碎首丹墀而不可得惟我 春宮睿質夫天成令
聞夙彰於事 聖后至孝無間尤於徵侍服喪之節臣僚多有
目擊而感泣者中遭變故至難處也而無毫髮徵形於外者
毓德三十年于無一失之可言者一國含生之類莫不延頸
死豈意今日乃有此事 王言一播擧國惶惑自古衰末之世

帝有陰邪不逞之徒尊奉其間敗人家國昔在甲戌初將下備
言曰強臣志篡敢有動搖 國本者論以逆律直於登御陳勳
搖國本便是逆也別立禁令大爲失體敢請還收而蒙 允其
時大臣南九萬微意慮出於一時苦心每當危怛之際留意隄
防竭誠調護以 宗社安危之幾置在於此今則九萬已去難
作只有篤老垂死之一微臣誠意淺薄既難望感回 天意地
望輕微又不能鎮服人心言念及此心骨俱寒設 春宮
識過差必蒙 聖慈涵容導迪於朝晝燕侍之間不宜示以不
豫之色今忽遽形於辭旨至發於 筵席臣不敢知何以致此
從古以來處
人君父子之間畢露者亦深言竭論知李泌之告唐宗其所
以防遏幾微保全恩義者實在於勿露此意之戒蓋慮左右近

或有不逞之徒覘測淺深馴致禍階其愼密於危疑之際者如
此而今
殿下乃有差失之教旣播遠邇卽今先事之憂不啻特李泌之
耶慮而已見今 聖疾彌久眠食又添臣民之情日夜焦灼如
其命 国事之可虞斷自 宸衷爰命 貳極叅决代勞則
處分得當夫豈有異辭而才下未安之教繼有聽政之命今自
世子情地想必震惶不寧難於承命且臣等有慨然於中者伊
日登對大臣固當據理爭執期於收回而計不出此反請叅决臣
竊惜之原任大臣
之違召固有慊於識事機知輕重之義而至於獨對之舉未免
爲上下交失
殿下其可以稱國爲私人大臣亦何可以具瞻之位爲人至私

臣也匪其中外驚惑国喧譁也伏乞明命夬示悔悟使一国臣
庶知 聖心之無間 國本之永固云〃 陳 東山 諸 下并同
上震怒下嚴批曰今卿所陳所雖出於憂愛之忱以予觀之多
有不稱停者矣噫予病至此変通之外無他道理此固已定于
聽心使 世子聽政之教予先發於口而大臣奉承則與世宗朝
事自然相符其時受教之下未聞有爭之者今以不爭責大在
此予之所未解也 筵對非今翻行而卿指斥左揆語意非常特
下備忘明白開釈而卿至復下之請尤有所未解也
過二日傳曰今玆使 世子聽政之教尊依 国朝故事則處分
得宜固無可言者若以筵教有懷欲陳則夫塾曰不可領事府
以篤疾之人汲〃入京有若国家安危迫在呼吸者然擧指既
極異常告君之辭亦未擇發而至於左揆則直以私臣一筆句

斷驅之於罔測之科是誠何心噫大臣登對非今所創而左揆所遭果有一毫近似於大臣言耶此等傾軋之計反出於耆老大臣世道無復可為寧不痛惋

領府事出城待命

副學李鎭謨疏略曰為今日進言之道固當先言獨對之失以格 君心在聖明開狀之方亦宜深悔登對之失以破群疑此元老大臣所以惓惓陳忠請除 明旨快示悔悟之意者其登見深識誠有得於防幾微絕後慮而 聖明不惟不賜開允又重以頤加厭怫之色臣之區區憂慮靡所不至云云

左參贊趙泰耉疏略曰領事以篤老垂死之人舁疾上京進陳忠言其苦心直言深憂過慮固出於 宗社至計則宜所優容寬假而既下未安之批繼降切責之旨此雖出於慰安時

相之意豈不有歉於無係老成之意乎答李頤命辭劄有曰領
府事言爲對事遣辭至深其意蓋在於逐卿自爲對百弁有
之未聞以私人私臣勒加悪名如今日者此無非但世道日益
危險之致可勝痛哉况爲對時卿竭誠宣救可質神明則大臣
也言豈非卿之至冤乎又曰昨下喉院之教寔出於聖諒諒之
意也尹趾完疏入旬十餘日還鄉留疏略曰臣本而世受恩無極
今死亡無日無以爲上報萬一及臣未化之前国有緩急禍
如皷者是臣之素所
蓄積也今国日勢凜然須殆其所仰恃只在於
元良盛德久係国人之心焉　宗社不拔之基耳　朝間有
一䟽激心膽隕墜更無生意思死蹶起爲碎首北闕之計反復備
忘既下此心稍降而顧念此何等事

殿下之自輕於言動若此𢥞愛過慮無所不至不得不終效一
言不意　聖教之叩前後枚皆非臣子所敢聞至於聖諭
之教臣左無心慚悼臣事君無狀九耄垂死之年乃以說人見
疑於
君父將何面目復立於人世乎然臣刀鋸鼎鑊且不敢避一時
嚴教安敢顧悍怖所痛恨者臣之所陳者
宗社之至計而
殿下勿於深念不惟略不省納乃反疑臣至此痛惜　殿下
此心終爲亡國之根柢臣之一死亦心終願
殿下虛心猛省捨置萬念惟以安國　國本爲第一義俾宗
社永賴昨見啓目乃以賴珊稚從遠宣住於是一僚驚惑不復
思惟未得其故也以人則至虜賊也以閱歷則到處償敗也

昔年一疏雖不可斷以將心而爲一世所指目則久矣
殿下積年棄置注擬相續而終不加黜者豈非以關係至重哉
哉復通清踐路失政大矣況此陞擢是何名哉當危疑波蕩
之際 殿下雖防微杜漸尚多可憂之端況殿下略無顧忌至
以一世之所指目
殿下之所嘗積年廢棄者倏用陞擢四方聽聞其將謂此擧
何如也臣初聞獨對事不勝驚心相臣之疏至以神天爲質聖
上亦以竭誠匡救爲教
相臣儘能擴充於此盡心保護終辨李泌扶安之切則臣將不
惜忠臣二字擧以畀之豈復以私臣目之然則終始調護之
責專在於時相今日所望其亦切矣
答曰日昨批旨中聖諭之教乃宗際語耳其敢曰無挾雜之

意乎且疏中自信能擴充至私臣目之凡三千九字指斥左揆語意尤極危險噫伊日大臣之匡救可質神明諸臺之疏亦出憂愛則匡救之誠猶不及於卿哉至於李禎翊之以惡長陞承宣元非異事而以此爲言極可駭怪噫卿以白首之年甘心於懷辭朝廷予寔痛惋也

時顯命之憾怒詆切禎翊之惡對醜辱無所不至趾完安意而一無所辨曰吾所憂 宗社大計一疏 披丹所不獲已身名之僇辱怨仇之蹟皆初不敢恤也

獻納郭萬績疏略曰遜免老臣篤疾垂死之中始聞驚惶與家人相訣顛倒走來瀝血封章語多圭角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過矣

殿下乃以懷亂排軋等語致疑於老相噫老相平生不預朝

論不撓浮議一世之尊仰 殿下之倚重爲如何而一朝加之
不韙之目待之曾不若末僚庶官豈不缺於輿人之望乎
殿下若不昭揭進說以示惕然悔悟之意則 殿下雖有悔
過之教未免爲護前之議左相雖有貫日忠 終爲晴昧之歛
之歸老相雖有壞亂之責終不失忠直之名云云
修撰金有慶洪萬遇齊啓陳疏力救
九月以 世子聽政告 廟當否收議領府使尹趾完引
罪不爲獻議
是冬右相趙泰采欲爲伸救李頤命地 筵中以尹趾完疏語
歸之於老昏且言有悔意仍請還給月廩 上意猶未解不許
戊戌五月李頤命復伸泰采 請 上始命道臣輸送月廩
趾完陳疏力辭輸送凡九次終不受閭閻 八月卒時年八十四

時 世子聽政令日表出意外昌勝驚悼仍有特賜棺板之命

判書府事趙相愚上疏曰 東宮聽政之教誠 宗社臣民之慶正大光明之舉而恠 殿下始則麾退承宣記注之臣而行獨對非常之事旋復并進二三大臣家勿密啓度一對二對至于三對而外人之耳目愈惑矣正位號亦且三十年矣未嘗有毫過失聞於外者而卒有此未安之教抑何故也故相臣南九萬憂之於甲戌崔錫鼎憂之於辛巳今也老成云亡其言猶存 殿下寧不却顧而深思之耶